

高 中 二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一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2
1



漢上琴臺之銘并序

汪仲 代筆沈作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隄互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

通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迴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暎。可以栖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邱，實具二美。桃華淥水，秋月春風。都人冶游，曾無曠日。

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交，一揮五薛，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旆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地寫心，諒符元賞。

余少好雅琴，拙諳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聃節夏口，假館漢臯，覲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游

漢上琴臺之銘

一

138322



女之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
宛彼崇邱，於漢之陰，二子來遊，爰迄於今。

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汛遺音。
三歎應節，如彼賞心。

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巖思避雨。邈矣高臺，巋然舊楚！
譬操南音，尙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附伯牙事考

漢上伯牙遺蹟，方志無稽，誠不足道。古籍載伯牙事所連及者：琴操有成連方子春，呂氏春秋有鍾子期。成連方子春無所考。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高誘注云：「伯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通稱。悉楚人也。」又精通篇云：「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高誘注云：「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誘受學於廬尚書，立言不苟；其時故書雅記，存者尙多，必有所本。期爲鍾儀之族，則是世官而宿其業也。其知音也固宜。又鍾建亦爲樂尹，不知與期何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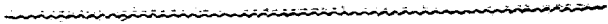
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伯牙不知何時人，」今檢史記魏世家，昭釐王十一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昭王問左右「今日韓巍孰與始強？如耳巍齊孰與孟嘗也卯賢？」中旗馮琴而對。中旗，秦策又作中期；而韓非子難勢篇正作鍾期。以馮琴事準之，則爲鍾子期無疑。

也。昭王十年，楚懷王入秦，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鍾期之自楚入秦，固有因也。然則伯牙爲楚懷王頃襄王時人，明矣，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而湯問亦載其事者，劉向謂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怪，非君子之言。以今考之，正他書誤入之駁文也。

余旣銘斯臺，因附書於石之陰，以告學者。

漢武帝秋風辭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國
文
讀
本

陌上桑 樂府詩集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擘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

＊

＊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陌上桑

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毘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羽林郎 樂府詩集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
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

✱

✱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
兩鬢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

✱

✱

✱

『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
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

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
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圖
文
讀
本

二

飲馬長城窟行王翰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
麒麟殿前拜天子，走馬爲君西擊胡。
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胡相逢不相見。
遙聞鼓鐘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
此時顧恩寧顧身，爲君一行摧萬人。
壯士揮戈迴白日，單于濺血汙朱輪。

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
問之者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
黃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聲沸天。
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

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
富國強兵二十年，築怨聲寃九千里。
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
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國
文
讀
本

孔雀東南飛 樂府詩集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回。——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旣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作織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

之，椎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

*

*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織纖

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母聽去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前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苦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自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

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驪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襦裙，晚成單羅衫；悤悤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

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且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恐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青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國文讀本

木蘭辭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日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

問所欲，木蘭不願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

✽

✽

✽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

淵明少有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寔錄。

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犯羸疾。江洲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瘖餒有日矣。道濟謂

曰：「賢者處士，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麾而去之。

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自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于半道粟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

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

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二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廡，近于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

圖文讀本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四

歸去來辭 陶淵明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經就荒，松菊猶存。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行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題解】

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解綬去職，歸隱田園，賦此辭以明志。

【作者略歷】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淵明，東晉潯陽人。嘗爲彭澤令，後歸隱栗里。家貧樂道，好飲酒，遊觀山水，徜徉自適。至宋元嘉中卒，世稱靖節先生。其所爲詩，冲穆澹遠，而妙造自然。

【注釋】

- (一) 家叔 名夔，爲王孝伯參軍。
 - (二) 彭澤 縣名，故城在今江西湖口縣東三十里。
 - (三) 武昌 今湖北武昌縣。
 - (四) 駿奔 詩：「駿奔走在廟」駿，疾也。
 - (五) 熹微 光未盛貌。
 - (六) 衡宇 衡門之屋宇也。按橫木爲門爲衡門，言卑陋也。
- 歸去來辭 (陶淵明)

(七) 三徑 三輔決錄：『蔣詡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按二仲皆逃名之士也。

(八) 容膝 言屋小僅足容膝也。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

(九) 扶老 竹杖也。

(一〇) 翳翳 隱隱也。

(一一) 盤桓 不進貌。

(一二) 駕言 詩：『駕言出遊。』言，語辭。

(一三) 巾車 周禮：『巾車，』注：『巾，衣也。』疏：『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

『孔叢子：『巾車命駕，將適唐都。』』

(一四) 窈窕 深長貌。

(一五) 崎嶇 不平貌。

(一六) 欣欣 有喜色也。

(一七) 涓涓 小流貌。

(一八) 遑遑 心不定貌。

(一九) 帝鄉 莊子：『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帝鄉，天帝之鄉也。

(二〇) 皋 俗作臯，岸也。

(二一) 乘化 乘自然之變化也。

歸去來辭 (陶淵明)

國文讀本 (No. 9.)

六
文化學社

歸園田居陶潛

(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一作舍）八九間，榆柳蔭後園（一作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一作侵晨）理荒穢，帶（一作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北征 杜甫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暫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旄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鷓鴣鳴黃桑，

北征

（杜甫）

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曠，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裘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

旋瞻略恒禍。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蒞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作者略歷】

杜甫，唐襄陽人。字子美，謚言之子。居杜陵，少貧，舉進士不第。玄宗時以獻賦得待制集賢院，肅宗時爲右拾遺，因事被黜，尋起爲工部員外郎。甫博極羣書，善爲詩歌，涵渾汪洋，千態萬狀。元稹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注釋】

- (一) 密勿 猶黽勉也，又作機密解，因謂天子之側，掌樞要之政者曰密勿。
- (二) 廊時 地名。秦雕陰縣，文公祭白帝之地，時，止也，謂神靈之所依止也。史記：

北 征 (杜甫)

〔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鄆衍……〕於是作鄆時，用三牲祭白帝馬。

(三) 襜褕 粗服也。漢書：「襜褕不完」。注：襜者謂僮堅所著布長襦也。褕，毛布之

衣也。

(四) 回鶻 國名。即回紇也。唐德宗時，回紇可汗，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鶻猶鶻然，

見唐書。

(五) 菹醢 李陵文：「韓彭菹醢」。注：菹醢，肉醬也，言韓信彭越，被菹醢之刑也。

(六) 褒姒 褒姒，周幽王之后，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爲后，褒姒不

好笑，王萬方悅之，乃舉烽燧以徵諸侯，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妲己服

紂之妃，有蘇氏女，紂愛之，周書謂：惟婦言是聽，指妲己也。

(七) 桓桓 武貌。詩：「桓桓武士」。

長恨歌傳

陳鴻作傳 白居易作歌

唐開元中，秦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盱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

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濃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鑿。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入，上甚悅。

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鋪。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

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

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關，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鬻纒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歎歎。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

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

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懼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蓋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燭香於庭，號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

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

至憲宗元和元年，鹽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

，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蛾眉山下少人行，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才夾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

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月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一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作者畧歷】

陳鴻，唐人，唐史無傳，故不詳其里居，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有開元昇平源一卷，撰著者爲陳鴻，注云：『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疑即其人。

【注釋】

(一)開元 唐玄宗年號。

(二)秦階平 猶言國家太平也。漢書：「顧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注：「黃帝秦階六符經曰：「秦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上階上星爲男女，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

(三)盱食宵衣 盱食卽晚食，左傳：「楚君大夫，其盱食乎。」謂欲食而不臯也。宵衣，天未明而衣也，唐李德裕上丹扈六箴，其一日「宵衣」，皆所以喻勤於政事也。

(四)右丞相 官名，唐開元初，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

(五)元獻皇后，姓楊氏，華陰人，初爲妃，肅宗之生母，死於開元十七年，肅宗即位後，始追封爲元獻皇后。

(六)武淑妃 當作武惠妃，開元二十五年卒，贈貞順皇后。

(七)華清宮 故址在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山有溫泉，唐太宗於此建湯泉宮，玄宗改名華清宮，益治湯井爲池，環列臺殿，並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遂廢圮。

(八)內外命婦 左制婦人封號者之稱，有內命婦外命婦之別，內命婦謂受宮內之封號者，

如妃嬪之類；外命婦謂公主，王妃，及因婦而得封號者，如郡君，縣君，夫人，備人之類。

(九)熠燿景從 熠燿，光明也。詩：『熠燿其羽』景同影，此言內外命婦，與玄宗形影不離，而夜從幸於華清宮也。

(一〇)浴日 淮南子：『日浴於咸池』蓋謂旭日初昇，光影與水波相上下，故曰浴日也。

(一一)高力士 玄宗時宦官，本姓馮，爲中人高延福養子，故改姓高，玄宗時，頗寵任。

(一二)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 楊玄琰，字溫園鄉（今河南閿鄉縣）人，中宗時，以誅張

易之功，封弘農郡公，睿宗時，官至刑部尚書。玄琰女名玉環，初爲壽王瑁妃，後入宮爲女官，玄宗嬖之，即楊妃也。以其曾爲女道士，故又號太真妃。

(一三)李夫人 漢李延年妹，延年性知音，善歌舞，嘗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在得。武帝嘆

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武帝乃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早卒，帝圖其形於甘泉宮，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張燈設幃帳，請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云。

(一四)霓裳羽衣曲 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西河節度使楊敬述獻之，玄宗潤飾其辭，

而易以美名，或謂葉法善引玄宗入月宮，聞樂，歸寫其半，會西涼進婆羅門曲，聲調融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云。

(一五)步搖 古婦人首飾。米蘭雜誌謂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故名。

(一六)金璫 金鑲之珠耳環也。

(一七)省風九州 天子巡省九州，以觀民間之風俗。

(一八)泥金五獄 古代君主，頗重封禪之禮。封者，報天之功；禪者，報地之功也。泥金五獄，謂封禪五獄之山。後漢書：「光武求元封時封禪故事，有司奏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爲泥。」

(一九)驪山 在陝西臨潼縣東南，其麓有溫泉宮，唐玄宗屢之幸，後改爲華清宮。

(二〇)上陽 宮名，故址在今河南洛陽縣，爲唐高宗所建，武后與修益廣，天寶後，漸廢。

(二一)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新唐書后妃傳序：「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是代御妻，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

，華三妃，以代三婦人。

(二二)後宮 宮中嬪妃所居之宮謂之後宮。

(二三)樂府妓女 樂府指教坊而言也。唐初，雅俗之樂，皆隸太常。開元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乃更置左右教坊，以女樂隸之，故亦謂官妓爲教坊，宮中禮宴皆用女樂。

(二四)六宮 禮：『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夫人以下分居焉。』

(二五)通侯 通侯即徹侯漢避武帝諱，改徹爲通，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也。

(二六)姊妹封國夫人 楊妃有姊三人，大姨封秦國夫人，三姨封魏國夫人，八姨封韓國夫人。

(二七)大長公主 唐時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

(二八)禁門 即禁闈也。天子所居，門闈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故曰禁闈。

(二九)側目 不敢正視也。國策：『側目而視，側耳而聽』

(三〇)看女却爲門上楣 門戶上之橫梁謂之楣。俗稱門楣，蓋所以表章世家也。此言女子能得君主之寵幸，實爲家門之光榮也。

(三一) 天寶 唐玄宗年號。

(三二) 國忠 楊國忠爲貴妃之從兄，初名釗，由御史官至丞相。

(三三) 國柄 一國之政權也。管子：『大德不至仁。不可授以國柄。』

(三四) 安祿山 營州柳城胡人，本姓康，初名阿攀山，又作軋攀山，從母適安氏，改姓安

，更名祿山，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厚給貴妃楊氏，寵信莫比。天寶末，與楊國忠有隙，舉兵反，陷洛陽，逼長安，稱燕帝，玄宗幸蜀避之，尋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

(三五) 潼關 在今陝西潼關縣，後漢獻帝時所建，歷代皆爲要地。

(三六) 翠華南幸 上林賦：『建翠華之旗』，天子之旗以翠羽爲飾，故曰翠華。此指玄宗十五年避亂幸蜀也。

(三七) 咸陽 古地名，今陝西長安縣東有渭城故城，即古之咸陽也。

(三八) 馬嵬亭 在今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亦曰馬嵬驛，今日馬嵬鎮。

(三九) 六軍 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兩軍，小國一軍。』

(四〇) 請誅錯以謝天下 漢景帝時，馮錯請削諸侯封地，吳楚七國遂反，以誅錯爲名，帝

卒殺錯於東市。此喻六軍請殺楊國忠也。

(四一) 肅宗受禪靈武 肅宗爲玄宗第三子，立爲太子，嘗玄宗奔蜀時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乃還至靈武，於天寶十五年七月即位。靈武唐縣名，故城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北。

(四二) 自南宮遷於西內 南宮即南內，唐之興慶宮在隆慶坊，本玄宗在藩時故宅。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在東內之南，故名南內。唐之西內，即太極宮，雍錄：「唐諸帝多居大明宮，或遇大禮大事，復在太極，知太極尊於大明也。太極在西，故曰西內。按新舊唐書載：玄宗自蜀返，愛居興慶宮，時登興慶宮之興慶樓，父老過往者，輒瞻拜呼萬歲，玄宗當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義等上縷賜宴，時李輔國柄權，惡之，言於肅宗，請遣上皇於西內，肅宗泣不應，會肅宗病，輔國矯肅宗語，逼遷玄宗於西內。」

(四三) 梨園弟子 唐玄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

(四四) 玉管 如篋六孔，古樂器也，玉管，爲律管以玉爲之者。漢書律歷志註：「章帝時，河南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管，古以玉作，不但竹也。」

(四五) 李少君 李少君爲漢武帝時之方士，故深澤侯舍人，以祠窳穀道都老方見武帝，帝遵之，嘗言：「祠窳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見史記封禪書。

(四六) 蓬壺 謂蓬萊也。海中之山：一方壺，則方丈也；二蓬萊，則蓬壺也；三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故名，見拾遺記。

(四七) 造次 急遽之時也。論語：「造次必於是。」

(四八) 新垣平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自稱能望氣，勸帝沒渭陽五廟，謂欲出周鼎，嘗有玉英見，後帝覺其詐，遂夷三族。

(四九) 牛女 荆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衽，天帝怒，責令歸河東，惟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

(五〇) 元和 唐憲宗年號。

(五一) 白居易 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任詩酒，居香山，稱香山居士，所爲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老嫗都解，老嫗爭傳之。

(五二)粉黛 粉以傅面黛以畫眉，二者皆婦女之裝飾品，因稱婦女爲粉黛。

(五三)金屋 極言屋之華麗也。漢武故事：「武帝爲天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問曰：

「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五四)玉樓 十洲記：「崑崙山之一角，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

(五五)列土 謂分土地以封之也。漢書：「方制海內，非謂天子，列土分疆，非爲諸侯，

皆以爲民也。」

(五六)驪宮 即華清宮，因在驪山，故稱驪宮。

(五七)漁陽鞞鼓 漁陽，唐郡，即今河北省薊縣，平谷等地，安祿山發難於此。鞞鼓亦作

鼗鼓，戰陣所用也。

(五八)九重 人君所居也。楚辭：「君門九重。」

(五九)花鈿 內外命婦之首飾也。

(六〇)翠翹金雀玉搔頭 皆爲婦人之首飾，翡翠鳥尾上長毛曰翹，美人首飾如之，因名翠翹。見山堂肆考。陸機詩：「金翹垂藻翹」。西京雜記：「武帝李夫人，就取玉簪

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六一)雲機 險絕之處，傍山架木，以通道路，曰棧道，在陝西褒城縣北，按鳳縣東北，

統名連雲棧。

(六二) 劍閣 即大小劍山，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小劍山與大劍山通。

(六三) 峨眉山 即峨嵋山，在四川峨嵋縣西南。

(六四) 夜雨聞鈴 碧雞漫志：『明皇雜錄及楊如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

，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子弟，惟張野狐一人善爲摹窠，因吹之，遂傳於世。』按史稱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

不由斜谷路，今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紀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

(六五) 太液 太液池在大明宮中，大明宮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六六) 未央 未央宮漢時所建，唐時在禁苑中，自隋至唐，屢經修治。

(六七) 椒房阿監青娥老 漢書注：『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阿監，太監也，青娥，少女也。

(六八) 鴛鴦瓦 三國志：『魏文帝夢兩瓦落地爲鴛鴦，』。後以通稱瓦之成偶者曰鴛鴦瓦。

(六九) 臨邛道鴻都客 臨邛，縣名，即今四川邛崃縣。鴻都爲漢時藏書之所，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士。』

(七〇)碧落 道家稱天空曰碧落，度人經注：『東方第一天，有碧霞徧滿，是云碧落。』
(七一)黃泉 地下之泉也。孟子：『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七二)綽約 揚雄反離騷：『閨中容競綽約兮。』綽約善容止也。又柔弱貌。

(七三)小玉 本事詩：『吳姬小玉飛作烟』小玉，夫差女名。

(七四)雙成 漢武帝內傳：『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七五)珠箔銀屏迤邐開 箔，簾箔也。漢武故事：『武帝起神室，以白珠織爲箔。』屏，簾鈎也，迤邐連延也。

(七六)淚闌干 闌干，縱橫也。淚闌干，謂涕淚縱橫也。

(七七)昭陽殿 貴妃生時所居。

(七八)蓬萊宮 蓬萊山上之宮，即貴妃死後之居也。

(七九)斂壁黃金合分鈿 擘，分擘也，斂黃金爲之，合以螺鈿爲之，各分其半，以爲紀念。

(八〇)長生殿 會要：『華清宮，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爲集仙臺，以祀神。』

(八一)比翼鳥 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鷖。』

國文讀本 (No. E 12)

十八 共九頁

(八二)連理枝 張正見詩：『同心綺袖連理枝。』兩樹異根，而其枝相連者，謂之連理枝。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二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圖文讀本

田橫島黃遵憲

生王頭，死士壘，一毛輕等邱山重。臣頭百里走見王，王自趨前頭不動。五百人頭共一邱，人人視頭同贅疣，背面事讎頭亦羞。橫來，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臣戴頭來王勿憂。嗚呼死士壘，乃爲生王頭。

國文讀本

詠荊軻 陶潛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虜，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
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
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
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
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
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國文讀本

二

赤穗四十七義士歌

黃遠憲

四十七士人同仇，四十七士心同謀。一盤中供仇人頭，哀哀燕雀鳴啣啾，泥首泣訴圍松楸。

臣等無狀恐爲當世羞，君雖有臣不能爲君持干楸，君實有弟不獲傳國如金甌，君亦有國民不敢興師修戈矛，猶復覩顏視息日日偷。

臣等非敢國法讎，伏念國亡君死實惟仇人由。當時天使來，奉命同會酬。環門觀禮千人稠，彼名高家實下流，（高家世以知禮名接伴官每事問之）罵我衣冠如沐猴，笑我朝會啼禿鶯，我君怒如鯁在喉，拔劍一發不復收。烏知仇人不死翻貽家國憂？

臣等聞變行嘆復坐愁；或言死拒，或言死請，無能運一籌。同官臭味殊薰蕕，一國蒙戎如狐裘。最後決意報讎同力勦，灑血書誓無悔尤。

四十七相綢繆，蹈間伺隙忽忽歲一周。昨夜四更月黑至鶴鷗，衆皆衷

甲撐鐵兜，長梯大錐兼利鏃，或踰高墉或踰溝，開門先刃鈴下騶，大呼轉門如貔貅。彼仇人者巧藏驅，如椽銀燭徧宅搜，神恟鬼怒人焉度？鬪然首出霜鋒抽，彼盤之中血鬪體。先公猶識儉父面目不？此一七首先公所賜繞指柔，請公含笑試吳鉤，勿復齎恨埋九幽。

臣等事畢無所求，願從先君地下游，國家明刑有梟，絲，定知四十七士同作檻車囚，不願四十七士戴頭如贅疣，唯願四十七士駢死同首邱。將軍有令付管勾，網輿分置四諸侯，明年賜劍如杜郵。

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時驚嘆爭歌謳。觀者拜者弔者賀者萬花繞塚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冑一刀一矛一杖一笠一歌一畫手澤珍寶如天球。自從天孫開國首重天瓊銖，和魂一傳千千秋。況復五百年來武門尙武國多賁育儔？到今赤穗義士某某某四十七人一一名字留。內足光輝大八州，外亦聲明五大洲！

蘭陵女兒行 金和

將軍既解宣州圍，饒歌一路行如飛；
行行東至瀨水上，乃營金屋安玉扉。
步障十重列紈綺，流蘇百結垂珠璣；
天吳紫鳳貼地滿，珊瑚玉樹燈相輝；
靈蠟之柁大蠡瓊，椒花釀熟羊羔肥。
坐中貂錦半時貴，眼下繁華當世稀。
道是將軍畢婚禮，姬姜舊聘今于歸。
蘭陵過遠塞修往，春水吳船憑指揮。

良辰風日最明媚，雪消沙暖晴波翠，
雙橋兒女競歡聲，新年梅柳酣春意。
卓午遙聞鼓吹喧，前津已報夫人至；
將軍含笑下階行，衆客無聲環堵侍。

綵船剛艤將軍門，船中之女隼入而蹂奔。
結束雅素謝雕飾，神光綽約天人尊。
若非瑤池陪輦之貴主，定是璇宮宵織之帝孫。
願身屹以立，玉貌慘不溫。
斂袖向衆客，來此堂者皆高軒；
我亦非化外，從頭聽我分明言。

我是蘭陵宦家女，世亂人情多險阻，一母而兩兄，村舍聊僻處。前者冰畦自灌蔬，將軍過之屢延佇；提甕還家急閉門，曾無一字相爾汝。昨來兩材官，金幣溢筐篋；謂有赤繩繫，我母昔口許。茲用打槩迎，期近慎勿拒。我兄稍誰何，大聲震柱礎。露刃數十輩，狼虎紛伴侶；一呼遽彙集，戶外駭行旅。其勢殊訂訂，奮飛難遠舉。我如不偕來，盡室驚魂無死所；我今已偕來，要問將軍此何語？

女言纏縷中腸焚，突前一手搥將軍；一手有劍欲出且未出，我言是真。是假汝耳聞不聞？我惟捉汝姑蘇去，中丞臺下陳訴所云云，請爲庶人上達堯舜君，古來多少名將鐘鼎留奇券，一切封侯食邑賜錢賜絹種種國恩外，是否聽其劫掠良閨弱息爲策勳？詔書咫尺下五雲，萬一我嫁汝，汝意豈不欣；不有天子命，斷斷不能解此紛。汝如怒我則殺我，譬諸么麼細瑣撲落糞土一蚤蟲；不則我以我劍奪汝命，五步之內頸血立濺青繩裙。門外長隄無數野棠樹，樹下餘地明日與築好色將軍墳。一生一死速作計，奚用俯首

不語局促同斯文。

將軍平日叱咤雷車殿，兩臂發石無慮千百斤；此時面目灰死紋，頰如中酒顏熏熏。帳下健兒騰惡氣，握拳透爪齒齧齧；將軍在人手，倉猝不得分；投鼠斯忌器，無計施戈瑾。將軍左右搖手揮其羣，目視衆客似乞片語通殷勤。

衆客驚甫定，前揖女公子。聆女公子言，怒髮各上指。要之將軍心，始願不到此。求婚固有之，篡取敢非理。鹵莽不解事，罪在使人耳。若兩材官者，矯命必重筮。如今無他言，仍送還鄉里。將軍親造門，肉袒謝萬死；敬奉不腆儀，堂上佐甘旨。事過如烟雲，太空本無滓。請即回舟行，食言如白水。

女視衆客笑且掣，諸君視我黃口俚；彼今大失望，野性詎肯馴？山魃尋仇讎，蓄念愈不仁。慨從軍興來，處處兵殺民，殺民當殺賊，流毒滋垓垠。蘭陵官道上，若輩來往頻，不在霜之夕，則在雨之晨；我家數間屋，

獵獵原上薪；我家數口命，慘慘釜內鱗；彈指起風波，轉眼成灰塵。與其種後禍，終作銜哀燐。閻羅知有無？夜臺冤誰伸？何如謂九重，天必無私綸；或竟辣手作，公論自有真。明知我此來，螳斧當巨輪；寧猶計瓦全，惜此區區身。諸君調停詞，蔓甚我弗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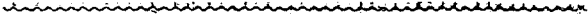
衆客更前揖，請勿變色曠。將軍負賢名，毛羽夙所珍；壹意希儒風，裘帶殊恂恂。此舉大不違，一旦傳聞新，萬口鳴不平，可知詈申申。惡聲來有由，欲辨難鼓脣，白璧自污之，罔值錢一緡。悔過方不遑，恨無障面巾，江東諸父老，相見慚相親；況敢犯衆怒，與戎自婚姻。得罪名教盡，不復能爲人。斯人非尋常，四方戰賊多苦辛。大才雖非管樂匹，英風猶是奢頗倫。女公子既世家裔，幸爲朝廷寬假熊羆臣。他日之事願以百口保，某也官府某也鄉縉紳。翁然長跪代請命，惟女公子爲仙爲佛爲天神。

女知衆客意難拂，乃曰我爲諸君屈；諸君前說姑置之，我與諸君借一物。我聞彼有善馬名白魚，日行千里猶徐徐。我之發蘭陵，辭家計已四日

餘。老母痛哭常倚閭，兩兄中庭握手空唏噓；若乘此馬歸到家，可及今日
日落初。自今我亦棄敝廬，卜鄰別有秦人墟，桃花林中奉板輿，從兄去讀
黃石書，武陵隔絕癡兒漁。三日五日間，我既遷所居；秣陵蔣尉祠，歸馬
其何如？

將軍此馬不數馭，至此惟恐女不去，急呼從者牽馬前，四足霏霜耳披
絮。女一顧此馬，眉宇色差豫；撒手始釋將軍衣，身未及騰鞍已據；一聲
長謝破空行，電掣星流不知處。

女行數日軍無騷，將軍振振膽氣豪；鍾山之旁營周遭，賓僚迎拜將軍
勞，斗酒勸酬新葡萄，鉦笳雜奏聲譟。雲中匹馬塵甚囂，清光無恙來涖
涖；千金一諾券果操，將軍迎繫歸其曹。馬汗如血長嘶號，背上有物臃腫
拳曲縱橫束縛三尺高，乃是材官當日將去之聘禮，封還不失分釐毫。聘禮
脫盡處，薤蕖多一刀；刀光搖搖其鋒能吹毛，將軍坐此幾日夜睡睡不牢。



國
文
讀
本

六

漱玉詞選 李清照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
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

漁家傲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暮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
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
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如夢令

常記西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
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前調

漱玉詞選

李清照

文化學社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菩薩蠻

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沈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

浣溪紗

小院閒窗春色深，重簾未捲影沈沈，倚樓無語理瑤琴。遠岫出山催薄暮，細風吹雨弄輕陰，梨花欲謝恐難禁。

鳳凰臺上憶吹簫

離別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聞愁暗恨，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一 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蝶戀花

淚溼羅衣脂粉滿；四疊陽關，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

前調

暖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

鷓鴣天

寒日蕭蕭上鎖窗，梧桐應恨夜來霜。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
秋已盡，日猶長，仲宣懷遠更淒涼。不如隨分樽前醉，莫負東籬菊蕊黃。

怨王孫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
蓮子已成荷葉老。青露洗、蘋花汀草。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

臨江仙

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扃。柳梢梅萼漸分明。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
感月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誰憐憔悴更彫零？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厨，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訴衷情

夜來沈醉卸粧遲，梅萼插殘枝。酒醒熏破，惜春夢遠，又不成歸。
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更按殘蕊，更撚餘香，更得些時。

行香子

草際鳴蛩，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雲階月地，關鎖千重。縱浮槎來，浮槎去，不相逢。
星橋鵲駕，經年才見，想離情別恨難窮。牽牛織女，莫是離中？甚雲兒晴，雲兒雨，雲兒風！

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
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斂，更看今日晴未？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聲聲慢

秋詞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
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
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添字采桑子

芭蕉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
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攤破浣溪紗

病起蕭蕭兩鬢華，臥看殘月上窗紗。豆蔻連梢煎熱水，莫分茶。
枕上詩篇閒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終日向人多醞藉，木樨花。

點絳脣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見有人來，
，鞦韆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驪。

前調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
倚徧闌干，
，祇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芳樹，望斷歸來路。

滿庭芳

殘梅

小閣藏春，閑窗銷晝，畫堂無限深幽。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手種
江梅漸好，又何必、臨水登樓？無人到，寂寥恰似，何遜在揚州！
從
來知韻勝，難禁雨藉，不耐風揉。更誰家橫笛，吹動濃愁？莫恨香消玉減
，須信道、跡掃情留。難言處，良香淡月，疎影尙風流。

御街行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煙斷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
小風疎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

。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清玉案

征鞍不見邯鄲路，莫便匆匆歸去。秋正蕭條何以度？明窗小酌，暗燈清話，最好流連處。
相逢各自傷遲暮，獨把新詩誦奇句。鹽絮家風人所許。如今憔悴，但餘雙淚，一似黃梅雨。

怨王孫

夢斷漏悄，愁濃酒惱；寶枕生寒，翠屏向曉。門外誰掃殘紅？夜來風。
。玉簫聲斷人何處？春又去，忍把歸期負。此情此恨此際，擬托行雲、問東君。

浪淘沙

素約小腰身，不耐傷春。疎梅影下晚粧新。裊裊婷婷何樣似？一縷輕雲。歌巧動朱唇，字字嬌嗔。桃花深徑一通津。悵望瑤臺(三十一)清夜月，還照歸輪。

前調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峰(三十二)，雨潤烟濃。一江春水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

玉樓春

紅梅

紅酥肯放瓊瑤碎，探著南枝開遍未？不知醞藉幾多時，但見包藏無限意。道人憔悴春窗底，閒拍闌干愁不倚。要來小看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

永遇樂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烟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

漱玉詞選

李清照

九

文化學社

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它酒朋詩侶。
中州(三十一)盛日，闔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語。

【作者略歷】

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二四〇?)，號易安居士，宋濟南人，湖州守趙明誠之妻。工詩文，詞尤妙絕，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女作家。著有漱玉詞一卷。

【注釋】

(一) 九萬里風颺正舉。莊子：『噴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二) 三山 卽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也。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

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

(三) 金猊 香爐也。以塗金爲狻猊狀，空其中以燃香，使香自口出。相傳猊性好燭火，故用之。

(四) 寶奩 鏡匣也。

(五) 干 關涉也。

(六) 陽關 曲名。唐王維詩：「渭城朝雨挹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歌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曲。至陽關句反復歌之謂之三疊，亦謂之渭城曲。見詩人玉屑。

(七) 武陵 漢郡名，即今湖南常德縣。

(八) 錦書 前秦時，竇滔妻蘇蕙，嘗織錦爲迴紋詩寄滔，後因稱情書爲錦書。

(九) 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按花影庵詞選作「雁字來時月滿樓」；萬氏詞律，亦謂七字句，係古調，與四段排批者不同。

(十) 東萊 漢郡名，山東舊登州萊州之北，治掖，即今山東掖縣。

(十一) 夜蘭 謂夜殘也。

(十二) 團茶 歸田錄：「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

(十三) 瑞腦 即瑞香也，爲常綠小灌木，春日開花，香氣清遠。

(十四) 仲宣懷遠更淒涼 仲宣，王粲字。登樓賦：「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十五) 秣陵 即今江蘇南京。

(十六) 建康 本孫吳建業縣，東晉改建康，隋又改江寧，故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南。

(十七) 金獸 即金貌也。

(十八) 揆 音「ㄎㄞˋ」與揆同，按揆也。

(十九) 槎 編竹木代舟也。

(二十) 星橋鵲駕 風俗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相傳七夕鵲首無故昏，因

爲梁以渡織女故也。

(二十一) 牽牛織女 荆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

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西河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

，使其一年一渡相會。」

(二十二) 雲兒 謂極短之時也。

(二三) 險韻 謂以生僻字爲詩韻也。

(二四) 蚱蜢舟 言舟小如蚱蜢也。

(二五) 將息 將養休息也。

(二六) 醞藉 含蓄也。漢海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

(二七) 何遜 南朝梁東海鄉人，字仲言，八歲能賦詩，文與劉孝綽齊名，時稱何劉。

(二八) 邯鄲 縣名，即今河北邯鄲縣。

(二九) 東君 司春之神也。

(三十) 瑤臺 仙人所居也。

(三一) 紫金峯 即紫金山也。山在南京。

(三二) 中州 俗稱河南省爲中州，以其居中國之中部也。

國文讀本 (NO. 118)

一四 共七頁

吟雪 節錄施紹莘秋水菴花影集

南南呂梁州序

尖風一夜，彤雲千里，池面琉璃輕脆。六花騰舞，先春已奪花魁。只見穿簾似燕，入幕如賓，酒脫無拘泥。釵頭袂上也有情癡；就飛到爐烟心未灰。銷金帳，笙歌沸，纖纖玉手羊羔美；正開宴，豔羅綺。

前腔

開簾疑月，開門無地，一幅米顛山水。江天釣艇，濛濛幾個蓑衣。只見危橋驢瘦，老樹鴉寒，小犬柴門吠。梅邊竹上也故依依；更逗入松梢伴鶴棲。茅屋下，明窗裏，初煨槽榼青烟細；商茗事，儘幽致。

前腔

乍飛來，草榻無氈；更飄洒，牛衣無被。問村荒店遠，酒沽來未？只見微晴漏日，忽暗藏天，恍惚寒山翠。誰家粧閣也火初圍，想脈脈心情上

客衣。庭霰積，瓊瑤碎，梭貌裝捏兒童戲；成忽敗，小興廢。

前腔

太輕盈，似柳絮顛狂；爭縞素，耍梅花迴避。見窮途古棧，一人一騎。可以高朋夜棹，上客梁園，拾句蒼茫裏？詩成笑傲也興尤痴；待槌破前山白玉堆。填谿壑，滿階砌，紅塵打滅渾無際；炎忽冷，笑人世！

節節高

風燈動夜幃；更飛飛，窗敲碎玉聲偏細。寒酸味，煨芋魁，烘棉被，天明一覺呵呵睡。人間尙有鶉衣碎；幾處繩床赤脚眠，於中不要豐年瑞！

前腔

空庖恰早炊，爨烟遲，瓊爨亂洒晨光碎。敲冰箸，淪茗旗，園蔬脆，一杯麥飯粗歡喜。人間尙有瓶無米；幾處詩人得句時，貧家何限淒涼淚！

尾文

願憑一瓣風吹起，遞入綺羅筵裏，好帶卻陽和一線回！

孔子論語六則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右節公治長第五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右節憲問第十四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右節憲問第十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右節微子第十八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天下有道，匠不與，易也。」

右節微子第十八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右節微子第十八

【注釋】

(一) 顏淵 名回，字子淵，春秋魯人，孔子弟子。天資聰穎，聞一知十。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年二十九，髮盡白。或曰三十二而卒，後世尊爲復聖。

(二) 季路 即子路，春秋卞人，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列政事科。視親孝，嘗負米百里之

外。性好勇，聞過則喜。仕衛，死於孔悝之難。

(三)無伐善 不欲以一得自矜也。

(四)無施勞 不敢以爲人自喜也。

(五)石門 閻石贖曰：『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外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按論語注：

『魯城外門，蓋郭門也。』

(六)晨門 論語疏：『晨門，官名，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闢人也。』

(七)蕘 古作臯，草器也，形似今之擔草架。

(八)礪礪 音ㄊㄨˊ，小石堅確之貌，喻淺見而固執之人也。

(九)深則劬淺則揭 見詩衛風匏有苦葉篇。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

(十)接輿 姓陸，名通，春秋楚人，佯狂避世。

(十一)殆 音台，讀如怡，此與已而之已爲韻。

(十二)長沮桀溺 古之二隱士。

(十三)耦 二人並耕也。

(十四)津 濟渡處也。

(十五)稊 覆種也。謂農田播種後，又以土覆之也。

(十六)撫然 失意貌。

(十七)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句內三「與」字與上「不可與同羣」之「與」字有別。皆當讀如參與之「與」，非「歟」字，亦非授與之「與」。

(十八)丈人 長老之通稱也。

(十九)箨 竹器，用以除草者。

國文讀本 (NO. E20)

六 共三頁

平天下 節大學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虜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上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

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國
文
讀
本

哀公問政 節中庸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

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注釋】

(一)方策 與方冊同，謂書籍也。

(二)蒲蘆 俱水草名，易生之物，以喻人存政舉之敏速。

(三)殺 等差也。所懷切，音鐵。

(四)不眩 謂不迷惑於事也。

哀 公 問 政 (節中庸)

(五) 齊明 整齊而嚴明也。

(六) 官盛任使 謂官屬盛多，足供任使也。

(七) 既稟稱事 既同餽。稟同廩。稱事，謂俸如其職，祿足以報其勞也。

(八) 跨 音夾，躡也。

性善節{孟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柤棿。」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柤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柤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柤棿，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對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

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象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

才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性惡荀子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文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佐，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桮木，必將待斲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後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兄弟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兄弟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

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國文讀本

荀子天論篇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祲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三。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三，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

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唯聖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四〕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五〕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天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六〕，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

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八」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題解】原始時代之人類意識，祇有『天』而無『人』，人純受天之濡養，支配與制裁。其在中國，詩書時代，凡事皆委之於天。至孔子雖罕言天道，然猶承認天爲人之主宰者，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墨子有天志篇，其承認天爲人之主宰者，更無疑義。至孟子則由『主宰之天』，降爲『命運之天』，謂『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至老莊則又由『命運之天』，降爲『自然之天』，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自孔子以至老莊，皆承認天道重於人道；其主裁天，能發現人，視人道重於天道者，則有待於荀子；而此篇則荀子戡天主義之宣言也。

【注釋】（一）倍、用通背。（二）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可與天地參；參者，三也，言可與天地並稱而爲三也。（三）炤、同照。（四）臧、同藏。（五）財、同裁。（六）曲治、曲盡其治；曲適、曲盡其適。（七）見詩周頌天作篇。此引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文王之能以人力奪岐山也。（八）匈匈、同訕訕，諠譁之聲。（九）逸詩。

上經三章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有」名天地之始；「有」、「無」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有」欲以觀其妙；常「有」、「無」欲以觀其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圖
文
雜
本

法儀 墨子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

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人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撈羊，豢犬豬，潔爲酒醴黍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之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相殺而天不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

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國
文
讀
本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植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

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

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掩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能，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蔭蓀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揜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

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衰，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國文讀本

四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遷

附注中老子考異

老子者，楚苦縣二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三，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三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四，關令尹喜五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立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跖徒，以詆說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兀桑子〔八〕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九〕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一〇〕。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附錄

老子考異 汪中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老莊申韓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按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二二}，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二三}之葬，稱引周召史佚^{二四}，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

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黃東發曰：『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

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二五}，司馬適秦^{二六}。史角在魯^{二七}，王官^{二八}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况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警史^{二九}，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

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爲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

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歿，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爲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

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

之世不誦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公之後，始與冠帶之國」。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老子以燕與秦楚魏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

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爲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

關。按散關遠在歧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爲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嶮猶爲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爲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則爲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韙矣。」

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君子之文正合。老萊子之爲楚人，又見漢書藝文志，蓋即苦縣厲鄉曲仁里也。而老聃之爲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

誤。故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慙心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爲常縱教老子語。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不相蒙也。若莊子載老聃之言，率原於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尤誤後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

【題解】

汪中寢饋經史，尤精於考訂。其文亦懿淵樸茂，得漢魏之神髓。著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此篇即選自述學者也。

【作者略歷】

汪中字容甫，一字頌父，清江都人。家貧，事母至孝，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途。治經宗漢學。於清代諸儒，最服膺顧炎武，閻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棟，戴

震。於時彥不輕許可。有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時名流僑居揚州者甚衆，皆以淹博馳譽海內，中於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王念孫，劉台拱與中。

不通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也。」適有薦紳里居者，盛服詣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

「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言曰：「汝再讀書三十年，或可以望不通矣。」其談諧類如此。中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舉沅總督兩湖，聘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好事者傳誦之。後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宗閣，卒於西湖僧舍。所著有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釋疑，而述學內外篇尤有名。

【注釋】

(一) 苦縣、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二) 單索隱本但標「名耳字聃」四字

字，其下注曰：「按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次標「姓李氏」三字。是知無「伯陽諡曰」四字也。陸氏釋文，後漢書桓帝紀注，文選遊天台上賦注，所引史記，悉與索隱本合。王念孫據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云：「老子名耳字聃。」其下又引列仙傳云：「李耳字伯陽。」知今作「字伯陽，諡曰聃」者，乃衍列仙傳文也。

(三) 蓬累，猶扶持也。(四) 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於散關。」或以爲函谷關。(五) 喜、亦道家。莊子天下篇以之與老聃同論。漢書藝文志載關尹子九篇，今亡；現存之關尹子一卷，乃宋人僞書。(六) 蒙，亦曰蒙澤，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七) 漆園、故城亦在今商邱縣。

(八) 索隱云：「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

累鄒氏。』按今本莊子無此篇，有庚桑楚篇，謂庚桑楚者，老聃之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故今所謂畏累，是否謂庚桑楚居畏累，抑別有畏累，不可考。充、音庚，充桑子即庚桑楚。（九）京、今河南鄆縣。（一〇）黃指黃帝，老指老子。（一一）「助葬而日食……止樞以聽變」、小戴記：「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塹，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樞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樞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一二）下殤、男女未成人而死也。八歲至十二歲爲下殤。見儀禮。（一三）周召使佚、周公旦，召公奭，史佚爲周之史官。

（一四）黃東發、名震，宋人，學宗朱子，力排佛老，著黃氏日鈔，凡十五卷。（一五）辛有入晉，見左傳昭二十年。（一六）司馬適秦，見太史公自序。（一七）史角在魯，見呂氏春秋當染篇。（一八）王官，謂王朝之官也。（一九）瞽史、周二官名，瞽，太師，掌樂。史，太史，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二〇）常縱教老子、呂氏春秋慎大篇；「表商容之閭」，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商常容縱音近而誤。淮南王術篇」

表商容之閭。」注同。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呂氏春秋離謂篇：「箕子
商容以此窮。」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也。」

老子道德經選錄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儼儼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兮颺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養生主

錄莊子內篇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國
文
讀
本

韓非子五蠹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蠃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覺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騰臘^二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三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穰；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

是以古之易見，非仁也，其多也。今之有禮，非禮也，其寡也。聖人議多少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古者文王自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四〕}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五〕}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鉞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麯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隳臘^二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三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穰；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

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古者文王自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四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五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鉞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

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

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駢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

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

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有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

改……〔六〕。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七〕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撥。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撥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其有功也〔八〕，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謬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

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橫，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

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頡 「五」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人；背人謂之公。公人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仁義而習文學。仁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

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若夫賢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可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田常子罕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

敗，而羣官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三〕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三〕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

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

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

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代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敵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增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

。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自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

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者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利。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姦財貨買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二四^四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注釋】（一）臘，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曰臘。（二）庸

、同庸。（三）王先慎謂土爲土之誤，土通仕，秦通託。（四）徐偃王，相當周穆王時。

（五）荆文王，即楚文王。（六）下有脫文。（七）樓季，未詳。（八）盧文昭曰：『

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九）蒼頡，黃帝左史，或謂古帝王。（一〇）田常，即田

恆，齊臣，弑齊簡公。（一一）子罕，即樂喜，春秋時宋正卿。（一二）商指商鞅，管指

管仲。（一三）孫指孫臏，戰國時齊之名將。吳指吳起，戰國時名將，歷仕魯衛楚諸國。

（一四）患，盧文昭俞樾皆謂是串字之誤。

國
文
讀
本

定法韓非子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則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

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不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術，商君亦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

「，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有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國
文
讀
本

說
難韓非子

一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

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見妄，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

疆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久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處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節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

大怒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繫；然後極聘智辯焉。此所道親近不疑，

，而得盡辭也。

三

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

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四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

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五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六

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釋三九上汪中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三推」三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三、「九命」四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

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

「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五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

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而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

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言語，則不膠其文字矣。

【作者略歷】

汪中，清江都人，字容甫，乾隆拔貢生，事母至孝，絕意仕進，竟不朝考，治經宗漢學，於清代諸儒，最服膺於顧亭林，閻百詩，梅定九，胡朥明，惠定宇，戴東原，六人，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非不知古今者，或求

吾罵焉不得耳。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後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瀾閣，卒於西湖僧舍，所著有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等書，而述學內外篇尤有名。

【注釋】

(一) 三加 禮記：「始加緇布冠，次布弁，次爵弁。」

(二) 三推 天子耕藉之禮也。禮：「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公卿五推，卿諸侯九推。」

(三) 九章 服章也。書益稷疏：「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爲績，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以繡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也。」

(四) 九命 周之官秩也，凡一命至九命，凡九等。

(五) 楚辭 書名，漢劉向哀集屈宋諸賦，謂楚辭爲集部之最古者。

(六) 孫子 書名，周孫武撰，一卷，共十三篇，兵家書之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古。

國文讀本 (No. 35)

四
文化學社

論批評 陳大齊

現在我們中國，因為思想解放，遂生出一些極紛亂的議論；試把社會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拿來考慮一下，個個都有極歧異的說法，至這些相異的理論中，有的以四千年傳統的思想做根據，有的以輸入的西洋思想做根據；新舊兩途，各走極端，彼此詆議，莫衷一是，我們對於這種紛亂現象，並不抱悲觀的態度；因為思想絕不可定於一尊，思想愈多愈精密；正確的真理，就出於紛亂的議論中，不過這許多不同的理論，決不能都是合理的完密的，虛忘的利達反論理的，一定很多，要想在真偽混淆裏邊，分別出真正的是非，使僞者不能亂真，真理不至於埋沒，那就須有人負批評的責任了，但批評亦談何容易，不正當的批評，與虛妄的議論，同為真理的障礙物，所以我很希望在這議論紛亂的時代，有些能做正當批評事業的人，把一切烏烟瘴氣的議論，掃除廓清，理出一個真正的是非來：今天提

出論批評這個題目，與諸位討論，也正是這種意思。

(一)

批評一件事情，總不出贊成與反對兩面，我們認爲合理的就表示贊成，認爲不合理的就表示反對；按照這種性質，可以把批評分成兩種：贊成的批評和反對的批評，這兩種批評，都是很重要的，不可少的，以下分別說明。

贊成的批評 在這一方面，我們要把贊成二字的意義看清，所謂贊成某種議論者，是我們承認牠是合理的，並非對於立議人有討好的意思，所以贊成的批評，要把理論上的優點，一一指出，並說明所以合理的原故，使他人看了，都能認識牠的精彩地方；不是徒爲稱道獎譽之詞，以阿諛其人，因爲在實際上，有時某種議論，確乎含有許多優點，而一般人看了，往往像走馬看花一樣，覺察不出牠的精彩，必經有人說出，才能了解，所以越是在議論紛亂時代，贊成的批評越是需要；一方面指出真理，使不

至爲紛亂的議論所埋沒；一方面更可做真理的聲援，使不至受無理的摧殘，以增立論人的勇氣。

反對的批評 反對的批評，不是惡意的，故意和作者爲難；是要指出某種議論的缺點——理論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主張上怎樣的不合，使作者或表同情於作者的人，因批評而覺察自己的誤點，好想法去修正或補足，使一種議論達到完美的地步。批評是就事而言，所反對的是理論，不是立論的人，這一層切不可誤會。

從上看來 無論那一種批評，都是以理論爲對象，並沒有什麼阿諛或惡意在裏面，所以作批評文字的人，贊成也好，反對也好，絕不可存畏忌或嫌疑的念頭，贊成不必畏縮，反對更無庸懷疑，我們只是本着自己的見解，來做理論上的討論，無論持什麼態度都可以，同時讀批評文字的人，也要拿這種眼光看去，萬不可先存主觀的色彩，推測論者的用心，猜疑他有阿諛的作用，或惡意的攻擊。

又凡批評一種事理，不一定純持一種態度。普通的人往往因為反對某種議論的一部，並其餘完善的合理的部分，也不敢贊成；或因爲贊成某種議論的一部，並其他虛妄的誤謬的地方也不敢反對；這都是不對的，不應該的。因爲我們批評的對象是理論，理論合的地方，我們當然要贊成；理論不合的地方，我們當然要反對。絕不能因反對不合理的地方，並其他合理的也反對，因贊成合理的地方，並其他不合理的也贊成，所以批評一件事情，同時可以持兩種態度：對於一篇議論，反對前半，也可以贊成後半，反對後半，也可以贊成前半；都不失爲正當的批評，絕不可持『固』『必』的念頭。

(二)

由他方面，更可分爲論理上的批評，和主張上的批評兩種；主張上的批評，又稱實質上的批評，以下分開解釋。

論理上的批評 這一種批評，是專在形式上着眼，只看他推理的方法

，有沒有背戾的地方，是否全合於 Logic 的規律；至於議論的內容！如所引理由的真偽，方法的適用與否，就一概不問了，例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一件事實，我們不論矛盾盾堅的實在程度，但據其所譽矛盾盾堅的情形，斷定他言論的謬誤，這就是論理上的批評。

主張上的批評 這種批評，和上一種恰相對待，不問推論的形式，是否有違反 Logic 律令的地方；但看他所據的事實，有沒有根據，所採的方法，能不能實行。如歷史上的記載，不論他寫的怎樣圓滿，僅從實際上考證他所根據的真偽，又如有人做打倒軍閥的論文，不管他說的怎樣合理，只考慮他所說的方法，斷定牠能否實現，這樣不管立論的形式，僅就實質或方法上着眼，就是主張上的批評。

這兩種批評，常常並用；一方面做論理上的批評，一方面更可做主張上的批評；有時也可只做一面的批評；在論理上表示態度，而不問主張如何，或至主張上表示態度，而不問理論如何。

(三)

以上批評的分類，一方面有贊成的批評，和反對的批評兩種；一方面又分爲論理上的批評，和主張上的批評兩種。綜合這兩方面，我們更可析爲下列四類：

(一) 論理上的贊成批評

(二) 論理上的反對批評

(三) 主張上的贊成批評

(四) 主張上的反對批評

這四種批評，是純粹對立的，並沒有連帶的關係，所以在主張上表示贊成，同時在論理上可以反對；或在主張上表示反對，同時在論理上却不必反對，常人每因論理上的反對，以爲主張上亦須反對，或因主張上的反對，以爲論理上亦必反對；這實在是一種誤會，因爲論理誤謬，主張未必虛妄；有時論理上說得過去，主張却未必正當；二者並沒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斷不可據一面以推測他面，以下一一舉例來說明。

爲什麼在論理上反對，而在主張上可以不反對呢？現在引一段成文，做說明的例證，新青年二卷四號，陳獨秀有一篇論孔教的文章，我們節取一段於下：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之孔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胡適之爲吳虞文錄做序，還引過這段話，並在後面加了申明，說：「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胡適文存卷四，一二五頁，）」

陳胡二先生所做的，都是攻擊孔教的文章；上面所引的，都是他們推論孔教應當攻擊的理由的一段話，他們的主張，我是很贊成的，因爲孔教

確乎有可以攻擊地方；但是他們這兩段話，未免有點語病，在論理上有些不圓滿，恐怕不足以間執言者之口，如果我們要把這種推論的形式，應用起來，便生出許多的流弊；胡陳二位推理的方法，我們可以把牠變成下列的形式：

何以甲不假借乙，而必假借丙？故丙爲非。

照着這樣的公式，把各種問題填進去，可以得許多推論，如：現在有一種污穢墮落的文字，上海如黑幕小說之類，都是些最無價值，最不堪入目的文章，却都採用白話，假借新文學的名義；那末攻擊新文學的人，也可以說：

何以那一般黑幕類小說，不用古文，而必假借於新文學？所以新文學無價值。

又現在的妓女，往往仿效女學生的裝束，我們也可以借此反對女學生

，說：

何以那一般的妓女，不學別的服裝，而必仿效女學生？故女學生當反對。

又最近臨城劫車土匪，自號「建國自治軍」，那末我們也可以說：

何以臨城土匪不假借別的名義，而必假自治爲名？故自治主義是不可尙的。

以上諸例，都與胡陳的推理方法相同，形式上一點差異也沒有，但是那一件能視爲正確呢？恐怕找不出來罷！所以反對某種事實，必須指出牠應受攻擊的實在理由，一切無根據的推論，是最當排斥的，孔教之受人攻擊，自有牠受攻擊的原故；陳胡之反對孔教，也自有正當的理由，這些地方，都不在我今天所講的範圍之內；並且我對於他們的主張，也很表同情，不過他們謂孔丘爲後來漢宋諸儒所假借，便斷爲孔丘應該反對的條件，這種推論的方法，實在不敢贊同。

據以上看來，我們對於陳胡推理的形式；表示反對，但是對於他們議

論的實質，仍然表示贊成，論理上的缺點，既不能影響於主張，我們又何妨在論理上反對，而於主張上贊成呢？這樣的例很多，今再舉一事如下：

去年宗教同盟發生後，惹起一般人的反對，也有非宗教同盟之說，往還攻訛，鬧得非常利害。記得上海某報，曾刊一篇某君評論非宗教同盟的文章，因為非宗教同盟者，所以排斥耶穌教的理由裏，有一段說道：

宗教這種東西，是侵略的行爲，我們應當極力排斥，絕對不可提倡，前清季年在山東德州兩個耶穌教士被殺，德國人藉口佔據青島，這不是明證麼？所以宗教毫無存在的價值。

他反對宗教的理由，是因為宗教有侵略的行爲，而引起山東殺教士，德人佔青島爲證。某君覺得這種推論的形式，有些牽強，他的評論的大意，是：德國佔青島伸張勢力，是不是全由於宗教而起？這種侵略的行爲，是不是宗教必至之結果？假使當年被殺的不是教士，是兩個科學家，我們也可說科學家有侵略的色彩麼？所以德國之佔青島是一事，山東殺教士又

是一事，我們當分別評論，絕不能以一時的巧合，遂令其間發生因果的關係，將德國東漸之罪加諸宗教之身，並斷定宗教是侵略的行爲，據以爲攻擊宗教同盟之理由，某君又聲明他說這一番話並不是一個宗教的擁護者，他也是反對宗教同盟的人，不過反對宗教，自有反對的原故，要像這種推論，他絕不敢同意，某君以爲他們的主張雖是，他們的論理却非，所以某君對於這一個議論，也是論理上的反對和主張上的贊成，論理不能影響於主張，這又是一個證例了。

所以批評一件事，在論理上反對，而在主張上却大可以不反對，二者是對立的，並沒有連帶的關係，反言之，在主張上面贊成，非必在論理上也贊成。

其次在主張上反對，而在論理上有時却可以不反對，因爲有時在論理上還可以說得過去，而實質上却不成立，就是一種議論，但求形式上無過，未必便能因此證明牠的實質是無過，我們拿最進的思想傳達說，做說明

的例證。

吾人傳達思想的工具，普通爲言語，文字，及姿勢三種；而在他一方面，用耳或目，從感覺機關收入，就着可以了解，但近來有一種論調，謂思想傳達不必藉語言文字或姿勢三種，在他一方面也不必專賴着感覺的機關。譬如這裏有一個人，他有一種思想，並不用發於言語，或記以文字，或用姿勢表出，而旁人也往往能感到他的思想，這是一種新創的學說，信之者頗不乏人，相信這種學說的人，想拿了感官進化的事實，用類推法證明這件事實的可能，以爲生物最初的感官只有皮膚，後來逐漸發達的結果，才有我們人類今日所有的各種感官，可見感官的數目，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感官的種類是由少變多的，既然最初只有以皮膚爲感官的生物，及進化了以後，才有具備感官各種人類，並且進化是無窮的，則我們人類斷斷不會只能有現在所有的感官而不能增益，人類正在進化中，感官也正在進化中，所以人類於現有感官以外，現在新添一種官能可以不藉視聽等感覺知

道別人的思想，這於論理上並沒有什麼錯誤的。既用類推法證明思想傳達的可能，於是又有人倡腦波說以證明思想傳達也有生理的基礎。

「腦波」說，是要說明一個人不用言語文字或姿勢來表示自己的思想，他方面也不藉耳目等感覺機官的收入，彼此就可以傳達思想的原因。這種學說的大意，謂人的生理作用和心理作用相應，所以一個人心理上起一種思想，腦中就發出一種與之相應的波動，這種波動和音波相類，能由近及遠，依次向外傳佈，在他一個人受了這種波動時，腦中起同樣的波動，和發音體共鳴的作用相同，就可以感到那一個人的思想，例如一個人有 P_1O 這樣的一個思想，腦中便起了這樣的一種波動；這種波動向外傳佈，他人受了時，腦中也起一種同樣的波動，就能知道那個人有 P_2O 這樣的一個思想。

在光學上有光波說，音學上有音波說，都是說光明和聲音能夠傳到遠方的原故，今在思想傳達的問題上立了一個腦波說，謂思想不藉言語文字或姿勢與耳目的感覺，可以彼此傳達，說來未嘗不圓滿，論理上並沒有什

麼衝突；也以感官進化的事實爲基礎，藉類推法以證明思想傳達的可能，於論理上也頗說得過去，所以思想傳達純從論理的形式上看來，似乎並不和從前的理論相衝突，並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但我們從實質上看來，現在却不能不暫時取反對的態度，因爲思想傳達這種事實還沒有經過科學上嚴密的證明。凡未經科學以嚴密的方法證明其爲事實的，雖在論理上並不和別的理论相衝突，我們總不能承認其爲事實，思想傳達說在論理上雖然說得過去，奈實際上沒有堅固的根據何？所以對於這個問題主張上要反對，但在論理上却大可不反對，這兩種態度，並不能互相影響。

講到這裏，有一點我們須得明白，就是理論生於事實，事實有根據，然後再看理論上怎樣，如果事實尙未證明，那種理論當然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事實可以打倒理論，而理論上不能推翻事實，今思想傳達一事，果能證實，再加上極圓滿的腦波說，我們自必完全贊成；不過實際上能否成爲事實，尙未確定，則論理上雖說得過去，却不能強我們在實質上贊成。

把以上說的話總結起來；可以得到四個要點：

1. 贊成的批評，不是阿諛，要討好於作者；
2. 反對的批評，並非惡意的；故意和作者爲難；
3. 論理上反對，主張上未必反對！
4. 論理上不反對，非必主張上一定贊成。

(四)

批評的種類和意義，略如上述，以下我們再講批評時應當注意的幾個條件；換言之，就是批評時應持的態度，

批評的目的，在辨別是非；所以我覺得批評時，當就是非而論是非，決不可離開是非而論是非，現在一班人，的確天天在那裏做批評的情事，但他們批評時，往往離開是非去定是非，關於這一層，最容易犯的有下列四點：

一、新舊的觀念 普通的人，批評一件事，不就是非立論，却離開是

非，在新舊上着眼；尤其是現在我們中國人，往往先存下新舊的觀念，所以無論對於什麼問題，說來說去，總囚在新舊的圈子裏，找不出真正的是非來，一般喜新厭故的青年，歡迎奇異的論調；凡從來所無的思想或新穎反常的言論，他們都認爲合理的——是的，而在他一方面。那些抱殘守闕的老者，崇拜過去的偶像；凡是前代遺傳下來的東西，或古人留下的議論，他們都認爲合理的——是的，前者以新爲是，而一切舊的都爲非；後者又以舊爲是而一切新的都爲非，照他們的眼光看來，批評並沒有什麼難處，是非也極容易判定，——只要能夠分別新舊，就可以決定是非，其實是非的標準，何嘗那樣簡單！新的未必皆是，而舊的不能全非，同時舊的未必皆是，新的也不能全非，是非非但不能以新舊爲標準而新舊且絕不與是非相關；新舊就事實來說——時間上的問題，是非乃就價值而言，事實價值，儼然分爲兩途，是非新舊萬不可混爲一談；吾人求是非，當求之是非之中，決不能求之於新舊，是非自身，各有牠的標準；如我們講美的價值，

有美的是非標準；講人生行爲的價值，有倫理學上的標準，都與時間問題，毫無關係，從前的人。以舊爲是，以新爲非，固然誤謬；現在的人，以新爲是，以舊爲非，又何嘗不是錯誤呢？不過另換一個方向罷了！我們如今所要改革的，不在方向的差別，是要明白新舊是非，完全相離；不能把舊當做是，把新當做非，也不能把新當做是，把舊當做非，如果我們聽了一種議論，或看了一篇論文，一定要在論理上或主張上求是非，斷不可分別新舊，用做批評的對象。

至於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到底怎樣不同，現在不能細說了；我有一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社會科學季刊第三號發表，諸位可以參看。

二、社會關係 這一個名詞，實在不很合適，不過在沒有相當的規定以前，只好這樣的說下去，一個人在社會上，就位置言，有尊卑的不同，就人與人的關係言，又有上下的分別，吾人批評一種議論，常常爲這社會的關係所左右，致離去是非以定是非。我國舊日的思想，多以尊者在上者

爲是，在政治上，皇帝最尊，所以皇帝的話一概都是金科玉律，絕不容臣下辨駁，家庭方面，父母居上，所以無論什麼問題，都要拿父母做單位，而責子女以服從的義務，近來却反過了，凡卑者在下者又常常佔在是的面。人民的言論，都是對的；居高位者的行爲，都是錯的。家庭發生衝突，總是說父母壓制，子女不得自由，這兩種思想。雖處於反對的地位，而一樣都是錯誤，只有方向上的差別就是了。尊者在上者的言論，不能全是，而卑者在下者的行爲，也不能全非；是非的標準，決不在那些尊卑上下裏面。是非是一種極繁雜的東西，實在不容易判定，怎樣會有一方面全是，一方面全非的定理？我們一定要把這些社會上的關係除去，然後纔能得着真正的是非。又如工潮問題，在舊日總以爲工人的行爲不對，主人絕沒有不合理的地方；到現在又都成了資本家的罪惡，而工人總沒有不合理的時候，其實資本主義，是另一問題；工人鬧風潮，自有鬧風潮的原因，不能拿資本主義的善惡，來判斷一切的工潮，我們只好就事論事，工人合理的

要求，如爲工資或教育，當然要表示贊成；若工人的要求不合理，也一定要表示反對，即如學潮，舊日都認學生爲無理，故意搗亂，今則學生到處都是，而又歸咎教育的當事人了，這樣的批評，真算籠統已極，無論什麼問題，我們必須把牠的內容，詳細分析，然後評判黑白；事前先有成見，臨時就難免偏袒了，果然校長教員腐敗，學生反對，我們當然亦贊成；但是現在常有許多無聊的學潮，大有可以不聞之勢，而一般人也要贊成學生，這真令人不可解了，時事新報上從前有人說過，現在幾乎成了『天下無不是的學生』的情形，這評語很確切，我們所當引以爲戒的。

批評的時候，宜就事論事，求是非於是非之中；若豫先有某方爲是，某方爲非之見，其弊與以新舊爲據者同，都是批評上所最忌的條件。

三、這一層沒有正當的用語，我們批評一種議論，只就事實上辨別是非，切不可拿自己平日所信仰的人或言論做根據，不要爲一方面的 *party* 所錮蔽，這種弊病，是最容易犯的，古今人都免不了，從前的人，

常常拿孔孟的言論，做批評的根據，對於一件事實，自己並沒有分別出真正的是非來，只把孔子或孟子說過的話引來，籠籠統統底去斷定是非，近代的人，雖然打倒了孔孟的偶像，對於這兩位老先生失了信仰，但只能從這一個洞裏，爬到那一個洞裏，跳來跳去，跳不出旁人的羈縻；不過把孔孟換成幾個西洋人就是了，所以他們的論調，確乎不受孔孟的支配，而動不動做出「羅素云云」或「杜威云云」的種種言論，仍舊脫不了奴隸的根性。

我說這話，並不是教人處處都要與他人的議論反對，須知採用他人的言論，總要以自己做中心，對於一件事實，自己先有了一種見解，恰好他人也有與我同樣的見解，這時我們可以把他的話引來，幫助我的議論。這樣做去，是完全以自己做主，他人的思想，不過爲我利用；不然只會附合人家的見解，那是依傍，是抄襲，打不破奴隸的根性，一樣的引用他的言論，能不能拿自己的見解做中心，是不是服從人家的思想，全仗著作著自己的努力了，

引用他人的言論，做自己批評的根據，已不能得到真正的是非；況且他人的議論，又往往只有一部分的真理，並不能完全推用，如鼎鼎大名寫實派的文學家易卜生，在他所著的國民公敵一劇裏面，發表他對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見解，說：

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

易卜生這種論調，是很著名的，一般人很喜歡引用。敎我看來，易卜生的說法，固然含有不少的真理，不過文學家的見解，究竟和科學家不同，如果我們把他的言論嚴密的推用起來，恐怕要有誤謬的地方，照著易氏的議論，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那末現在議場中通行的多數表決制，可以取消，而在政治上，也須贊成君主專制了，難道說這都是正確的理論麼？近人一方面崇拜易氏的言論，一方面又主張德謨克拉西，Demo-cragy主義，就要陷於矛盾的地位了。

所以無論引用任何人的言論，總須拿自己做中心，決不可模糊附和，

何況他人的言論，又非可盡量的推片呢，這也是我們批評時應當注意的一點。

四人格 凡批評一種議論，新舊二面，或社會上的關係，都不能做是非的標準，而我們又不可爲 Authority 所支配，上面都講過了；以外還有一點極當注意的，就是：我們論事，當就事實以別是非，斷不可牽及作者的人格，因爲人格的善惡，不能影響於議論；我們做批評的事業，是就事論事，自然也提不到人格上，但是常人往往以人格論事實，這是極不正當的態度，例如一個好飲酒的人，勸他的朋友不要飲酒，他的朋友回答他，說：『你自己飲酒，還來勸人呢？』他自己飲酒，固然是不好，但他勸人不飲酒，却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難道一個人的習慣不好，連合理的話都不許他說麼？又如王揖唐主張社會主義，許多人因而非之，這與上例是一樣的錯誤，社會主義是否正當，絕不能把王氏的人格加入，我們只可就其主張，作公正之批評，不能蹈『以人廢言』之失。

最近國會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有的以爲在法律上沒有根據，於是引起許多人的譏議，但是他們全不從法律上考慮，這種提議，到底有沒有堅固的根據，只去注意發言的人，而斥其爲擁閣派，又現在的大總統，有人謂據法律上的規定，任期已滿，該當去職，有些人聽了，他並不在法律上研究，只罵提議人受某方委託，運動最高問題，這些言論，都不是正當批評的態度，批評的對象是是非，我們就事實以定是非就完了，何必要離開是非本身，去在人格上着眼呢？

末了兩種，都是 *Logos*。上普通的規則，因爲現在有許多人犯了這些弊病，所以詳細言之，我的見解如是，諸君以爲如何？

一九三三，五，

諫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節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騾，不飾外廡，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而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鼙、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鼙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常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捐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作者略歷】

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術，西仕於秦。始皇既定天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禁書令，變蒼頡籀及摺文爲小篆。二世時，趙高誣斯子李由與盜通，腰斬於咸陽市。

【注釋】

(一)由余 西戎人，戎王使之至秦，穆公賢之，以計間戎王，戎王疑由余，由余遂降秦。

見史記秦本紀。

(二)百里奚 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見秦本紀。

(三)蹇叔 百里奚謂秦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人莫知之。」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見秦本紀。

諫 逐 客 書 (李斯)

(四) 邲 邲 晉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見左傳僖十年及秦本紀。

(五) 公孫支 即秦大夫子桑也。左傳僖十三年及秦本紀謂子桑勸穆公輸粟賑晉。此云公孫支來自晉，不知所出。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

(六) 并國二十 史記索隱：「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爲十二，悞也。」按史記作「并國二十。」文選作「并國三十」。蓋均虛言其並國之多也。

(七) 孝公用商鞅之法 史記：「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八) 獲楚魏之師 史記：「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

(九) 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 史記索隱：「按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十) 北收上郡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文選注：「

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考史記無孝公納上郡事，不知李著根據何本。

(十一)南取漢中 史記正義：「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十二)包九夷制鄢郢 文選李善注：「九夷，謂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史記正義：「夷謂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

(十三)成皋 史記正義：「河南汜水縣也。」文選李善注：「成皋，縣名，周之東境。」按成皋故城，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北，名上街鎮。古爲重地，楚漢相持於此。

(十四)六國 韓，魏，燕，趙，齊，楚也。

(十五)昭王華陽 昭王即昭襄王，惠王子，武王異母弟。穰侯爲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姓魏，名冉，同父弟曰半戎，爲華陽君。冉封於魏，故曰魏侯。昭王時，穰侯爲政，華陽等佐之，舉白起，敗韓魏，拔魏之河南，取大小六十餘城。後欲伐齊，爲范雎所讒，乃免相，與華陽君等並逐之關外。見史記穰侯傳，范雎傳。按范雎之雎字，從且從佳，音疽。

(十六)崑山之玉 新序：「周襄對晉平公曰：「夫劍產于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

(十七)和氏之璧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誑，別其左足。復獻於武王，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別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王使人問之，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也，遂命曰和氏之璧。」

(十八)隨侯之珠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注：「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敷而塗之，後蛇於大水中衍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

(十九)明月之珠 神異經：「西北金闕上，有明月珠，徑三寸，光照千里。」

(二十)太阿之劍 越絕書：「楚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鑿，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

(二一)織離之馬 文選注：「孫卿曰：『織離蒲稍皆馬名。』」

(二二)靈蟬之鼓 文選注：「鄭玄禮記注曰：『蟬皮可以冒鼓。』蟬，徒河切。」

(二三)後庭 猶言後宮也。

(二四)駃騠 駃音決，騠音啼，駿馬也，馬父羸母。孟康曰：「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

(二五)外駝 駝音舍也。

(二六)丹青 樹名。九域志：「其樹直上百尺，上結叢條，狀如車蓋，一丹一青，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

(二七)下陳 言爲侍妾後列也。

(二八)宛珠之簪傅璣之耳 史記索隱：「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璣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有物也。」

(二九)阿繡之衣 史記正義：「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繡帛所出。』」

(三十)隨俗雅化 謂雅閑變化而能隨俗也。

(三一)擊鼗叩缶 文選注：「說文曰：『鼗，汲瓶也。』又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

(三二)鄭衛桑間 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

(三三)韶虞武象 文選注：「樂動聲儀曰：『舜樂曰韶，韶。』又曰：『周樂代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

(三三)黔首 謂百姓也。禮：「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黔首，猶言黎民，以其首黑也。

國文讀本 (NO. 37)

八 共四頁

。一說民以黑巾覆首，謂之黔首。史記秦始皇本紀：「更民名曰黔首。」

(三四) 齋 說文：「齋，持造也。」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時遇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慙慙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

惲方家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

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

夫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煮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與山巨源絕交書 稽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

，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骸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

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己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霧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甯可久處人間

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窺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懷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稽康白。

國
文
讀
本

晉公子重耳之亡

左傳錄春秋僖公二十五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廩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

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壁。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

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

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辛，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粱，不書，亦不告也。

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湄，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送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嬴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摟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議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以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作者畧歷】

左丘明，相傳爲左史倚相之後，左氏，丘明名，亦有以左丘爲複姓者。春秋時，爲魯太史。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儒以爲丘明好惡同於聖人，故孔子作春秋爲素王，丘明爲素臣。述孔子之志而作傳，是爲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也。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

【注釋】

(一) 晉人伐諸蒲城 事在魯僖公五年。蒲城，今山西隰縣。

(二) 生祿 養生之祿邑也。

(三) 棧 計校兵力之強弱也。

(四) 狄 中國古代北方之種族。

(五) 狐偃 晉文公之舅，字子犯，故又稱舅犯，文公爲公子時，出亡在外，偃從之十九年。
。後文公定王室，霸諸侯，偃之謀爲多。

(六) 趙衰 字子餘，從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之立，衰稱首功。

(七) 顛頡 從文公出奔，歸國後，封大夫。

(八) 魏武子 即魏驪也。從文公出奔，歸國後，爲大夫。卒諡武子。

(九) 司空季子 即胥臣曰季，字季子，曾官司空，故稱司空季子。

(十) 籒咎如 赤狄之別種，隗姓。

(十一) 就木 入棺也。

(十二) 衛文公 名燬，戴公之弟。

晉公子重耳之亡 (左傳)

(十三)五鹿 今河北濮陽縣沙鹿城。

(十四)塊 土塊也。

(十五)天賜也 意謂有土則有國，此吉兆也，故曰「天賜」。

(十六)齊桓公 名小白，春秋五霸之首。

(十七)姜氏 晉文公之妻。

(十八)懷與安 謂眷戀其妻而圖安逸也。

(十九)曹共公 名襄，昭公之子。

(二十)駢脅 肋骨相連如一骨也。

(二十一)薄 逼近也。

(二十二)倍負羸 曹夫人。

(二十三)夫子 指晉文公。

(二十四)自貳 謂自行別異於操而歸文公也。

(二十五)宋襄公 名茲父，春秋五霸之一。

(二十六)鄭文公 名捷，厲公之子。

(二十七)叔詹 鄭大夫。

(二八) 晉文公姬出也。周武王子唐豎之子孫，別居於狄者，曰狄戎。晉文公爲狄狐姬所出。狄，姬姓，故曰姬出。

(二九) 而至於今，晉亦姬姓，獻公娶狐姬，是同姓結婚也，然其子孫繁盛，至今不衰。

(三〇) 離外之患，離，遭也。謂遭驪姬之患，而出奔於外。

(三一) 三士，指狐偃，趙衰，賈佗也。

(三二) 楚子，指楚成王。

(三三) 不穀，王者自謙之稱。

(三四) 三舍，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九十里也。

(三五) 若不獲命，謂若退避九十里而仍不相容也。

(三六) 弭，弓末之無緣者。

(三七) 藜韃，藏箭之器曰藜。藏弓之器曰韃。

(三八) 子玉，楚臣也。

(三九) 晉侯，指晉文公之弟惠公也。

(四〇) 唐叔，名虞，周武王子，成王弟。周公滅唐，成王戲削桐葉以封虞，史佚請封之，

遂封於唐。其子徙居晉。在今山西太原東北。

晉公子重耳之亡

(左傳)

(四一)秦伯 指秦穆公。穆公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

(四二)懷嬴 晉懷公妻，文公之姪媳也。懷公爲世子時，質於秦，穆公以女懷嬴妻之，及歸國爲君，懷嬴與之離。文公至秦，穆公又妻以懷嬴。

(四三)匱 音移，古盥器，所以注水者。

(四四)降服而囚 去服自囚以謝罪也。

(四五)河水 逸詩篇名，取河水朝宗於海之義，海，喻秦也。

(四六)六月 詩小雅篇名，咏周尹吉甫佐宣王征伐事，喻文公還國而匡王室也。

(四七)降拜 下階而拜也。

(四八)天子 指周襄王也。

(四九)王正月 指周襄王之正月也。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以示周室雖衰，正朔猶能行於天下也。

(五〇)秦伯納之 納重耳於晉也。

(五一)不書 不書於史冊也。

(五二)不告入也 不以重耳入晉來告也。

(五三)令狐 地名，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

(五四)桑泉 地名，在今山西解縣西。

(五五)白襄 地名，在今山西解縣東南。

(五六)盧柳 地名，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內。

(五七)郇 地名，即今山西解縣西北之郇城。

(五八)曲沃 地名，即今山西聞喜縣。

(五九)武宮 晉武公之廟。

(六〇)懷公 晉惠公之子，文公之姪。

(六一)高粱 地名，即今山西臨汾縣高粱都。

(六二)呂卻 呂驂，卻蒞也。皆惠公之臣。

(六三)寺人披 寺人，使令之臣也，後謂之宦者，亦謂之內監。其人名披，故曰寺人披。

獻公惠公之近侍也。

(六四)以田渭濱 謂獵於渭水之濱也。

(六五)中宿 第二夜也。

(六六)夫祛猶在 祛，衣袂也，重耳居蒲時，獻公使寺人披殺之，重耳踰垣走，披斬其祛。

(六七)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管仲初爲齊桓公兄子糾之臣，魯莊公伐齊，管仲嘗射中

齊桓公帶鉤。後桓公以仲爲相。

(六八) 刑臣 寺人披自稱也，披爲閹人，閹人去勢，故稱刑臣。

(六九) 以難告 告以呂甥却芮。將焚公宮而殺重耳也。

(七〇) 王城 地名，在今山西榆林縣西。

(七一) 紀綱 計劃一切事務也。

(七二) 豎 宮內小臣也。

(七三) 二子 指伯儵叔劉也。

(七四) 文公妻趙衰 文公以女妻趙衰也。

(七五) 內子 卿之嫡子爲內子。

(七六) 介之推 文公之微臣，從文公出亡十九年。

(七七) 慙 怨也。

(七八) 綿上 在今山西介休縣南。

左傳韓原之戰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晉荐饑，使乞糶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

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明年〕冬，秦饑，使乞糶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

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懼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晉侯之人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薄而不止。……秦獲晉侯以歸。……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國
文
讀
本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歸，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日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理，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

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率，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

『不卒成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凶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人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

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後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成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由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事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君七百乘，韞韜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車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

丁未，獻楚俘於王；鬪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緄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

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

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作者略歷】

左丘明，相傳爲左史，相之後，左氏，丘明名，亦有以左丘爲複姓者。春秋時，爲魯太史。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儒以爲丘明好惡同於聖人，故孔子作春秋爲素王，丘明爲素臣。述孔子之志而作左傳，是爲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也。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

【注釋】

- (一) 城濮 春秋時衛地。故城在今山東濮縣南。
- (二) 蹇 均楚地。
- (三) 貫 以矢貫其耳也。
- (四) 三百乘 一萬五千人也。
- (五) 其不能以入矣 謂其不能入前敵也。
- (六) 昏 與婚同。

(七)蒐於被廬 蒐，因獵而聚集卒伍也。被廬，晉地名。

(八)賦納以言 謂取其人而納其言也。按賦，取也。

(九)車服以庸 庸，功也。謂有功則賜以車服也。

(十)襄王 周襄王也。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

(十一)伐原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譟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十二)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 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欺詐而求豐，且明定其價，以重信用也。

(十三)共 與恭同。

(十四)大蒐以示之禮 舉行大蒐之禮，所以順少長，明貴賤也。

(十五)執秩 主爵秩之官。

(十六)綬 齊地。

(十七)文之教 謂文德之教也。

(十八)假道於衛 曹在衛東，故晉欲伐曹，須假道於衛也。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左丘明)

(十九)自河南濟 從河南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也。

(二十)上德 原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

(二十一)欽孟 衛地。

(二十二)襄牛 衛地。

(二十三)公子買戍衛 晉伐衛，衛，楚之婚姻，魯困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

(二十四)公懼於晉 公，魯僖公也。

(二十五)子叢 即公子買也。

(二十六)門焉多死 謂攻城之人多死也。

(二十七)尸諸城上 謂虜人磔晉人之尸於城上也。

(二十八)與人 衆人也。

(二十九)舍墓 將發墓也。

(三十)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軒，大夫之車也。言無德而居大夫之位者甚衆，故責

其供狀也。

(三十一)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魏犇顛頤皆有從行之功而未得厚賞，故謂勞苦功高，有何圖報

！蓋恨晉侯賞罰之不當也。

(三二) 藝 燒也。

(三三) 距躍 超越也。

(三四) 曲踊 向上跳也。

(三五) 百 勵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言每跳皆勉力爲之也。

(三六) 藉之告楚 謂宋舍晉以求救於齊秦，因借齊秦，使爲宋請。

(三七) 喜賂怒頑 謂齊秦喜宋之路而惡楚之頑也。

(三八) 申 楚邑。

(三九) 軍志 兵書也。

(四十) 間執 猶塞也。

(四一) 西廣 楚之軍制，有左右廣，猶左右軍也。西廣，即右軍也。

(四二) 時衛侯未出境，曹伯被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四三) 攜 離也。

(四四)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初，晉文公出亡至楚，楚子問何以報我，答曰：「君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引此，所以踐前言也。

(四五) 以亢其讎 亢猶當也，讎謂楚也。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左 明)

(四六) 其衆素飽 謂其衆氣直而盛也。

(四七) 老 言兵久於外而無銳氣也。

(四八) 秦小子憖 秦穆公也。憖讀如銀。

(四九) 鄴 音攜，丘陵之險阻者曰鄴，或曰山名。

(五十) 每每 田美也。

(五一) 鹽 音古，鹽也。

(五二) 我得天，楚伏其罪 晉侯向上，故曰得天，楚子向下，故曰伏罪。

(五三) 詰朝 平旦也。

(五四) 七百乘 五萬二千五百人也。

(五五) 鞶鞞鞞鞞 在背曰鞶，在胸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鞶音顯，鞞同鞞。

(五六) 有莘 故國名。

(五七) 虛 與墟同。

(五八) 伐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增益兵器。

(五九) 二日館穀 館舍也。晉師舍於楚而食楚穀者三日。

(六十) 衡雍踐土 皆鄭地。

(六一)鄉役之三月 上文係四月事，故以此句別之。

(六二)駟介 四馬被甲者。

(六三)徒兵 步兵也。

(六四)平禮 謂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享晉侯也。

(六五)宥 與侑通。

(六六)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二輅各有服。

(六七)彤弓 赤弓也。

(六八)玃弓 黑弓也。

(六九)秬鬯一卣 秬黑麥也；卣鬯，香酒也。卣，器名，晉酉。

(七十)虎賁 官名。周曰虎賁士，乃勇力之士，掌王出入先後儀衛之事者也。

(七一)糾逃王匿 糾，治也；逃，遠也，言有惡於王者，宜糾治而遠之也。

(七十二)丕 大也。

(七三)休 美也。

(七四)覲 古者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七五)元咺 衛大夫。咺，音賞。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左丘明)

(七六) 叔武 衛成公之弟。

(七七) 獎 助也。

(七八) 淪 變也。

(七九) 隊 與墜同，隕也。

(八十) 孟諸 澤名。爾雅十藪，宋有孟諸。今河南商邱縣東北有孟諸澤。

(八一) 令尹 謂子玉也。

(八二) 連穀 楚地。

左傳殺之戰

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

左傳殺之戰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 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覺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晉楚邲之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傲事於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厖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代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蒞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願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蒞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蒞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欲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孫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鄙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箠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傲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君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

往。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蒺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蒺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二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一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屣，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旃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戶

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胥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於衡壅。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

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國文讀本

左傳鄆陵之戰

晉侯將伐鄆，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鄆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

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鄆。』乃興師。

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鄆。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因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濟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武子曰：『不可。』」

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郟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

王曰：「聘而左右何也？」

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

曰：「合謀也」

張幕矣。

左傳那陵之戰

曰：「虔卜於先君也。」

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

甚囂，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

「戰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公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坤震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達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癸巳，潘甝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我。」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執韋之跖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審君命之辱！爲事之故，請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蒍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旂，是以敗於熒。』乃內旂於弑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公子伐。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聞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又

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我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暨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暇。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亡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呂相絕秦 左傳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速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若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一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我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懼，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國
文
讀
本

四

史記自序節史記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

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厯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故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

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勸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

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國
文
讀
本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刑爲掃除之隸，在鬪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

「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何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

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次，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誚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

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孤身獨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纒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臚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題解】

漢武帝時，李陵降匈奴，帝將誅陵母妻，遷盛言陵忠，不可誅。後有譖遷與陵善，故爲游說，遂受腐刑。遷既被刑，爲太史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以是書。

【作者略歷】

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於龍門，嘗南游江淮，北涉汶泗。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

【注釋】

- (一) 任少卿 名安，漢滎陽人，爲益州刺史。
- (二) 牛馬走走，役也。牛馬走，謂爲人充牛馬之役，自謙之辭也。
- (三) 勤勤懇懇 至誠之貌也。

(四) 望 怨望也。

(五) 身殘處穢 指受腐刑事。

(六) 動而見尤 尤，過也，謂動輒有過也。

(七) 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言無知己者，雖欲修名節，立言行，將爲誰人爲之乎，復欲誰人聽之乎？

(八)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

『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按伯牙，子期皆春秋楚人。

(九) 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

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

知氏矣。』按容，裝飾也。

(一〇) 隨和 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

(一一) 由夷 許由，伯夷也。許由，爲上古之高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隱於箕山。

伯夷，殷孤竹君之子。武王伐殷，伯夷與其弟叔齊叩馬而諫。及勝殷，有天下，

伯夷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

(一二) 點辱也。

(一三) 卒卒 促遽也。

(一四)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任安因戾子巫蠱事，下獄，將於冬季就刑。

(一五) 薄從上上雍 薄，迫也。言迫切從武帝至雍祭祀也。按雍爲漢郊祀之地，在今陝

西鳳翔縣南。

(一六) 恐卒然不可爲諱 漢書顏師古注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

(一七) 慙 廣雅曰：「慙，悶也。」按慙音滿。

(一八) 智之符也 文選注：「符，信也。」漢書：符作府，師古注：「府者，所聚之

處也。」

(一九) 勇之決也 謂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二〇) 立名者行之極也 極，急也，言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急也。

(二一) 故禍莫憐於欲利 憐，音慘，痛也。利，指贖罪之物，謂貧不能贖罪，最爲慘痛

也。

(二二) 詬 耻也。

(二三) 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孔子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史記孔子世家亦謂去衛過曹，此言適陳，蓋據論語：『衛靈公問陳……孔子遂行，復如陳。』而言。

(二四)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蹇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羸大夫賢？』

趙良曰：『五羸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

(二五) 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全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按趙談，漢武帝時之宦官，袁絲，即袁盎也。

(二六) 緒業 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

(二七) 輦轂下 謂京師也，略稱輦下。

(二八) 下大夫 太史令，俸米二千石，故云下大夫。

(二九) 外廷 即外朝也。禮疏：『天子三朝，其三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

(三〇) 鬪茸 猥賤也。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三一) 不羈之才 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

(三二) 薄伎 文選注：『服虔曰：『薄伎，薄才也。』

(三三) 周衛 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三四) 戴盆何以望天 言人戴盆，則不能望天，望天則不能戴盆，事不可兼施，喻己方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

(三五)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謂同爲侍中也。

(三六) 國士 一國之中，共推爲才士者。

(三七) 媒孽 陷害之意。漢書師古注：『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孽之孽。』言釀成其罪也。

(三八) 戎馬之地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之地。

(三九) 王庭 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

(四〇) 旃裘 旃衣羊裘也，爲匈奴所服。

(四一)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匈奴在冒頓時，最爲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

(四二) 呼勞 呼軍士而慰勞之也。

(四三) 沫血 沫，同類，洗面也。沫血，言流血被面如盥洗也。

(四四) 拳 讀若圜，連弩也。顏師古曰：『拳，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

(四五) 陵未沒時四句 陵至浚稽山，使摩騎陳步樂。還報言：『陵得士死力，所向尅捷，』群臣喜陵之功，皆以酒上之天子，爲之稱慶也。

(四六) 款款 忠實也。

(四七) 絕甘分少 顏師古曰：『自絕甘旨，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

(四八) 廣主上之意塞匪眦之辭 廣，猶開也。匪眦音涯咨，怒目相忤也。辭，指媒孽者之言。謂僕言陵之功，亦不獨爲陵也，誠欲恢弘人主待將帥之意，兼以杜塞衆人憤恨媒孽之辭耳。

(四九) 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 漢書：『武帝初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爲助兵。及陵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帝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

(五〇) 理 治獄官也。

(五一) 拳拳 文選注：『鄭玄曰：『拳拳，捧持之貌：』又，懇至也。』

(五二) 自列 列，分解也。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五三) 李陵既降，隕其家聲。謂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音頽。」

(五四) 而僕又侁之蠶室。文選注：「如淳曰：『侁，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漢書，侁作葺，注：『蘇林曰：『葺，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葺，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

(五五) 剖符丹書。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案剖符，以竹長六寸，刻篆書於其上，分而爲兩，半以留京師，半以與臣子，即今之印信也。丹書，以硃書誥文，令功臣世守以取信者。

(五六)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漢時史官，兼掌星曆。卜祝，均官名。卜，掌占卜；祝，掌祭祀。

(五七) 太上。最上之辭，禮：「太上貴德。」

(五八) 理色。文選注：「理，道理也；色，顏色也。」

(五九) 辭令。文選注：「辭，謂言辭，令，謂教令。」

(六〇) 詘體。文選注：「謂被緣繫也。」

(六一) 易服 謂犯罪着赭衣也。

(六二) 關木索 關，穿也；謂穿以三木及鐵索之刑具也。

(六三) 箠楚 文選注：『說文曰：『極，以杖擊也。』箠與極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

(六四) 剔毛髮 古之犯罪者，皆剪短其髮，以別於平人，即所謂髡鉗也。

(六五) 嬰金鐵 嬰，繞也。金鐵，如鎖鍊之類。

(六六) 毀肌膚斷肢體 如黥面之墨刑，斷足之剕刑，割鼻之劓刑等。

(六七) 刑不上大夫 語見禮記曲禮篇。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

(六八) 積威約之漸也 言爲人所壓迫制約，積漸而至於此也。

(六九) 故士有畫地爲牢五旬 謂法吏刻暴，誓不受辱，雖畫地之牢，亦不願入，刻木之吏，亦不願對，寧於未遇刑而自殺爲鮮明也。

(七〇) 圜牆 獄也。

(七一) 則頭搶地 謂叩首至地也。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七二) 則心惕息 謂心中恐懼，不敢出聲也。

(七三) 強顏 勉強厚顏也。

(七四) 西伯伯也拘於姜里 西伯，周文王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

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姜里。」

(七五) 李斯相也具於五刑 李斯爲秦相，二世立，趙高誣斯子由與盜通，腰斬咸陽市。

(七六)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漢淮陰王韓信，有人告以謀反，高帝僞遊雲夢，信謁帝於陳

，遂被縛，廢爲淮陰侯，後仍誅殺。

(七七)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 梁王彭越，趙王張敖，因貫高等謀反，捕王等繫獄

抵罪。

(七八)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絳侯周勃誅諸呂，立孝文。後有人誣勃反，孝文

下廷尉使捕治，勃因自囚請罪。請室，謂請罪之室也。

(七九)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魏其侯竇嬰以不敬丞相田蚡，獲罪被誅。赭衣，赤色

，罪人之衣也。三木，即杻，械，枷三件也。

(八〇) 季布爲朱家鉗奴 季布爲項羽將，數窘漢王。高祖滅羽，求布，布乃髡鉗賣朱家

爲奴。

(八一) 灌夫受辱於居室 漢景帝時，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往賀。

燕相灌夫因醉酒罵坐，獲罪田蚡，乃繫於居室。按居室，即保宮也。

(八二) 罔 法也。

(八三) 臧獲 奴婢也。方言：『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傭婢

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漢書注：『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爲奴隸者。』文選注

：『韋昭曰：『善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按善人謂良家人也。

(八四) 文王拘而演周易 見史記自序注。

(八五) 仲尼屨而作春秋 見史記自序注。

(八六)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

王重其才，靳尚叢譖而疏之，乃作離騷。襄王時，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

見志，於五月五日沈汨羅而死。

(八七)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見史記自序注。

(八八) 孫子臚兵法條列 見史記自序注。

(八九)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見史記自序注。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九〇) 韓非因秦說難孤憤 見史記自序注。

(九一) 負下未易居 謂敗名之下，未易居處也。一說，負下，在壓迫之下也。又，負下，謂負累之下也。

(九二) 曼辭 美辭也。

史記項羽本紀節錄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

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

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

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

【注釋】

(一)本紀之作，始於史記，劉知幾謂紀以編年爲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

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體裁與傳不同，如項羽本紀，則例外也。史記索引云：『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索引之說，拘於成敗之論，據後世史法以議前人，未能深窺太史公之微旨也，列於本紀，冠於漢首，遷視羽據何如人哉？

(一) 垓下 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二) 關 音缺，歌曲一首曰一關。(四) 麾下 猶言部下也。(五) 陵陰 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六) 給 欺也。(七) 東城 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八) 期山東 爲三處 相約遇於山之東也。爲三處，分爲三處也。按山東即九頭山之東也。史記注：『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九) 披靡 潰散也。(一〇) 赤泉侯 即楊喜。(一一) 辟易 退避也。(一二) 烏江 在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一三) 亭長 秦制：二百十里一亭有長，掌捕劾盜賊。

(一四) 蟻 音蟻，附船著岸也。(一五) 江東 謂長江以東之地。(一六) 千金 史記正義：『漢以一斤金爲千金，當一萬錢也。』

漢高祖還鄉 隴景臣

(哨遍)

社長排門告示；但有的差使無推故。這差使不尋常，一壁廂納草也根，一邊又要差夫索應付。又言是車駕——都說是鑾輿，——今日還鄉故。王鄉老執定瓦臺盤，趙忙郎抱着酒葫蘆，新刷來的頭巾，恰纔來的袖衫，暢好是粧么大戶！

(耍孩兒)

瞎王留引定夥番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見一彪人馬到莊門，匹頭裏幾面旗舒：

一面旗，白胡闌套住個迎霜兔；

一面旗，紅曲連打着畢月烏；

一面旗，雞學舞；

漢高祖還鄉

一面旗，狗生雙翅；

一面旗，蛇纏葫蘆。

(五煞)

紅漆了叉，銀錚了斧；

甜瓜，苦瓜黃金鏤；

明晃晃馬鞮，鎗尖上挑；

白雪雪鵝毛，扇上鋪。——

這幾個喬人物，拿着些不曾見的器仗，穿着些天作怪的衣服！

(四煞)

轅條上都是馬；套頭上不見驢。黃羅傘柄天生曲。車前八個天曹判；
車後若干遞送夫。更幾個多嬌女，一般穿着，一樣粧梳。

(三煞)

那大漢下的車，衆人施禮數，那大漢覷得人如無物，衆鄉老屈腳舒腰

拜，那大漢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擡頭覷，覷多時，認得熟，氣破我胸脯！

(二煞)

「你須身姓劉？慇妻須姓呂？——把你兩家兒根腳從頭數。你本身做亭長，就幾盞酒；你丈人教村學，讀幾卷書。曾在俺莊東住；也曾與我喂牛，切草，拽壩，扶鋤。」

(一煞)

「春採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麥無重數。換田契，強秤了麻三秤；還酒債，偷量了豆幾斛。有甚胡突處，明標着冊曆，見放着文書！」

(尾)

「少我的錢，差發內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准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摔住？白甚麼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

國
文
讀
本

刺客列傳 節史記

●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蠹糲之資，得以交足下之驪，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世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呼！政乃市井之人；鼓

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

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從，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

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懸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呼！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游俠列傳

司馬遷 史記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未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

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躑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之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

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才，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鞞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

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成江淮之間。是時濟南囁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羶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

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兄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吏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

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見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

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日：『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絕莫知爲誰，更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攻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後，解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國
文
讀
本

典論自叙 曹丕

初平^{二二}之元，董卓^{二三}「殺」弑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旣困，中平^{二四}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湫之義，衛人討州吁^{二五}于濮^{二六}，言人人皆得討賊；于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袞豫之師^{二七}，戰于滎陽^{二八}，河內之甲^{二九}，軍于孟津^{三〇}。卓遂遷大駕^{三一}，西都長安^{三二}。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三三}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三四}，山寇曝于并冀^{三五}，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三六}初，上南征荆州^{三七}，至宛^{三八}，張繡降^{三九}，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四〇}，從兄安

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

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出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二一〇}；濊貊^{二一一}貢良弓，燕代^{二一二}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二一三}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二一四}獵于鄴西^{二一五}終日，手獲驪鹿九，雉兔三十。

後軍南征，次曲蠡^{二一六}，尙書令荀彧^{二一七}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二一八}，俯馬蹄而仰月支^{二一九}也。」

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二二〇}有常徑，的^{二二一}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二二二}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二二三}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

「善！」

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法各異，唯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 三三 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

嘗與平虜將軍劉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 三五，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于」甘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 三六，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鄰 三七，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 三八去余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

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 三九，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

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四〇〕，——後從陳國袁敏〔四二〕學，以軍攻復，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四三〕。

余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四四〕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者與彼數子者對。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四五〕，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四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作者略歷】

曹丕，爲曹操長子，字子桓，冀漢，即帝位，都洛陽，爲三國魏之始祖，性好文學，博聞

強識，著述甚富。在位六年。

【注釋】

(一) 初平 漢獻帝年號。

(二) 董卓 漢臨洮人。靈帝時爲前將軍，帝崩，將兵入朝，殺少帝，鳩何太后，後爲王充及呂布所殺。

(三) 中平 漢靈帝年號。

(四) 州呼 衛莊公庶子，殺其兄桓公自立，衛人殺之。

(五) 滌 在曹衛之間，即今山東濮縣。

(六) 兗 豫之師 兗州刺史孔伋，豫州刺史劉岱，會師討卓，兗即山東西境，及河南開封東境。豫，即今河南東境，及淮水以北地。

(七) 滎陽 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

(八) 河內之甲 河內太守王匡率師討卓。河內即今河南舊河北道。

(九) 孟津 今河南孟津縣東。

(一〇) 卓 遂遷大駕 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劫獻帝還都長安。

(一一) 長安 即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一二) 嬰 繞也。

典論自叙(曹丕)

(一三) 黃巾盛於海嶽，鉅鹿張角，以妖術惑人，號太平道，衆數十萬，皆戴黃巾，擾亂於東海及泰山之間。

(一四) 山寇暴於并冀，山寇謂東郡白繞，武陽子毒陸固之類。并今山西，冀，寧，雁門兩道。冀，今河北保定以南地。

(一五) 建安，獻帝東遷，改元建安。

(一六) 上南征荊州，上，指武帝也。荊州，古九州名。後漢荊州刺史治漢壽，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

(一七) 宛，音焉，地名，即今河南南陽縣。

(一八) 張繡，武威，祖厲人，驍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潛水，繡等舉衆降。

(一九) 子修，名昂，弱冠舉孝廉，隨曹操南征，爲張繡所害。

(二〇) 始定冀州，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袁譚，破之，冀州平。

(二一) 濊貊，濊音穢，貊音陌。三國志東夷傳：「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後漢書東夷傳：「句麗別種曰小水貊，出好弓。」

，所謂額弓是也。」

(二二) 燕代 燕，即今河北省。代，即今山西代縣。

(二三) 句芒 禮，「孟春之月……其神句芒。」

(二四) 子丹 曹真，字子丹，曹操族子也。

(二五) 鄴西 即今河南臨陽縣西南。

(二六) 曲蠡 今河南臨潁縣西北。

(二七) 尙書令荀彧 尙書令，官名；主尙書奏下衆事。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曹操以爲奮武司馬。後以諫阻進爵魏公，飲藥死。

(二八) 項發口縱 意馬解人意也。

(二九) 馬蹄月支 馬蹄即玄蹄，月支即素支，皆射帖名。邯鄲淳藝經：「馬躬左邊爲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

(三〇) 埒 劃界分程曰埒。

(三一) 的 射侯之中也。

(三二) 要 遮而留之也。

典論 自叙 (曹丕)

(三三) 軍祭酒 官名。擇功高齒尊者爲之。

(三四) 虎賁 漢置虎賁中郎將，領虎賁郎。

(三五) 五兵 刀劍矛戟矢。

(三六) 急屬 急促也。

(三七) 卻脚勦 卻，退也。勦，輕捷也。

(三八) 陽慶淳于意 淳于意，漢臨菑人，爲齊太倉長，故稱倉公。少而喜醫方術，其師

陽慶，傳其禁方及脈書，遂精於醫，知人死生。

(三九) 持複 謂執雙兵，如雙戟之類。

(四〇) 作鐵室蔽木戶 喻難以進攻也。

(四一) 袁敏 陳郡扶樂人，有武藝。見三國魏誌。

(四二) 直決耳 決，絕也，謂若遇袁敏，直欲絕命耳。

(四三) 彈棊 局戲也。局中心高爲覆孟，置棊二十有四，下呼上擊之。

(四四) 定省 禮紀曲禮：「凡爲人子者，昏定而晨省。」

(四五) 袁伯業 名遺，紹從兄，爲長安令。

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能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儻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旌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七發觀濤枚乘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汽者，雖有以畧辭洽，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一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倏兮儻兮，浩曠濳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涖。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致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

二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澹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輪寫泆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

發警、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釀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驛；顛顛、叩叩、据据、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杳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堆追，遇者死，當者壞。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發軫谷兮，迴翔青篋，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躡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

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廝廝，聲如雷鼓。發怒塵昏；清升踰躡。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滴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洞閭悽愴焉。

『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國
文
讀
本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
〔三〕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三〕之長洲。背墳〔四〕衍之廣陸兮，臨皋
隰之沃流。北彌陶牧〔五〕，西接昭丘〔六〕。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
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七〕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
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八〕之高
岑。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旣漾〔九〕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
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一〇〕。鍾儀幽而楚奏兮〔一一〕，莊烏顯
而越吟〔一二〕。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唯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懼匏瓜之徒懸兮〔一三〕，畏井渫之莫食〔一四〕。步棲遲以徒倚兮，白日忽其將

匿。風蕭瑟而竝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忉而慄慄。循階除而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題解】

盛弘之荊州記：『當陽縣城樓，王粲登之而作賦。』當陽屬湖北省。

【注釋】

(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粲從獻帝徙長安，蔡邕聞粲至門，倒屣迎之。以西京擾亂，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後粲勸其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粲爲丞相掾，拜侍中。粲爲建安七子之一，博物多識，善屬文，舉筆便成，時以爲宿構。(二) 仇、匹也。(三) 漳、沮、二水名。(四) 墳、土膏肥也。(五) 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墓。故、郊外也。(六) 當陽縣東南有楚昭王墓。(七) 十二年曰紀。(八) 荆山、在湖北。(九) 漾、長也。(一〇) 尼父、稱孔子也。論語公冶長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一一)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鄆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一二) 史記陳軫傳：『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鄆人也，今仕楚執珪，賈富矣，亦思越不？』中射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一三) 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一四) 易：『井渫不食。』註：『渫泥不停汗也。』

雪 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梅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俾色揣稱，爲寡人賦之！』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袁文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墮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霧，揜日韜霞。霧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

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灑灑奕奕，聯翩飛灑，

徘徊委積。始緣臺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媚於墀廡，末榮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眇隰則萬傾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鷗失素。紈袖慙冷，玉顏掩燿。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

『若乃申誤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拆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

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

歌曰：『搏佳人兮披重幄，援綺琴兮坐芳縹。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

揚清曲。」

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醺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

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

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立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宣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必浩然，何慮何營。」

月賦謝莊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緣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迺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阪。臨澹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沉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

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朏朏警闕，朏朏示沖。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

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經，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迺厭晨權，樂宵宴；收妙舞

，弛清縣；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鬪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遽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

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

歇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

又稱歌曰：「月旣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數。

恨 賦 江淹 二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 三 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三，華山 四 爲城，紫淵 五 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六。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七，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

至如李君降北 八，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 九；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 二〇 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 二一 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燕絕兮異域。

至乃敬通見抵^{二三}，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二四}，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

及夫中散^{二四}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泣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迺騎疊跡，車同軌，黃塵市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注釋】

(一) 江淹，字文通。生於宋元嘉二十一年，卒於梁天監四年，年六十二。

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游。有江文通集。(二) 秦帝，指秦始皇。(三) 規，用同

軌。禮記：『書同文，車同軌。』(四) 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五) 司馬相如上林賦

：『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六) 宮車晚出，謂死也。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

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期也。」韋昭注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七）秦滅趙，遷趙王於房陵。（八）漢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爲騎都尉，領步兵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弓盡矢絕而降。（九）上郡、雁門、皆漢邊郡。上郡、今陝西北部，內蒙古南部一帶地。雁門、今山西北部一帶地。（一〇）漢元帝竟陵元年，呼韓邪來朝，詔掖庭王嬙爲關氏。嬙、字昭君，晉人以觸司馬昭諱，改稱明妃。

○（一一）隴、代、皆漢邊地。隴、在陝西鳳翔縣。代、在河北北部蔚縣。（一二）馮衍、字敬通，漢時人。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一三）據禮記，大夫之妻曰孀人。

○（一四）稽康、晉時人。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下獄。

圖文讀本

四

別賦 江淹

黯然(一)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遽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三)而異響，雲漫漫(四)而奇色；舟凝滯(五)於水濱，車逶遲(六)於山側。權容與(七)而距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八)，橫玉柱(九)而露軾。

居人愁臥，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十)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暝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十一)。

至若龍馬(十二)銀鞍，朱軒(十三)繡軸，帳飲東都(十四)，送客金谷(十五)，琴羽(十六)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艷暮秋，羅言綺兮嬌上春，驚駟

馬之仰秣，鑿淵魚之赤鱗^(三)。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二)，韓國^(元)趙廁^(三)，吳宮^(三)燕市^(三)，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枚^(三)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三)。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或乃郡邊未和，負羽從軍，遼水^(三)無極，雁山^(三)參雲^(三)。閨中風煖，陌上草薰^(三)。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元)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燼^(三)。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

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三)兮贈恨，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去，去復去兮長河湄^(三)。

又若君居淄右^(三)，妾家河陽^(三)，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三)兮千里，惜瑤草^(三)之徒芳。慚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三)。春宮闕^(三)兮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

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三)兮影獨傷。

儻有華陰上士(四)，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五)，鍊金鼎而方堅(六)；駕鶴上漢，矚鸞騰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

下有「芍藥」之詩(七)，「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九)之墨妙，嚴樂(十)之筆精。金閨(十一)之諸彥，蘭臺(十二)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十三)，辯有「雕龍」之聲(十四)，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作者略歷】

江淹，南朝梁考城人，字文通，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少而沈敏，六歲能屬詩文。及長，愛奇

別 賦 (江 淹)

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洎於強仕，漸得聲譽。晚年，才思微退，詩文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著有工文通集。

【注釋】

(一)黯然 失色貌。

(二)况奏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 文選注：「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

故舉以爲况也。」

(三)蕭蕭 風聲也。

(四)漫漫 無涯際之貌。

(五)凝滯 止也。

(六)逶遲 歷遠貌。

(七)容與 遲緩貌。

(八)御 進也。

(九)玉柱 箏瑟之類，其柱以玉爲之，故名。

(一〇)軒 檻板也。

(一一)萬族 萬類也。

(一二) 龍馬 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

(一三) 朱軒 軒，車也，以朱飾之。

(一四) 帳飲東都 漢宣帝時疏廣，疏受請老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餞，供帳東都門外。按東都，即今河南洛陽縣。

(一五) 送客金谷 晉石崇自序云：「余有別廬，在金谷澗中，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物備具，又有水碓魚池。」此世所傳金谷園也。時征西將軍王翊還長安，請臣在此送行。

按金谷園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一六) 琴羽 琴之羽聲也。

(一七) 驚駟馬之仰秣 聳淵魚之赤鱗 文選註：「韓詩外傳：『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

(一八) 劍客慙恩少年報士 文選注：「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讐。」

(一九) 韓國 指戰國時韓刺客聶政。史記：「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

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驢。』聶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別 賦 (江 淹)

五 共 四 頁

(二〇)趙廁 指春秋時趙刺客豫讓。史記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

(二一)吳宮 指春秋時吳刺客專諸。史記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

(二二)燕市 指戰國時燕刺客荊軻。史記：「荊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常若無人，後荊軻爲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擗秦王。」

(二三)技 拭也。
(二四)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文選註：「言銜感思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

壤之中也。」
(二五)遼水 古名句瀾河，今名遼河，有東西二源：東曰東遼河，源出遼寧東平縣西北之平頂山，西曰西遼河，源出河北承德縣北之闡場中。

(二六)雁山 即雁門山，古稱句注山，在山西代縣西北。

(二七)參雲 謂高入雲際也。

(二八)薰 香氣也。

(二九)朱塵 楚辭曰：「經堂八奧，朱塵筵些。」王逸注：「朱畫承塵也。」按承塵，帟也。帟音亦，帳也，在上曰帟。

(三〇) 烟熿 天地之氣也。易作綢緼，又作氤氳。

(三一) 班荆 布荆於地而坐也。楚人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將奔晉，聲子遇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見左傳。

(三二) 潛 水草交曰潛。

(三三) 淄右 漢時有淄川國。即今山東淄川縣也。

(三四) 河陽 漢時河內郡有河陽縣，故城在今河南孟縣。

(三五) 結綬 文選註：「結綬，將仕也。」

(三六) 瑤草 仙草也。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爲靈芝。」

(三七) 流黃 玉也。淮南子：「流黃出而朱草生。」又，古樂府：「中婦織流黃。」詞林海錯云：「流黃謂絹也。」

(三八) 闕 門閉也。」

(三九) 織錦曲迴文詩 迴文詩序：「前秦安南將軍竇滔，與龍姬趙陽臺之任，而遺其妻蘇蕙於家，蕙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及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按詩以一定之法排列成文，迴環往復，無不可讀，謂之迴文詩。

(四〇)華陰上士 文選註：列仙傳：「修等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有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之。」

(四一)守丹竈而不顧 文選註：「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不顧，不顧於世也。」

(四二)鍊金鼎而方堅 文選註：「鍊金鼎，鍊金爲丹之鼎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四三)芍藥之詩 詩溱洧章：「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四四)桑中衛女上宮陳娥 衛陳二國名也。詩桑中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

我淇水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

(四五)淵雲 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均爲漢代文學家。

(四六)嚴樂 指漢武帝時名臣嚴安與徐樂。

(四七)金閨 即金馬門也。漢武帝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

曰金馬門。

(四八)蘭臺 漢藏秘書之宮觀，以御史中丞掌之。後置蘭臺令史，掌書奏。

(四九)賦有凌雲之稱 漢司馬相如奏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氣。

(五〇)辯有雕龍之聲 史記：「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謂騶衍騶奭也。裴駰

引劉向別錄曰：「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正氣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闔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風

國文讀本

發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如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

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轍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騎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露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婦，兔絲附女羅。兔絲生有時，

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

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犖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盼睐以適意，引領遙相晞。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國文讀本

級年二中高

本讀文國

册二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2.3

82



3 1761 9704 8

質 性 章學誠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形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爲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2
質 性

一

138323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

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

』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執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敍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

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畧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皂隸亦未聞其必斬有用也。豕腹饕餮，羊角澀澀，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鱗蠃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狴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國
文
讀
本

載文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尙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

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譌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咨，跡實同有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蘆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

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元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買勇，猶螳螂之距轍。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劓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

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

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吞併六合；福不盈皆，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概也。

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勠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叅，是其甚焉；斐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

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以教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國
文
讀
本

隋書經籍志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申抒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且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

之爲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擷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覃輿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聘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叙事緣物，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繡藻相輝，官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旣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

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楊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攢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畧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

圖
文
讀
本

圖

詠懷二十首 魏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畝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灼灼西隴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廚尙銜羽，鸞鷲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鶡鴒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漉漉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梟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風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淚下誰能禁！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床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嗤。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爲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榮？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珮雙璜。修容耀姿美，

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鷓鴣遊，連翩戲中庭？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路，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詠南風，纒袍笑華軒，信道

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悵使心傷。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隕，行行將何之？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

國文讀本

與蘇武詩 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國文讀本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司馬遷

太史公^{二二}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二三}，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二四}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二五}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二六}，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二七}，戰勝強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二八}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二九}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

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五〕，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六〕。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

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二二側行織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二三，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二四，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二四；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二五；——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二六。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二七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二八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二三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

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言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二三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夷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夷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夷，炙轂過髡。」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二三以爲蘭陵二三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四]。

【注釋】

(一) 司馬遷繼其父談爲太史令，故稱太史公。(二) 見孟子梁惠王上。

(三) 見論語里仁篇。夫子即孔子。(四) 子思，名伋，孔子之孫。(五) 商君，衛

國公子，名缺。佐秦孝公變法，俾秦國富強。秦封缺於商，故稱商君。（六）吳起、衛人，善用兵。仕魏文侯爲將，拜西河守。後仕楚，相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悼王死，楚之貴族多有怨起者，攻起，起伏王尸而死。（七）孫子、名臚，嘗與田忌大破魏軍。（八）萬章，孟子弟子。（九）司馬貞索隱曰：『言其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一〇）言其要終歸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不無可取；而其始言天地九州，則未免濫耳。（一一）趙勝、趙之諸公子，封平原君。史記有傳。（一二）孔子嘗絕糧於陳蔡。（一三）武王伐紂，伯夷及其弟叔齊謂其以臣弑君，恥食其粟，遂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以致餓死。（一四）論語衛靈公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狙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同陣。（一五）據孟子滕文公篇，孟子稱太王去邠，乃對滕文公語，與此不合。（一六）晚周人相傳，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飯牛干秦繆公。其實乃戰國策士所道，孟子嘗辨之矣，見孟子萬章篇。（一七）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一八）晏嬰、字平仲，佐齊景公，顯於諸侯。（一九）管、謂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晏、謂晏嬰。(二〇)黃、謂黃帝。老、謂老子。(二一)自「騶衍之術」，至「彘穀過髡」，舊在「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下，明爲錯簡，今改正之。

裴駮集解：「騶案劉向別錄曰：「騶衍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夷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轆。轆者，車之盛膏器也，彘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彘轆也。」」(二二)黃歇、楚公子，封爲春申君。(二三)楚邑，在今山東嶧縣東。(二四)墨子在孔子後，詳孫詒讓墨子別傳，梁啓超墨子年代考。

顯學 韓非子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伊良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

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

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

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

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

以亂也。

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澶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藏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王先謙曰：「吻」下當有二字今脫之。）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藏獲不疑鷺良。觀容服，聽辭言，

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

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磬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知禍磬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

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

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諛也。夫諛，性也，（王涓曰句有誤）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畜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別首則腹痛，不擗蹠則寢益。別首擗蹠，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脩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並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

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六 反 韓非子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險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懼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

循私利而益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譽之，世主墜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蹙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蹙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

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

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答，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

：「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立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堙。」山者大，故人順之；堙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堙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

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富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民足，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

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風賦 宋玉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泐滂，激颺燦怒，眩眩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樞；煦煥燦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垂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

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萸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慴慴惻慻，清涼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

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塢然起於窮巷之間，掘堞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珠，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簿入襲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溲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慄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脣，得目爲矐，啗齟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易卜生，實爲人生的藝術家；又爲人生的深刻的觀察者，銳利的批評家。

他對於過去，而注重現在的生活；對於社會，而擁護自我的存在；對於男性，而援助女性的反抗。白蘭德是個人主義自我實現的一大戲曲；傀儡家庭是女性對於男性的覺醒的叫聲。誠然，他所選取的題材，專是屬於挪威方面的；不知道挪威的人，要想了解易卜生，實很困難。但是他自己，却以爲這不過藉此特殊的社會，或民族的描寫，以描寫人類的共通的某種事物罷了。這是他的戲劇，所以給與了近代世界的戲劇以很大的影響的地方。

他的生涯，只有奮鬥，只有努力。

他在幼小的時候，當過人的僕役，備嘗了一切的辛酸。他基於這種經

驗，以觀察人生，批評人生；因此常有新問題的提出。

非難他的人，竟說：「他的舞臺，是說教壇。」但是他的偉大，就在這一點。試看他的容貌，何等的怪偉！不是像具有豫言者的風骨嗎？他能深思，且能就他所見過的人的人生，加以批評。惟其如此，所以他的戲劇，不獨感動了挪威的國民，而且感動了德國，感動了英國，以及法國、俄國。有人呼他爲近代戲劇的鼻祖，這決不是過言。即在日本，易卜生的作品，亦大抵都翻譯了。他對於劇壇的改革，實有很大的貢獻。

總之，易卜生雖在將來，亦自有其研究的價值。

正 葛 書 章炳麟

臨沮之敗，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畧；而或解以敗聞之未通，苟羅騎斥堠之疏如是，則政令愈慢矣。

法家之所患，在尅柄下移，移者成於縱橫之辯言，其上則雄桀難御，不可以文法約束者爲特甚。故韓非所誅，莫先於務朋黨，取威譽其在草萊明堂之間，皆謂之俠。

葛氏亦法家也，行誅於縱橫，而彭義李巖麗於流辟，夫劉封雄桀之次耳，奪孟達鼓吹，守山郡不發兵，罪也。而葛氏特以剛猛難任，不可用易世之後，勸先主除之，是殺之，以其罪殺之之情，則不以其罪也。如羽世之虎臣，又非封等倫也，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媚之也。一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

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一法令，則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場侵削，終不以易內訌。

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法家之竭忠亦瘁矣，亦其所以爲器小焉爾。

吾讀梁父吟，言二桃殺三士（事見晏子春秋，梁父吟云：「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稱讒言者，特婉詞爾。終云：「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是嘉晏子之殺三士明矣。）葛氏少時，蓋誦習之。太史公曰：「陳平宰割天下之志，見於俎上。」嗚乎！若葛氏者，其志亦見於誦詩矣！

卜 居楚辭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悵悵歎歎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嘗懷斯，喔咿嚅唅，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軌乎？將隨鷺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

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戰國策序 劉向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竝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

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三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橫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

。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漸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七子遊吳山記

暮春下旬之五日，予偕石均雲客靈長展成允文五子，登予敬陸子舟，往送鍊伯錢子大母葬。自葑關鼓楫，遶城而西，過胥關，出橫塘渡。是日長風淒激，與水相搏，惟聞船頭潏潏聲臨波觴酌，笑言極致。少焉，捲簾凭眺，見古岸柳陰中飛絮如雪，隨風游戲，與客舟相撲，子瞻所云，點點是離人淚耳。遙望遠山一縷，浮青拖黛，半出沒于沉烟宿靄中。俯瞰麥疇，漸漸與四圍新綠相映發，春陰澹蕩，載入扁舟，徘徊者久之。諸子酒情方浹，長年已艤舟向岸，其地爲新郭，去行春橋里許，諸子乃麾麴秀才去。主人曰：「與公等約，返棹當登山，期盡醉。」衆許諾。食已登岸，不數武得錢氏莊，爲停喪車所，拜焉。事竣，靈長欲偕諸子竟步湖上，諸子衛其足有難色，反說靈長登舟，不應。于是石均允文先登舟，允文自持篙解維，漾舟中流，向岸擲揄曰：「公等去去！吾亦從此逝矣。」已而用

手中篙戲弄船頭，向石均作橫槩狀，爲石均所窘，幾墜水，立岸上者皆撫掌大噱。舟人刺船來，諸子以次畢登。命泛湖邊，而石均，雲客、允文及主人，苦清寂寡歡，各出杖頭錢打葉子爲戲。頃之泊行春橋下，四子方勝負紛然，不暇問山水。予與靈長，展成攜袂先登，徐步長橋，列坐石檻上，踞石湖，摩平岡，喝浩野，襟帶之間，山川浮動，飛目直下，渺然有千里思。因傍湖而行，游妙音禪院，院背山而立，忍殿後即爲山根，平坡礮礪，石壁兀起。其下匯爲石池，方廣數尺，水中落葉縱橫，不鑑人影。旁有石門，方寸出水上，不測何許長，亦不測泉底深淺，靈長語予，相傳此間爲吳夫差葬地。予思夫差國破臺焚，身死一劍，不蕩爲荒烟腐草亦已厚幸，彼長頸鳥喙，肯爲之鑿山築室，作此千年計乎？」當緣闔閭葬虎丘劍池下，致後人附會爲此說耳。從其旁級而上，得一石屋，爲古石佛澗，築坂作地，壓富成梁，都無檻柱垣闌之類。其前僅置朱扉一扇，以蔽風雨，其中就壁剝爲蓮瓣形，位大士像，其側壘石峻响，多出人工補綴，其下臨石池

，此間即非深山，靜同太古，可忘昏曉，不惟悄無人聲，兼絕不聞鳥聲，予與二子顧而樂之，支頤倚石坐蒲團少憩。更上爲補陀巖，一蘭若窗戶靜掩，窄廊僅容一人往來，三子復倚欄信口評古人詩文，孤雲澹對，益助幽賞，尋故道而下，過吳山足，遙見藍輿一帶，從田間來。度小橋，得一徑，折入夾道，榆柳皆百年物，綠陰浮地，繚繞客衿。因拂片石，連袂仰看，此時疑身在碧綃宮，翠烟如夢，一聞水蛙鼓吹，便足滌人塵懷十斛。會陸子道渴，遂放步進覓水卮，入治平寺，視土垣間一竹扉半啓，往求焉；得僧舍，墻宇零落，蕪穢不治。少選一破衲老僧出，揖客旁室中，三子啜茶而甘。瓶罄而復進者三，且出五加蔬少許供客，自云紀年七十有八矣。爲山中首院，因歲儉僧徒散盡，退老于此，斯院行就泯絕，言之惘惘，悲動顏色，三子嘆息而去！出竹扉由草徑隨意往探，中間祠宇塵封，寂無行踪，惟覩頽垣荒棟，斷草淤積其上。從祠右過廢衡，曲折而入，得一室，門閉不得進，遙聞此中笑語聲，未審誰何，亦不復叩戶而出，遂遇沈彭章

陸四子于祠宮前。四子曰：「何處不求公等來乃在于此！趣返步偕登磨盤山。」時靈長已倦游，不願往。至山麓，諸子皆賈勇登，靈長獨悠然望舟邊去，疾呼之竟不顧，強之再三，不可，此公意氣搖落，殊敗人意！諸子爭怪之。陟其巔，則小溪已提壺挈榼待客至。各據地坐，藉草爲茵，坐不擇地，地不擇向，極目顧盼，風景一色，皆可樂也。酒初巡，主人忽起四望，謂此地不佳，未能扼湖山之吭，欲移坐山角，強諸子遂移數武地。高眺湖中，烟水靡靡，雲草浩浩，漁舟片帆，出沒沙渚，與飛鴉數點，泛泛于湖光上下。旁顧靈山，一峯獨秀。烟外芳林凝翠，佳氣鬱蔥，雲際晚鐘，爲飄風吹出樹杪，迴視落照蒼茫，山隴四塞，暮色遂起迷離中。斯時神襟奮飛，曠然有把酒問青天意，旁一卮酒置草間，小溪趨而過，誤摺于地，傾焉。主人將詰之，予曰：「止！我輩踏春至此，不可無樽酒與山靈酬答，爲陪也趨者，得無即山靈索贈耶？君何恨？」諸子首肯。酒數行，尤子抗袖當風曰：「吾將左袖湖光，右袖山色。」予爲之擊節，當爾時飲酒樂甚。

；有立而大嚼者，有坐而箕踞者，有牽裾解帶而嬉者，有仰天而笑者，有側身依草而欲臥者。飲不論觴，觴至輒飲，壺樽涸然告竭，而諸子亦竟醉矣。日之夕，靈長自舟中飛片紙來促歸去，諸子深念其作此寂寂，遂循逕直下，急趨河干，已登舟。而章子方持兩袖阿堵，向村嫗買嬰兒嬉戲具，遲久不來，趣使促之，始至。及歸棹軋軋數聲，而暮色已落昏黃外矣。旣剪燭，主人命洗盞更酌，小溪報牀頭鬢盡，乃維舟古橫塘，提葫蘆沽之當爐者。亡何，沽者至，靈長因不與山上之飲，吻方渴，首嘗之，知非徐州督郵，咸喜，遂易榼，承飲如故，酒半，主人執巨觥言曰：『座無觴政，雖潦倒不歡，誰能執牛耳？』衆推彭子能，遂酌以飲彭子。彭子曰：『吾等今日勝游，不減竹林當年，舉其數復不爽，請招七賢作酒壇監史，吾等卜得其人，即舉此人生平語以殿酒後，不能者革除之，最後得者爲阿戎，俗物敗意，必罰以大斗，著爲令，衆善之，乃取六赤二，以次卜其人，于是尤子得叔夜，湯子得嗣宗，彭子得巨源，沈子得伯倫，其餘三子，皆靜

聽所卜。予笑而言：「餘子不足畏，竟未知誰爲阿戎，何以堪此！」章子戲曰：「其靈長乎？不與湖山嘉會，比後至者，律加等。」衆大笑，方欲卜而舟已達胥關，靈長旣苦諂讓，遂興盡登岸而去。予不勝酒力，兼取道稍邇，亦辭主人登岸去。中途予念語陸子曰：「我輩善愁人，百不能遣，惟遇良友快心事，足消此中塊礪，況當明湖在前，青山在後，俯拈芳草，仰招清風，雖非酒徒，其樂無有，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方欲與君問諸山靈，君安得爾爾，毋乃爲春風所訕哉？然則斯遊也，以爲餞春可，以爲留春亦可，予雖未得酒中趣，而于山水之間，固已十得八九矣。」陸子唯唯，臨歧路而別，詰朝湯子追筆，記其事，以郵同坐者。

程伊川語錄五則程頤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古之學者，優柔厭飮，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然渙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然；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事實，後之學者好高，如小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如此。

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故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個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禮 論節衛子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綦、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止，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

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特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賤；貴「始得」賤，治德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

「十」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謂之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今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末也，郊之麻纒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紘而通越也，一也。

凡禮，始乎「稅」脫，成乎文，終乎「悅校」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

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賁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降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

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降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襍，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肅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也謂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食多少厚薄之數，皆有「鬻芻」藁藁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閱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物，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

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余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惡、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冶；其立麤「衰」惡也，不至於瘠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

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斯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莘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讞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節鬻」魚肉，鬻鬻、菽藿、「酒」水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卑統、黼黻、文織，資蟲、衰絰、菲纒、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椽類、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之。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梁，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

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事死如生，「如」事亡如存，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髻體、飯含，象生「執」術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哈以槁骨，反生術矣。說襲衣，襲三稱，縉純而無鈎帶矣。設掩面目儼，髻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蓋而毋縱，簠、廡虛而不實，有簞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用，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皆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畧而不盡，額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

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壙，其額象室、屋也；棺、槨，其額象版、蓋、「斯象」斬拂也；無、幛、絲罍、「縷」蓑髮，其額以象菲、帷、幃、尉也；抗、折，其額以象椁、茨、番、闕也。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藏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

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節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

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食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慚詭，啜優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慚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梁惻然不賺，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灼、桓、箛、「簡」像，是君子之所以爲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謹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權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凡筮、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

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偶於良字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編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

是時，力不能抗王季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論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閤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

一 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揣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知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沉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

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

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

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樓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選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

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畧，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

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之譏，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法式爾。時文

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

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啻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

梁啓超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爲什麼呢？因爲人類全體才是「自我」的極量，我要發展「自我」，就須向這條路努力前進。爲什麼要有國家？因爲有個國家，才容易把這國家以內一羣人的文化力聚攏起來，繼續起來，增長起來，好加入人類全體中助他發展。所以建設國家是人類全體進化的一種手段，就像市府鄉村的自治結合，是國家成立的一種手段。就此說來，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明白這種道理，自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麼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們的文明，又拿我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我在巴黎曾會着大哲學家蒲陀羅，他告訴我說：「一個國民，最要緊

的是把本國的文化，發揮光大。好像子孫襲了祖父遺產，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發生功用。就算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為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產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你們中國，着實可愛，可敬，我們祖宗裹塊皮拿把石刀在野林裏打獵的時候，你們不知己出了幾多哲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總覺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學中國文，我望中國人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纔好。」我聽着他這番話，覺得登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肩上。又有一回，和幾位社會黨名士閒談，我說起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講到井田制度，又講些墨子的「兼愛」「寢兵。」他們都跳起來說道：「你們家裏有這些寶貝，却藏起來不有點給我們，真是對不起人啊！—我想我們還說不上說對不起外人，先自對不起祖宗罷了。」

近來西洋學者，許多都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些調劑。我子細

想來，我們實在有這個資格。何以故呢？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實際分爲兩橛，「唯心，」「唯物，」各走極端。宗教家偏重來生，唯心派哲學高談玄妙，離人生問題，都是很遠。科學一個反動，「唯物派」席捲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所以我從前說道：「頂時髦的社會主義，結果也不過搶麵包喫，」這算得人類最高目的麼？所以最近提倡的「實用哲學，」「創化哲學，」都是要把理想納到實際裏頭，圖個心物調和。我想我們先秦學術，正是從這條路上發展出來。孔、老、墨三位大聖雖然學派各殊，「求理想與實用一致，」却是他們共同的歸着點。如孔子的「盡性，贊化，」「自強不息，」老子的「各歸其根，」墨子的「上同於天，」都是看出有個「大的自我，」「靈的自我，」和這「小的自我，」「肉的我」同體，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靈。我們若是跟着三聖所走的路，求「現代的理想與實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關得出來哩。

又佛教雖創自印度，而實盛於中國。現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絕，

正法一脈，全在支那。歐人研究佛學，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經典，差不多都翻出來。但向梵文裏頭求大乘，能得多少。我們自創的宗派，更不必論了。像我們的禪宗，真可以算得應用的佛教，世間的佛教，的確是要印度以外才能發生，的確是表現中國人特質，叫出世法和現世法並行不悖。現在柏格森、倭鏗等輩，就是想走這條路還沒有走通。我常想，他們若能讀唯識宗的書，他的成就一定不止這樣，他們若能理解禪宗，成就更不止這樣。你想！先秦諸哲，隋、唐諸師，豈不都是我們仁慈聖善的祖宗積得好幾大宗遺產給我們嗎？我們不肖，不會享用，如今倒要鬧學問饑荒了。就是文學、美術各方面，我們又何常讓人？

國中那些老輩，故見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沈醉西風的，把中國甚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須知凡一種思想，總是拿他的時代來做背景。我們要學的，是學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學他枝節的條

件。因爲一落到條件，就沒有不受時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說了許多貴族性的倫理，在今日誠然不適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圖說奴隸制度要保存，難道因此就把柏拉圖抹殺嗎？明白這一點，那麼研究中國舊學，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斷，去取不至謬誤了。

却還有很緊要的一件事，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爲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從前的中國人，那一個不讀孔夫子，那一個不讀李太白，爲甚麼沒有人得着他的好處呢？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着他好處。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於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

起祖宗，對不起同時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保佑你哩。

第一次宴會 冰心

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植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喫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植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桌，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量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帘，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安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粉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鐘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

笑。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禎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禎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禎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燭臺、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綑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畫冊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禎又帶着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她想着，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沉吟了半響，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教授的禎，已經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你別着急，好歹喫一頓飯就完了，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他，含顰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玩穀了頓印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禎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瑛擡起眼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擔擱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禎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禎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

禎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無量的膽氣，瑛略一凝眸

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淨些的；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去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出了幾個人；許家夫婦是教授的得意門生；N女士，美國人，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禎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禎的同事，新從美國回來的；衛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時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她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真歡喜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兩個中年的用人，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

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再把畫框拿起，一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立了；燭臺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真好看了！』

她笑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閃漆的咖啡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捻開了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

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無力的背倚着床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鐲子和玉鬢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那時瑛已經幽咽不勝了，勉強擡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母親不理她，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不便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也想也給你。』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盤繞圓莖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瑛，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卻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談起賠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吃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

眼前，在自己心裏，解譬不開。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安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全滿滿的結束。

這種無微不至的慈愛，瑛每一想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他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他的花插，他決定請母親留下。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說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卻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闌干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有電報……』她從車窗裏擡頭看

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她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撥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迫，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他哭了多時，勉強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又塞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
『瑛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雙

手接過，笑道：『這個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璞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全付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指甲，更衣……

一件蓮灰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皺紋，時間太迫，也只好將就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鏗鏗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瀝瀝的

秋雨，雨點打着鉛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含詩意的誤解』她微笑着，『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擔心了。

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瑛下來，楨連忙的介紹：『這位是C教授——這是我的妻』。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和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儘着同她握手。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擡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那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楨雙握着她的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爲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爲是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妝，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

淨了！」

璜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賸了！』楨笑着自己身上樓去。

O教授剛洗好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璜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楨讓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廚房裏，催早些上席，O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席間，O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璜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着菜總是夾不到嘴，璜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擡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

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璜這時候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靜靜的聽着。

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鎮的信裏，知道C教授喪偶，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女兒，現在都在那裏？

O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璜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她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是個累贅！』

O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卻注意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他們並不以我們爲累贅……』

璜瞿然了，心裏一酸，再擡起頭來，恰巧O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她趁此連忙彎下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還給C教授，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覺得一花一葉，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隨便坐在客廳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衛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璜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

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N女士住的遠一點，O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帶帽，O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楨去年在外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太勞瘁了，回頭趕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車聲一了的遠了，楨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楨端祥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瑛站起笑說：『穀了，我都知道！』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因着忙這宴會，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

他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他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日光陰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歎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頰臥在小床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恨私心的自己！她那種淒涼孤單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面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

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掙扎着起來，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

次的宴會！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頹然的跪到床邊去，她感謝，她懺悔，她祈禱上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禱告的馨香裏，波紋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邊去！

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楨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楨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他的臉，驚的攬住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瑛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在今天太快樂了！』

【作者零歷】

冰心，現代女作家，姓謝名婉瑩，福建閩侯人。著有小詩集春水，繁星，小說集超人往事等。寄讀小者則係作者留美時的公開通訊。

文學的一個界說 朱自清

「什麼是文學？」這是大家喜歡問的一個問題。答案的不同，却正如人的面孔！我也看過許多——其實只能說很少——答案；據我的愚見，最切實用的是胡適之先生的。他說：「達意達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學；」更不立其他的界線。但是你若要曉得仔細一點，便會覺得他的界說是不夠的；那麼我將再介紹一位 Long 先生和你相見。他在英國文學裏所給的界說是這樣的：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words of truth and beauty; it is the written record of man's spirit, of his thoughts, emotions, aspirations; it is the history, and the only history, of the human sou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rtistic, its suggestive, its permanent qualities. Its two tests are its universal and its personal style. Its object, aside from, the delight it gives us, is to know man,

that is, the soul of man rather than his actions; and since it preserves to the race the ideals upon which all our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lightful subject that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我覺得這個界說，仔細又仔細，切實又切實，想參加己意將牠分析說明一番。

(一)文學是用真實和美妙的話表現人生的；

什麼是真實的話？是不是「據實招來」呢？我想「實」有兩種意義，一是「事實」，二是「實感。」若「據實」是據事實，則「真實的話」便是「與事實一致」的話。這個可能不可能呢？有人已經給我們答復了：事實的敘述，總多少經過「選擇」，決不能將事實如數地細大不遺地紀錄出來的；況且即使能如數地記出，這種複寫又有何等意義？何勞你鈔錄一番呢？除了「存副」一種作用外，於是決無影響的。便是竭力主張「記錄」的寫實派，也還是免不了選擇的。所以「與事實一致」的話是沒有的。從

「與事實一致」的立場看，文學多少離不了說謊。但這是藝術的說謊，與平常隨便撒謊不同。王爾德力主文學必須撒謊，他說現在說謊的藝術是衰頹了；從前文學只說「不存在」與「不可能」的事物，所以美妙，現在却要拘拘於自然與人生，這就卑卑無足道了。這雖是極端的見解，但頗是有理。理想派依照他們的理想以創造事實，可說是「不存在」的；神祕派依照他們的「烟士披里純」以創造事實，可說是「不可能」的；這些創造的事實往往甚為美妙，却都免不了說謊。——創造原來就是說謊呀！便是寫實派的文學，經過了選擇的紀錄，已多少屢雜主觀在內，與事實的原面目有異，也可說是說謊，只程度較輕吧了。——王爾德却自然不會承認這也是說謊的！文學既都免不了說謊，那麼，那里還有「真實的話？」然而不然！從「與事實一致」的立場看是說謊的，從「表現自己」的立場看，也許是真實的。「表現自己」實是文學——及其他藝術——的第一義：所謂「表現人生」，只是從另一方面說——表現人生，也只是表現自己所見的人生吧。

了。表現自己，以自己的情感為主。能夠將自己的「實感」充分表現的，便是好文學，便能使人信，便能引人同情；不管所敘的事實與經過的事實一致否。現代文學儘有採田荒誕不稽的故事作題材的，但仍能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可知文學裏的事實。只須自己一致，自己成一個協調的有機體，便行——所謂自圓其謊也。文學的生命全在實感——此「感」字意義甚廣，連想像也包在內；能夠表現實感的，便是「真實的話。」——近來有一種通行的誤解；以為第一身的敘述，必是作者自己的經歷的事實，第三身的敘述亦須是作者所曾見聞的事實。這樣誤解文學的人，真是上了老當；天下那有這樣老實的作家（?!）以「事實」而論，或者第三身的敘述倒反是作者自己的，也未可知。

什麼是美妙的話？此地美妙的原文是 *Beauty* 通譯作美，美有優美，悲壯，詼諧，莊嚴幾種。怎樣才是美呢？這是爭辨最多的一個名詞！呂澂先生的美學淺說裏說：「美是純粹的同情，」「由純粹的同情，我們生命

便覺得擴充，豐富，最自然又最流暢的開展，同時有一片的喜悅；從這里就辨別得美，」又說「美感是要在「靜觀」裏領受的。」我想這個解釋也就夠用。所謂「美妙的話，」便是能引人到無關心——靜觀——的境界。使他發生純粹的同情的；這就是牽連到「暗示的，」「藝術的」性質及風格等，詳見下文。另外，胡適之先生在什麼是文學裏也說及文學的美：他說明白性及逼人性的便是美。這也可供參考。

至於「表現人生」一義，上文已約略說過。無論是紀錄生活，是顯揚時代精神，是創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現人生。無論是輪廓的描寫，是價值的發現，總名都叫做表現。輪廓的描寫所以顯示生活的類型——指個性的類型，與箭鏗式的類型「譜」式的類型有別；價值的發現，所以顯示生活的意義和目的。話說至此，可以再陳一義 Matthew Arnold 曾說，「詩是人生的批評；」後來便有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的，我的一位朋友反對此解，以為文學只是表現人生，不加判斷；何有於批評？詩以抒情為主

，表現之用最著，更說不上什麼批評了。但安諾德之說，必非無因。我於他的評批見解，未曾細究，不敢申論。只據私意說來，「人生的批評」一說，似可成立。因為在文學作品中。作者誠哉是無判斷，但却處處暗示着他的傾向，讓讀者自己尋覓。作品中寫着人生的愛憎悲喜，而作者對於這種愛憎悲喜的態度，也便同時隱藏在內；作者落筆怎樣寫，總有怎樣寫的理由，——這種理由或許是不自覺的——這便是他對於所寫的之態度。叙述不能無態度正如春天的樹葉不能無綠一般。就如莫泊桑吧，他是純粹的寫實派。對於所叙述的，毫無容心，是非常冷靜的；託斯爾泰曾舉畫師爲例，以說明他的無容心。但他究竟不能無選擇，選擇就有了態度；而且詭辯地說，無容心也正是一種容心，一種態度；而且他的唯物觀，在作品裏充滿了的，更是顯明的態度！即如月夜裏所寫的愛，便是受物質環境的影響而發生的愛，與理想派作品所寫的愛便決不會相同；這就是態度關係了。理想派之有態度。更不用說。態度就是判斷，就是批評；「文學是人生

的表現與批評，「實是不錯的；但「表現」與「批評」不是兩件東西，而是一體的兩面。

(二)文學是紀載人們的精神，思想，情緒，熱望；是歷史，是人的靈魂之唯一的歷史：

文學裏若描寫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輝，那必是因牠們曾給人們的靈魂以力量；文學裏若描寫華燈照夜的咖啡店，「爲秋風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爲人的靈魂會爲牠們所騷擾；文學裏若描寫人的「健飯」「囚首垢面」「小便」，那必是因爲這些事有關於他的靈魂的歷史：總之，文學所描寫的，只是人的靈魂的戲劇，其餘都是背景而已。靈魂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正史上只記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大事；民間的瑣屑是不在被採之列的。但大事只是輪廓，具體的瑣屑的事才真是血和肉。要看一時代的真正的生活，總須看了那些瑣屑的節目，才能澈底了解，正如有人主張參觀學校，必須將廁所廚房看看。才能看出真正好壞一樣。況且正史所記，

多是表面的行爲，少說及內心的生活；牠是從行爲的結果看的，所以如此想文學却是記內心的生活的，顯示各各人物的個性，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思想，怎樣動感情；便是寫實派以寫實爲主的，也隱寓着各種詳密的個性。懂得個性，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所以說，「文學是人的靈魂之唯一的歷史。」

(三)文學的特色在牠的「藝術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質：

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又說，「修詞立其誠。」如何才能「達」，如何才能「立誠」，便是「藝術」問題了。此地所說「藝術」即等於「技巧。」文學重在引人同情，託爾斯泰所謂「傳染情感於人：」而「自己」表現得愈充分，傳染的感情便愈豐厚，「充分」者：要使讀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樣」明晰，「一樣」飽滿，「一樣」有力，「一樣」美麗。自己要說什麼便說什麼，要怎麼說，便怎麼說，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爲「藝術的」，最要緊的條件便是選擇；題材的精粗，方法

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間，全功繫焉。

「暗示」便是舊來所謂「含蓄」，所謂「曲。」袁子才說，「天上只有文曲星而無文直星，」便是說明文貴曲不貴直。從劉半農先生的一篇文裏，曉得“Half told story”，一個名字，譯言「說了一半的故事。」你要問問：還有一半呢？我將代答：在尊腦裏！「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無間中外古今。這大概因爲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衝動，若將話說盡了，便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國 Mar-Jarrie 曾說，作詩只可說到七分，其餘的三分應該由讀者自己去補足，分享創作之樂，才能了解詩的真味。』「分享創作之樂，」也就是滿足「自表」的衝動。小泉八雲把日本詩歌比作寺鐘的一擊，「他的好處是在縷縷的幽玄的餘韻在聽者心中永續的波動。」這是一個極好的比方。中國以「比」「興」說詩也正是這種意思。這些雖只說的詩，但決不只是詩要如此；凡是文學都要如此的。現在且舉兩個例來說明。潘岳悼亡詩第二首道：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觸景生情，是「興」的性質。下面緊接：

凜凜涼風生，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纒？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
朗月何朦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

……

「他不直說他妻子死了。他祇從秋至說到涼風生，從涼風生說到夏衾單，從夏衾單說到不是無重纒，是無同歲寒的人。你看他曲不曲。他又說他反復看了一看枕和席，那樣長的簟子，把牀遮完了，都瞧不見那一個人。祇見那空牀裏堆了塵埃，虛室中來了悲風，他那悲傷之情，就不言而喻了。你看他曲不曲。」又如堀口大學的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間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十一

只區區四行，而意味無盡！前三行範圍依次縮小，力量却依次增加；「人間的苦辛」已是兩重的壓迫，「日本人的苦辛」，竟是三層的了。「苦辛」原只是概括的名字，却使人覺着東也是苦辛，要是苦辛，觸目是苦辛，觸手也是苦辛；覺着苦辛的擔子真是重得不堪！所以自然就會「瘦」了。這一個「瘦」字告訴我們他是怎樣受着三重的壓迫，怎樣竭力肩承，怎樣失敗，到了心身交困的境界；這其間是包含着許多經歷的。這都是暗示的效力！「說盡」是文學所最忌的，無論長文和短詩。

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現自己的：便是永久的。「永久的」是「使人不捨，使人不厭，使人不忘」之意。初讀時使人沒入其中，不肯放下，乃至遲睡緩餐，這叫「不捨」。「初讀既竟，使人還要再讀，屢讀屢有新意，決不致倦怠；所謂「不厭百回讀」也。久置不讀，相隔多年，偶一念及，書中人事，仍躍躍如生，這便是「不忘」了。備此三德，自然能傳世行遠了。大抵人

類原始情感，並無多種；文明既展，此等情感，程度以漸而深而複，但質地殆無變化——喜怒哀樂，古今同之，中外無異。故若有深切之情感，作品即自然能感染讀者，雖百世可知。而深切之情感，大都由身體力行得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真有深切之情感者必能顯其所得，與大眾異，想能充分表現自己，以其個性示人。「永久的」性質，即係從此而來的。還有，從文體說，簡勁樸實的文體容易有「永久的」性質，因能為百世所共喻；尚裝飾的文體，華辭麗藻，往往隨時代而俱腐朽，變為舊式，便不如前者有長遠的效力——但仍須看「瓶裏所裝的酒」如何。

(四)文學的要素有二：普遍的興味與個人的風格。

「老嫗都解，」便是這裏所謂「普遍的興味。」理論地說，文學既表現人生，則共此人生的人，自應一一領會其旨。但從另一面看，表現人生實即表現自己。此義前已說了。而天賦才能，人各有異；有聰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這各自的自己之間，未必便能相喻；聰明的要

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難乎其難！而屈已徇人，亦非所取。這樣，普遍的興味便祇贖了一句綺語！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說缺陷亦可，我輩祇好聽之而已。

風格是表現的態度，是作品裏所表現的作者的個性。個性的要，前面論「永久性」時，已畧提過了；文學之有價值與否，全看牠有無個性——個人的或地方的，種族的——而定。文學之所以感人，便在牠所顯示的種種不同的個性。馬浩瀾花影集序云：

「偶閱吹劍錄中，戴東坡在玉堂日有慕士善歌。坡問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郎中詞，宜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

柳詞秀逸，蘇詞豪放，可於此見之。惟其各有以異乎衆，故皆能動人，而無所用其軒輊。所謂「豪放」，所謂「秀逸」，皆是作者之性，皆是風格；昔稱曰「品」，唐司空圖有二十四詩品，描寫各種風格甚詳且有趣

；雖是說詩，而可以通於文。但一種作品中的個性，不必就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種不同的風格——決不拘拘於一格的。風格的種類是無從列舉；人生有多少樣子，牠便有多少樣子。風格也不限於「個人的」，地方的種族的風格，也同樣引人入勝。譬如胡適之先生國語文學史講義中說。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學各有特別色彩：南方的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北方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請看下面兩個例，便知不同的風格的對照，能引起你怎樣的趣味；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華山畿

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耶那王歌

(五)文學的目的，除給我們以喜悅而外，更使我們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動，而要知他的靈魂。

文學的美是要在「靜觀」裏領受的，前面已說過了。「靜觀」即是「安息」(Repose)；所謂「喜悅」便指這種「安息」，這種無執着，無關心的

境界而言，與平常的利己的喜悅有別，這種喜悅實將悲哀也包在內；悲劇的嗜好，落淚的愉快，均是這種喜悅。——「知道人的靈魂」一語，前於第二節中已及茲義；現在所要說的，只是「知道人的靈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靈魂！人的靈魂是鏡子，從牠裏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自己的靈魂的樣子。

(六)在文學裏，保存着種族的理想，便是爲我們文明基礎的種種理想；所以牠是人心中最重要最有趣的題目之一。

所謂國民性，所謂時代精神，在文學裏，均甚顯著。即如中國舊戲裏，充滿着誨淫誨盜的思想，誰能說這不是中國文明的一種基礎？又如近年前新文學裏「弱者」的呼聲，「悲哀」的叫喊，誰能說這不是時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論阿Q正傳文裏說：

……但是國民性真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裏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對於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分而沒有那「笑中

的淚」對於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俳味，」這句話我相信可以當作他的褒詞，但一面就當作他的貶辭，却也未始不可。這樣看來，文學真是最重要又最有趣的一個題目。」

文章篇顏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禮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賞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蟲疎，繁欽性無檢格，劉禎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彌衡誕傲致

殞，楊修丁虞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陵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陵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

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詭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詭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傍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虺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楊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

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鷓鴣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雌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字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尙書，曠鄙文學，嘲劉泌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猶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

，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遠，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俗，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避諱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賸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用似事耶？」邢

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呂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歛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濂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濂又飄颻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游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身攜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廩也。山陳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

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喪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視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饑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

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濟謳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畧舉一兩端以爲誠。詩云「有鷓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鷓，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鷓，尙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鷓，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鷓鷓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即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

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抱樸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樸碗，」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鑄鑲，」銀鑄，大鑲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鑄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鵝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咏，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

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諛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蘧居響北闕，愴愴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詠。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爲冠絕。

杜威論思想 胡適

杜威先生的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但是應付環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許多蛆在糞窖裏滾來滾去，滾上滾下，滾到牆壁，也會轉彎子。這也是應付環境。一個蜜蜂飛進屋裏，打幾個回旋，啞的一聲直飛向玻璃窗上，頭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掙扎起來，還向玻璃窗上飛；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頭；他飛到玻璃上，爬來爬去，想尋一條出路；他的「指南針」只是光線，他不懂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氣一樣，何以飛不出去！這也是應付環境。一個人出去探險，走進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樹林裏，迷了路，走不出來了。他爬上樹頂，用千里鏡四面觀望，也看不出的一條出路。他坐下來仔細一想，忽聽得遠遠的有流水的聲音，他忽然想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尋到水邊，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險。這也是應付環

境。以上三種應付環境，所以高下不同，正爲知識程度的不同。蛆的應付環境，完全是無意識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線的指導去尋出路，已可算是有意識的作用了；但他不懂得光線有時未必就是出路的記號，所以他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知識能思想的動物，所以他迷路時不慌不忙的爬上樹頂，取出千里鏡，或是尋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貴，正爲人有這種高等的應付環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知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知識思想是一種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並不是哲學家的玩意兒和奢侈品。

總括一句話，杜威哲學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樣能使人類養成那種「創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應付種種環境充分滿意。換句話說，杜威的哲學的最大目的，是怎樣能使人有創造的思想力。

因爲思想在杜威的哲學系統裏佔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現在介紹杜威的思想論。

思想究竟是什麼呢？第一，戲臺上說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也」，那個「思想」是回想，是追想，不是杜威所說的「思想」。第二，平常人說的「你不要胡思亂想」，那種「思想」是「妄想」，也不是杜威所說的「思想」。杜威說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據，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論理學書上叫做「推論的作用」(Inference)。推論的作用只是從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於後者發生信用。這種作用，是有根據有條理的思想作用。這纔是杜威所指的「思想」。這種思想有兩大特性：(一)須先有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做起點。(二)須有尋思搜索的作用，要尋出新事物或新知識來解決這種疑惑困難。譬如上文所舉那個在樹林中迷了路的人，他在樹林裏東行西走，迷了方向，尋不出路子，這便是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這是第一個條件。那迷路的人爬上樹頂遠望，或取出千里鏡四望，或尋到流水跟水出山，這都是尋思搜索的作用；這是第二個條件。這兩個條件都很重要。人都知

「尋思搜索」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疑難的境地也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因為我們平常的動作，如喫飯呼吸之類，多是不用思想的動作，有時偶有思想，也不過是東鱗西爪的胡思亂想。直到疑難發生時，方才發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難的問題，便定了思想的目的。這個目的，便是如何解決這個困難。有了這個目的，此時的尋思搜索，便都向着這個目的上去，便不是無目的的胡思亂想了。所以杜威說：「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

杜威的論思想，分作五步說：（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點是一種疑難的境地。——上文說過杜威一派的學者認定思想為人類應付環境的工具。人類的的生活若是處處沒有障礙，時時方

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但是人生的環境常有更換，常有不測的變遷，到了新奇的局面，遇着不曾習慣的物事，從前那種習慣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國白話小說的人，看到正高興的時候，忽然碰着一段極難懂的話，自然發生一種疑難；又譬如上文那個迷了路的人，走來走去，走不出去，平時的走路本事都不中用了。到了這種境地，我們便尋思：『這句書怎麼解呢？』『這個大樹林的出路怎麼尋得出呢？』『這件事怎麼辦呢？』『這便如何是好呢？』這些疑問便是思想的起點。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於一個疑問符號；一切科學的發明，都起於實際上或思想界裏的疑惑困難。宋朝的程頤說：『學原於思。』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懸空講『思』，是沒有用的。他應該說：『學原於思，思起於疑。』疑難是思想的第一步。

(二) 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何處。——有些疑難是很容易指定的。例如上文那個人迷了路，他的問題是怎樣尋一條出險的路子，這是很容易指

定的。但是有許多疑難，我們雖然覺得是疑難，卻一時不容易指定究竟那一點是疑難的真問題。我且舉一個例。墨子小取篇有一句話：「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初讀的時候，我們覺得「舉也物」三字不可解，是一種疑難，畢沅註墨子，逕說這個「也」字是衍文，刪了便是了。王念孫讀到這裏，覺得畢沅看錯疑難的所在了。因為這句話裏的真疑難，不在一個「也」字的多少，乃在研究這個地方既然跑出一個「也」字來，究竟這個字可以有解說沒有解說。如果先斷定這個「也」字是衍文，那就近於武斷，不是科學的思想了。這一步的工夫，平常人往往忽畧過去，以為不必特別提出。杜威以為這一步是很重要的。這一步就同醫生的「脈案」，西醫的「診斷」，一般重要。你請一個醫生來看病，你先告訴他說你有點頭痛，發熱，肚痛，……你昨天喫了兩隻螃蟹，又喝了一杯冰忌令，大概是傷了食，這是你胡亂猜想的話，不大靠得住。那位醫生如果是一位好醫生，他一定不睬你說的什麼，他先看你的舌苔，把你的脈，看你的氣色，問你

肚子那一塊作痛，大便如何，看你的熱度如何，……然後下一個「診斷」，斷定你的病究竟在什麼地方。若不如此，他便是犯了武斷不細心的大毛病了。

(三) 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既經認定疑難在什麼地方了，稍有經驗的人，自然會從所有的經驗，知識，學問裏面提出種種的解決方法。例如上文那個迷路的人，要有一條出路，他的經驗告訴他爬上樹頂去望望看；這是第一個解決法。這個法子不行，他又取出千里鏡來四面遠望；這是第二個解決法。這個法子又不行，他的經驗告訴他遠遠的花郎花郎的聲音，是流水的聲音；他有學問又告訴他說，水流必有出路，人跟着水行，必定可以尋一條出路；這是第三個解決法。這都是假定的解決。又如上文所說墨子「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畢沅說：「也物」的「也」字是衍文；這是第一個解決。王念孫說：「也」字當作「他」字解，「舉也物」即是「舉他物」；這是第二個解決。——這些假定的解決，是

思想的最要緊的一部分，可以算是思想的骨幹。我們說某人能思想，其實只是說某人能隨時提出種種假定的意思來解決所遇着的困難。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這些假設的解決，都是從經驗學問上生出來的。沒有經驗學問，決沒有這些假定的解決。有了學問，若不能隨時發生解決疑難的假設，那便成了喫飯的書櫥，有學問等於無學問，經驗學問所以可貴，正爲他們可以供給這些假設的解決的材料。

(四) 決定那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有時候一個疑難的問題，能引起好幾個假設的解決法。即如上文迷路的例有三種假設，一句墨子有兩種解決法。思想的人，遇着幾種解決法發生時，應該把每種假設所涵的意義一一的演出來：如果用這一種假設，應該有什麼結果？這種結果，是否能解決所遇的疑難？如果某種假設比較起來最能解決困難，我們便可採用這種假設。例如墨子的「舉也物」一句，畢沅的假設是刪去「也」字，如果用這假設，有兩層結果：第一，刪去這個字，成了「舉物而以明之也」

，雖可以勉強講得通，但是牽強得很。第二，校勘學的方法最忌「無故衍字」，凡衍一字必須問當初寫書的人何以多寫了一個字；我們雖可以說鈔墨子的人因上下文都有「也」字，所以無心中多寫了一個「也」字。但是這個「也」字是一個煞尾的字，何以在句中多出這個字來？如此看來，畢阮的假設雖可勉強解說，但是總不能充分滿意。再看王念孫的解說，把「也」字當作「他」字，這也有二層結果：第一，「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舉他物來說明此物，正是「譬」字的意義。第二，他字本作「它」，古寫像「也」字，故容易互混。既可互混，古書中當不止這一處。再看墨子書中如備城門篇如小取篇的「無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寫作「也」字。如此看來，這個假定解決的涵義，果然能解決本文的疑難，所以應該採用這個假設。

(五) 證明。——第四步所採用的解決法，還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實可靠，還不能十分確實。必須有實地的證明，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

能證實，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過是一個假定罷了。已證實的假設，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例如上文所舉墨子書中『舉也物』一句，王念孫能尋出『無也故焉』和許多同類的例來證明墨子書中『他』字常寫做『也』字，這個假設的解決，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又如那個迷路的人，跟着水流果然出了險，他那個假設便成了真正適用的解決法了。這種證明，比較是很容易的。有時候一種假設的意思，不容易證明。因為這種假設的證明所需要的情形，平常不容易遇着，必須特地造出這種情形，方才可以試驗那種假設的是非。凡科學上的證明，大概都是這一種，我們叫做『實驗』。譬如科學家葛理賴觀察抽氣筒，能使水升高至三十四英尺，但是不能再上去了。他心想這個大概是因為空氣有重量，有壓力，所以水不能上去了，這是一個假設，不會證實。他的弟子佗里桀利心想如果水的升至三十四英尺，是空氣壓力所致，那麼水銀比水重十三又十分之六倍，只能升高到三十英寸。他試驗起來，果然不錯，那時葛理賴已死了。後來又有

一位哲學家柏斯嘉，心想如果侘里桀利的氣壓說不錯，那麼山頂上的空氣，比山腳下的空氣稀得多，拿了水銀管子上山，水銀應該下降。所以他叫他的親戚拿了一管水銀走上劈得東山，水銀果然逐漸低下，到山頂時水銀比平地要低三寸，於是從前的假設，真成了科學的真理了。思想的結果，到了這個地步，不但可以解決面前的疑難，簡直是發明真理供以後的人大家受用，功用更大了。

以上說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這種說法有幾點很可特別注意。(一)思想的起點，是實際上的困難，因為要解決這種困難，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結果，疑難解決了，實際上的活動照常進行。有了這一番思想作用，經驗就更豐富一些，以後應付疑難境地的本領，就更增長一些。思想起於應用，終於應用；思想是運用從前的經驗，來幫助現在的生活，更預備將來的生活。(二)思想的作用，不單是演繹法，也不單是歸納法；不單是從普通的定理裏面演出個體的斷案，也不單是從個體的事物裏面抽出一個普

偏的通則。看這五步，從第一步到第二步，是偏向歸納法的，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別事實和情形，然後發生一些假定的通則；但是從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繹法的，是先有了通則，再把這些通則所涵的意義一一演出來，有了某種前提，必然要有某種結果，更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證明某種前提是否真能發生某種效果。懂得這個道理，便知道兩千年來西洋的「形式的論理學」(Formal Logic) 單教人牢記 A E I O 等等法式和求同求異等等細則，都不是訓練思想力的正當方法。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做假設的來源；使人有批評判斷種種假設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

杜威一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試看上文所說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這第三步的種種假設。以下第四第五兩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設演繹出來，加上評判，加上證驗，以定那種假設是否適用的解決法。這是第三步的

假設是承上起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我們研究這第三步，應該知道這第一步在臨時思想的時候，是不可強求的，是自然湧上來，如潮水一樣，壓制不住的。他若不來時，隨你怎樣搔頭抓耳，挖盡心血，都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樹林裏迷了路，你腦子裏熟讀的一部穆勒名學或陳文名學講義，都無濟於事，都不能供給給你「尋着流水跟着水走出去」的一個假設的解決。所以思想訓練的着下功夫，在於使人有許多活的學問知識。活的學問知識的最大來源，在於人生有意識的活動。從活動事業得來的經驗，是真實可靠的學問知識。這種有意識的活動，不但能增加我們假設意思的來源，還可訓練我們時時刻刻拿當前的問題來限制假設的範圍，不至於於上天下地的胡思亂想。還有一層，人生實際的事業，處處是實用的，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理論，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的態度。養成了實驗的習慣，每起一個假設，自然會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會用這種推想出來的效果來評判原有的假設的價值。這

才是思想訓練的效果，這才是思想能力的養成。

閑情記趣 沈復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干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沖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鬪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鬪，蓋圖姦不從也。古語云，「姦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卵爲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媼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爲語柄。此皆幼時閑情也。

及長，愛花成癖，喜剪盆樹。識張蘭坡，始精剪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疊石之法。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暮游於外，芸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歎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次取杜鵑，雖無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芸惜枝憐葉，不忍鴨剪，故難成樹。其他盆玩皆然。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朶，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爲妙；所謂「一把官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鉞耍盤之病。葉取不

亂，梗取不强。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若盆碗盤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麪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挿於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竦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若以木本花果挿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後，剪去雜枝，以疎瘦古怪爲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成曲，挿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挿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

嶽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釘以筦之，即楓葉竹枝，亂草荆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荆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勢，聽其葉側，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如樹樹直栽，即難取勢矣。至剪裁盆樹，先取根露雞爪者，左右剪成三節，然後起枝。一枝一節，七枝到頂，或九枝到頂，枝忌對節如肩臂，節忌臃腫如鳩膝。須盤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後直出。有名雙起三起者，一根而起兩三樹也。如根無爪形，便成挿樹，故不取。然一樹剪成，至少得三四十年。余生平僅見吾鄉萬名彩章者，一生剪成數樹。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一盆，翁惜乎明珠暗投。據未見其可也。若留枝盤如寶塔，紫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氣矣。點綴盆中落石，小景可以入畫，大景可以入神。一甌清茗，神能趨入其中，方可供幽齋之玩。種水仙無靈壁石，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黃芽菜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長方盆內，以炭代石，

黑白分明，頗有意思。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難以枚舉。如石菖蒲結子，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置陰濕地，能長細菖蒲；隨意移養盆碗中，茸茸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雞翼之，俟雞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搗爛練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亭亭可愛。

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散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塊石，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藤蔓，嵌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於牆頭

，如下月臺，而實虛也。貧士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臺級爲牀，前後借湊，可作三榻，間以板而裱以紙，則前後上下皆越絕。譬之如行長路，卽不覺其窄矣。奈夫婦喬寓揚州時，曾仿此法，屋僅兩椽，上下臥房，廚竈客座皆越絕，而綽然有餘。芸曾笑曰：「置位雖精，終非富貴家氣象也。」是誠然歟？

余掃墓山中，檢有疊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宣州石於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痕處，乘濕糝之，乾或色白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興窰長方盆疊起一峯，偏於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巉巖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植蔦蘿，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蔦蘿蔓延滿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

「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一夕，貓奴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歎曰：「卽此小經營，尙干造物忌耶！」兩人不禁淚落。

靜室焚香，閑中雅趣。芸嘗以沉速等香，於飯鑊蒸透，在鑪上設一銅絲架，離火半寸許，徐徐烘之，其香幽韻而無煙。佛手忌醉鼻嗅，嗅處易爛。木瓜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圓無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筆宣。每有人將供妥者隨手取嗅，隨手置之，卽不知供法者也。

余閑居，案頭瓶花不絕。芸曰：「子之插花能備風晴雨露，可謂精妙入神；而畫中有艸蟲一法，盍仿而效之。」余曰：「蟲躑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僞罪過耳。」余曰：「試言之。」曰：「蟲死色不變。窟螳螂蟬蝶之屬，以針刺死，用細絲扣蟲項繫花草間，整其足，或抱梗，或踏葉，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行之，見者無不稱絕。求之閨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

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鄉居院曠，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作矮條櫬式，虛其中，橫四擋，寬一尺許，四角鑿圓眼，插竹編方眼。屏約高六七尺，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盤延屏上，兩人可移動。多編數屏，隨意遮攔，恍如綠陰滿牕，透風蔽日，紆迴曲折，隨時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即一切藤本香艸，隨地可用。此真鄉居之良法也。

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柏或梅菊，工隸書，兼工鐵筆。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有半。樓共五椽，東向，余居其三。晦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廂，地極幽靜。移居時，有一僕一嫗，并挈其小女來。僕能成衣，嫗能紡績，於是芸繡，嫗績，僕則成衣，以供薪水。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貧，每出仗頭錢，作竟日敘。余又好潔，地無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時有楊補凡名昌緒，善人物寫真；袁少逵名

沛，工山水；王星瀾名巖，工花卉翎毛，愛蕭爽樓幽雅，皆攜畫具來，余則從之學畫。寫艸篆，鑄圖章，加以潤筆，交芸備茶酒供客。終日品詩論畫而已。更有夏淡安掛山兩昆季，并繆山音知白兩昆季，及蔣韻香陸橘香周嘯霞郭小愚華杏帆張閑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沽酒，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放輕過。今則天各一方，風流雲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

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入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事，考對爲會。每會八人，每人各攜青蚨件百。先拓闔，得第一者爲主考，關防別座；第二者爲謄錄，亦就座；餘作舉子，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爲限，行立構思，不准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各人交卷畢，謄錄啓匣，併錄一冊，轉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即爲後任

主考，第二者爲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一日可十場，積錢千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爲官卷，准坐而構思。

揚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蘭影上紛，牆別有幽致。星瀾醉後輿發曰：「補凡能爲君寫真，我能爲花圖影。」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瀾取素紙鋪於牆，即就蘭影用墨濃淡圖之。日間取視，雖不成畫，而花葉蕭疎，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寶之。各有題詠。

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衆議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頭錢，自我擔爐火來。」衆笑曰：「諾。」衆去，余問曰：「嚮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竈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

便。』余曰：「酒囊固便矣。茶之烹具。」芸曰：「携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於行竈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爲業，以百錢雇其擔，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議。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衆咸歎服。飯後同往，并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徧地黃金，青衫紅日，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旣而酒肴俱熱，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杯盤狼籍，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頽，余思粥，擔者即爲買米煮之，果腹而歸。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衆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省儉之法，曰「就事論事。」余愛小飲，不喜多菜。芸爲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凹楞，蓋之上有

柄如返蒂，置之案頭，如一朵墨梅覆桌；啓蓋視之，如菜裝於花瓣中。一盒六包，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邊圓盤一隻，以便放盃箸酒壺之類，隨處可擺，移掇亦便，即食物省儉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闇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以白紙糊壁，遂亮。夏月樓下去窗，無闌干，覺空洞無遮欄。芸曰：「用竹簾在，何不以簾代欄？」余曰：「如何？」芸曰：「用竹數根黝黑色，」一豎一橫留出走路。截半簾搭在橫竹上，垂至地，高與桌齊。中豎短竹四根，用麻線扎定，然後於橫竹搭簾處，尋舊黑布條，連橫竹裏縫之。既可遮飾觀瞻，又不費錢。」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

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災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

信陵君列傳史記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

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念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

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而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試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

，大善；不聽，可使擊殺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示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命，得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驕自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有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

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

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於因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接巖穴隱者，不恥不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國
文
讀
本

煩省劉知幾

昔荀卿有云：「遠畧近詳。」則知史之詳畧不均，其爲辨者久矣。

及千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余以爲近世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

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

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

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

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

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

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關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幅以多少，理則不然。

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父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晝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鄆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立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

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載，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義者苟囁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以多少，理則不當。其斯之謂也。

摸 擬劉知幾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郎則比蹤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攢抑馮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

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潔，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

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是豈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

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桀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蓋左氏爲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

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於平陽，而曰「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

。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二十國春秋，記朝廷聞

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隱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鄴，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淺而易

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國
文
讀
本

愛國運動與求學 胡適

當五月七日北京學生包圍章士釗宅，警察拘捕學生的事件發生以後，北京各學校的學生團體即有罷課的提議。有些學校的學生因為北大學生會不曾參加五七的事，竟在北大第一院前辱罵北大學生不愛國。北大學生也有很憤激的，有些人竟貼出布告攻擊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媚章媚外。然而幾日之內，北大學生會舉行總投票表決罷課問題，共投一千一百多票，反對罷課者八百餘票，這件事真使一般留心教育問題的人心裏歡喜。可喜的不在罷課案的被否決，而在（1）投票之多，（2）手續的有秩序，（3）學生態度的鎮靜。我的朋友高夢旦在上海讀了這段新聞，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討論此事，說：這樣做去，便是在求學的範圍以內做救國的事業，可算是在近年學生運動史上開一個新紀元。——只可惜我還沒有回高先生的信，上海五卅的事件已發生了，前二十天的秩序與鎮靜都無法維持了。於是六

月三日以後，全國學校遂都罷課了。

這也是很自然的。在這個時候，國事糟到這步田地，外間的刺激這麼強；上海的事件未了，漢口的事件又來了，接着廣州南京的事件又來了；在這個時候，許多中年以上的人尙且忍耐不住，許多六十老翁尙且要出來慷慨激昂地主張宣戰，何況這無數的少年男女學生呢？

我們觀察這七年來的「學潮」，不能不算民國八年的五四事件與今年的五卅事件爲最有價值。這兩次都不是有什麼作用，事前預備好了然後發動的；這兩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遇着國家大恥辱，自然爆發；純然是爛漫的天真，不顧利害地幹將去，這種「無所爲而爲」的表示是真實的，可愛敬的。許多學生都是不願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爲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刺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麼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所以北大學生總投票表決不罷課之後，不十到二天，也就不能不罷課了。二十日前不罷

課的表決，可以表示學生不願意犧牲功課的誠意；二十日後，毫無勉強的罷課參加救國運動，可以證明此次學生運動的犧牲的精神。這並非前後矛盾；有了前回的不願犧牲，方才更顯出後來的犧牲之難能而可貴。豈但北大一校如此？國中無數學校都有這樣的情形。

但羣衆的運動總是不能持久的。這並非中國人的「虎頭蛇尾」，「五分鐘的熱度」，這是世界人類的通病。所謂「民氣」，所謂「羣衆運動」，都只是一時的大問題刺激起來的一種感情上的反應。感情的衝動是沒有持久性的；無組織又無領袖的羣衆行動是最容易鬆散的。我們不見北京大街的牆上大書著「打倒英日」「不要五分鐘的熱度」嗎？其實寫那些大字的人，寫成之後，自己看着很滿意，他的「熱度」早已消除大半了；他回到家裏，坐也坐得下了，睡也睡得着了。所謂「民氣」，無論在中國在歐美，都是這樣；突然而來，悠然而去。幾天一次的公民會，幾天一次示威的遊行，雖然可以勉強多維持一會兒，然而那回天安門打架之後，國民大會

也就不容易召集了。

我們要知道，凡關於外交的問題，民氣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氣；民氣與政府相爲聲援方才可以收效。沒有一個像樣的政府，雖有民氣，終不能單獨成功。因爲外國政府決不能直接和我們的羣衆辦交涉；民衆運動的影響（無論是一時的示威或是較有組織的經濟抵制）終是間接的。一個健全的政府可以利用民氣作後盾，在外交上可以多得勝利，至少也可以少吃點虧。若沒有一個能運用民氣的政府，我們可以斷定民衆運動的犧牲的大部分是白白的糟蹋了的。

倘使外交部於六月二十四日同時送出滬案及修改條約兩照會之後即行負責交涉，那時民氣最盛，海員罷工的聲勢正大，滬案的交涉至少可以得一個比較滿人意的結果。但這個政府太不像樣了：外交部不敢自當交涉之衝，却要三個委員來代搨末梢；三個委員都是很聰明的人，也就樂得三揖三讓，延擱下去。他們不但不能用民氣，反懼怕民氣了！況且某方面的官

僚想借這風潮延長現政府的壽命；某方面的政客也想借這問題展緩東北勢力的侵逼。他們不運用民氣來對付外人，只會利用民氣來便利他們自己的私圖！於是一誤，再誤，至於今日，滬案及其他關連之各案絲毫不曾解決，而民氣却早已成了彊弩之末了！

上海的罷工本是對英日的，現在却是對郵政當局，商務印書館，中華印書局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一變而為對付楊蔭榆，又變而為對付章士釗了。廣州對英的事件全未了結，而廣州城却早已成爲共產的血戰場了。三個月的「愛國運動」的變相竟致如此！

這時候有一件差強人意的事，就是全國學生總會議決秋季開學後各地學生應一律到校上課，上課後應努力於鞏固學生會組織，爲民衆運動中心。北京學聯會也決議，北京各校同學於開學前務必到校，一面上課，一面仍繼續進行。

這是很可喜的消息。全國學生總會的通告裏並且有「五卅運動並非短

時間所能解決』的話。我們要爲全國學生下一轉語：救國事業更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於砍下手指寫血書，甚至於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說的好：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他又說：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我自己。在這個高唱國家主義的時期，我們要很誠懇的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國家主義的唯一大路。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

學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却應該充分地

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須要明白了解：

救國千萬事，

何一不當爲？

而吾性所適，

僅有一二宜。

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便是你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功夫。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着大家去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吶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吶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引誘與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裏覺的難爲情嗎？——這也是

人情之常，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鼓舞：——

德國大文豪葛德（Goethe）在他的年譜裏（英譯本頁一八九）曾說，他每遇着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崙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時期裏，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國的文物。又當利俾瑟之戰的那一天，葛德正關着門，做他的名著 *Essex* 的「尾聲。」

德國大哲學家費希特（Fichte）是近代國家主義的一個創始者。然而他當普魯士被拿破崙踐破之後的第二年（一八〇七）回到柏林，便着手計劃一個新的大學——即今日之柏林大學。那時候，柏林還在敵國駐兵的掌握裏。費希特在柏林繼續講學，在很危險的環境裏發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往往在他講學的堂上聽得見敵人駐兵操演回來的笳聲。他這一套講演——「告德意志民族」——忠告德國人不要灰心

喪志，不要驚皇失措；他說，德意志民族是不會亡國的；這個民族有一種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間建立一個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說，這個民族的國家是不會亡的。

後來費希特計畫的柏林大學變成了世界的一個最有名的學府；他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變成了德意志帝國建國的一個動力，並且成了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國家主義的一種經典。

上邊的兩段故事是我願意介紹給全國的青年男女學生的。我們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與費希特。我們只希望人人知道：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裏跟着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高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裏，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十四，八，卅一夜，在天津脫稿。

國
文
讀
本

級年二中高

本讀文國

册三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4.3



3 1761 9683 4

82

3

文氣的辨析

一

文氣的辨析 郭紹虞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云：「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粗迹易知，精義難明，何況「神」「理」「氣」「味」四者之中，尤以文氣之說爲最易混淆。曰氣機，則近於神矣；曰氣歛，則近於味矣；曰精氣，曰元氣，則又近於理矣。茲所以專就文氣之說一辨析之。

用抽象名詞以論文，本已不易捉摸；何況再加以昔人之好作玄談不着邊際，與濫用術語不審名理！所以文氣之說遂難有定論。我們第一步必先確定其義界，使術語之濫用者得以明劃，第二步再分別其性質，使玄談之抽象者歸於切實，則文氣之說，或未必定爲不可捉摸之問題也。

氣本象形字。其本訓爲雲氣，雖其噓吸出入，並無定形，但論其本義，初非絕對抽象的名詞。其後一再引伸，以指天地之元氣，以指吐納之氣



138324

息，以形容流動之氣象，於是由具體而進於抽象了，由是再展轉引伸，以指個人之氣稟，以指修養之氣質，以指環境之氣習，於是復由述自然現象者一變而論及人事，一變而爲倫理之術語了。其後再進一步以指行文之氣勢，於是始爲文學批評上之術語。所以嚴格而論，文氣之說，不過指行文之氣勢言耳。但以與上述引伸諸義，不能無相互的關係，所以錯綜糾紛，各執一端，而其說亦遂以愈濬；或探求其所以致之本，或指出其所以致之法，於是文氣之說遂似乎本無定論了。

其由於論行文之氣勢而探求其所以致此之本者，爲說亦互異：或由氣稟言者，是就先天的稟賦而言，則有才氣體氣之殊。才氣分高下，體氣別陰陽。才氣相等，體氣不妨互異；體氣相同，才氣或有差異。文心體性篇謂：「才有庸雋，氣有剛柔，」最爲確論。魏文之論文氣，就才氣言，所以清濁有體，而巧拙有素。姚鼐之論文氣，就體氣言；所以各有偏勝，而文變多端。要之均就作者的稟賦而言；易以現代用語，即是論作者個性的

問題。

或由氣習言者，是就後天不自覺的薰染而言，則又有氣運風氣之別，氣運隨時代爲轉移；文心時序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風「風衰俗怨，梗概多氣」者是也。風氣因風土而不同，漢書地理志所謂「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者是也。易以現代用語，則又是作者環境的問題。

或由氣質言者，是就後天自覺的修養而言，故能不爲環境所左右。語其方法，即昔人所謂養氣，所謂變化氣質。而其着手，又有積極、消極、內感、外鑠之別。其主積極者：或重在積理，即李翱所謂「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而魏禧於宗子發文集序發其旨。或重在練識，即韓愈所謂「識古書之真僞，」所謂「無迷其途，」而魏禧於答施愚山侍讀書闡其義，或重在勵志，亦即韓愈所謂「不得其平則鳴，」而彭士望於與魏冰叔書明其說。或重在尙學，此即柳宗元所謂本之書詩禮春秋易以取道之原，所謂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者。一是間接的

學文與氣，一是直接的學文而得其氣韻。其主消極者重在寡欲，此即懽敬所謂「作文之法不過理直氣充，理實須致知，氣充須寡欲」也。要其義則本於韓愈「無誘於勢利」一語得來。上文所述，大抵多主於內感。至如蘇轍欲得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則其所謂「氣可以養而致」者，又全重在外鑠了。這一些話，要之又均是作者修養的問題。

或由氣象言者，則又就氣稟氣質三者混合的態度言之。而錢謙益遂別爲香氣光氣，以創爲鼻觀望氣之術，欲於文的氣象進窺人的氣韻，則又是近人所謂人格的表現的意義。

其由於論行文之氣勢，而指出其所以致此之法者，亦有數說。或於文外求之，則有主靜主敬諸說。主靜所以舒其氣。文心養氣篇云：「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此雖非養氣工夫，卻是衛氣方法。柳宗元反其語云：「未嘗敢以昏氣出之，」亦是此意。魏禧許士重詩序遂本以拈出「靜」字，謂詩文必有靜氣以爲之根。

此意若以現在用語釋之，近於所謂感興，蓋靜氣以爲之根，即所以待感興之自來也。主敬又所以斂其氣。此即柳氏「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之說，而章學誠《文德篇》遂本以拈出「敬」字。謂「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此意若亦以現在用語釋之，即是所謂精神的集中，即所以擒住此感興而已。蓋斂而又斂，則粗心浮氣，自然蠲除，修辭自能合度矣。

或於文內求之，則更有論體論氣之別。一是氣外論氣，一是就氣論氣。羅汝懷與曾侍郎論文書謂：「文家論氣當兼論體，體殊而氣亦殊。」此就體以論氣者。其就氣論氣者，大率本於韓愈氣盛言宜之說。劉大櫟論文偶記謂：「文須筆輕氣重。」重亦盛也。不過行文氣勢如何能盛，亦有種種相反之說。李德裕謂：「氣不可以不貫，」（窮愁志）而曾國藩謂「爲文行氣宜縮多而伸少。」（雜著）一主調達，一主收斂，似乎相反。實則李

氏別氣與勢言之，所以再說「勢不可以不息。」曾氏則混氣與勢言之，蓋卽本李德裕論勢之說，一轉其論調耳。姚鼐與姚石甫書云：「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中有馳驟。」馳驟則貫，頓挫則縮矣。曾國藩家訓中復云：「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噴薄則氣貫而壯，吞吐則氣縮而澀矣。此本一件事的兩方面，所以猶不甚相反。至如古文家之欲氣力有餘於文之外，化堆重處爲空虛，（曾國藩語）與考據家之不欲以後人之巧利，勝前人之拙純，以爲詮釋之繁，無操於其氣之浩然。（羅汝懷語）則尙虛尙實，正相反背。然其以氣盛爲目的，固無不同。不過一欲以巧勝之，一欲以拙濟之耳。

關於文氣種種的說法，大率備是。我們於此可知諸家所以多歧說之故，只由於立腳點不同耳，只由於觀察的方面不同耳。至其中心問題，固無不以行文之氣勢爲焦點。所以現在所應討論者，即在於行文之氣勢的一點。

我以爲關於文氣的辨析，不外上述的兩大端：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

是所以致之之法。前者是因氣以論文，所以所說的只是種種方面與文氣的關係；後者是因文以論氣，所以所說的又是文氣在文章中間的作用。我們再明晰些說，即前者是批評方面的問題，而後者是創作方面的方法。

何以文氣是創作方面的方法呢？蓋古文家之所謂文氣，與駢文家之所謂聲律，實在有同樣的性質，——至少有一部分屬同樣的性質。駢文家爲什麼要講聲律？即因爲不欲其文之「吃」。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凡聲有飛沈，響有隻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通。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古文家爲什麼要講文氣？即因爲欲其文之「貫」。李德裕窮愁志文章論云：「氣不可以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曰「吃」，曰「貫」，本是同一意思，不過一就消極言，一就積極言耳。劉氏又云：「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於氣，窮於和韻。」這不是說駢文家的聲律，也所以調

其吟詠的氣勢嗎？李氏又云：「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這不又是說當重文氣不當重聲律。而文氣也有代替聲律的作用嗎？蓋古文家之所謂文氣，近於自然的音調，而駢文家之所謂聲病，則屬人工的音律。文氣以有聲律的性質，所以曾國藩以爲欲氣盛全在段落清，須於古人段落分束張起中領取其妙境妙用。則已有揣摩其音節的意義了。聲律也以有文氣的性質，所以陸厥與沈約書說明昔人亦明音律之理，舉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爲例。竟以氣勢之說，爲音律論之先聲了。此所以謂文氣與聲律至少有一部分屬同樣的性質也。

文學工具不外兩種：直接的是文字，間接的是語言。中國文字以有單音與孤立兩種特質，故適於駢儷韻律的體裁。駢文家之講究聲病，不外利用文字的特點以完成人工的音律而已。古文家之好論文氣，也不外利用語

勢之浩瀚流利以自然的音調見長耳。『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文而論氣，其最初本是指語言而言者。聲律所以成文字的美，氣勢所以顯語言之長，其性質相近而異其作用，此所以文氣與聲律得以相濟而相代也。

明白文氣與聲律之同點，所以可以相代；明白文氣與聲律之異點，所以又可以相濟。駢文雖重在聲律，而也未嘗不重在氣勢。曾國藩荅何文編序云：『瑰偉奇麗之辭，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疣，施膠漆於深衣之上，』此即李德裕所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蓋只重人工，不尚自然，則下者自成爲附贅懸疣，而高者亦不過編珠綴玉而已。古文家之攻擊駢文，即因其短在氣勢。至於古文雖重在氣勢，實在也不能一偏而『磔裂章句，墮廢聲韻。』（裴度譏韓愈語）曾煥駢體正宗自序謂文無取於冗長。『吃文爲患，累句不恒，譬如屢舞而無綴兆之位，長嘯而無抗墜之節，亦可謂不善變矣。』古文之失，即在於忽視文字的美點，所以阮元劉師培等以爲『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文者。』蓋自然的音調

，與人工的音律，本不妨相輔以濟其美也。我們試看律體的拗句，即可明白此理。律體本是聲律的結晶，本是一種最諧和的聲律，何以要故作拗句呢？何以於故作拗句之後仍能不覺其拗呢？這即是出於語氣之自然，所以能如此耳。沈約云：「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蓋人工的音律本從自然的音調中出，故自然的音調，有時亦能閤合人工的音律。此彥和養氣所以重在「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也。

何以文氣又是批評方面的問題呢？則以氣出於自然，而聲律出於人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其所以不如者，即以愈遠於自然，其個性愈不易表顯故也，昔人稱齊梁間詩，謂爲『興寄都絕』者，亦是此意。由於這些關係，所以人工的聲律雖易於依循，只能作創作的方法，助修辭的技巧，而不能於其間窺出作者的個性。其能於韻律中猶逗露真性情者，即由於以自然的氣勢濟之，固不是聲律本身所以表現個性也。所以聲律只是創作的方法而無關於批評。至於自然的聲氣雖不易捉摸，而儼若有一定的音

節，或宜於高聲朗誦，或宜於低聲密吟，體會玩索，似乎也有着手的途徑，所以一方面也近聲律的性質，得爲創作的的方法，而一方面因聲求氣，若有作者之精神意氣存乎其間，「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姚鼐答翁學士書）所以又成爲批評方面的問題。這種若有作者之精神意氣存乎其間者，即昔人所謂氣象。就一部分言，或氣稟，或氣智，或氣質，都可以表示氣象，而要以此三者混合的整個的表現爲多。故氣象云者，就作者言。即是人格性情之流露；就作品言，即是所謂風格，昔人以氣象不外天地之氣化，故論風格亦每以陰陽剛柔爲言。姚鼐復魯絜非書云：「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其得於陽於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日，如火，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邦，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

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此言說得最妙。昔人所氣如邵公濟英氣和氣之說，魏禧山分水分之說，惲敬槍棊氣袍袖氣之說，曾國藩義氣仁氣之說，大率相同。所以文氣之說，其又一意義即爲風格。風格萬殊，所以只舉二端言之者，舉其極以概其餘耳。姚氏固云：「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類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

所以文氣之說，就狹義言，是即文以求氣，其言氣恆與「勢」相混，唐宋文人之論氣者多主之；就廣義言，是因氣以品文，其論氣又與「神」爲近，清代文人之論氣者多主之。

文人求古之病

顧炎武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之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事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二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三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三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瑣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係光憲〔六〕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滑〔七〕爲長樂公〔八〕，冷齋夜話〔九〕稱陶穀〔一〇〕爲五柳公〔一一〕；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其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一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

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注釋】

- (一) 鄭餘慶，字居業，唐人。
- (二) 漢時稱朝廷曰縣官。
- (三) 陸務觀，即陸游。
- (四) 陶宗儀，字九成，元時進士，元亡，不仕。工詩文，著有輟耕錄，滄浪樵歌等書。
- (五) 何孟春，字子元，明郴州人。著有餘東序錄，何燕泉詩歌等書。
- (六) 孫光憲，字孟文，宋人。著有北夢瑣言等書。
- (七) 馮涓，前蜀人，字信之，有文集。
- (八) 馮道，歷仕四姓十君，在相位二十餘年，自號長樂老。
- (九)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撰。

國文讀本

- (一〇)陶穀，字秀實，宋時人。
- (一一)陶潛門前有五柳，自稱五柳先生。
- (一二)于慎行，字可遠，明時人。

文章繁簡 顧炎武

韓文公〔一〕作樊宗師〔二〕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三〕，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四〕。

辭主乎達；不論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四〕因陳子〔五〕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闚良

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矐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辭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穰里子傳；史書曰：「母，韓女也。穰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

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樽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注釋】

- (一) 韓愈，字退之，卒諡文忠，故稱韓文公。
- (二) 樊宗師，字紹述，爲文奇澀，時號「澀體」。
- (三) 子指孔子，此語見論語。
- (四) 時子，齊臣。
- (五) 陳子，孟子弟子陳臻。
- (六) 春秋 鄒國大夫公孫僑字子產。
- (七) 劉器之，金邲陽人。
- (八) 黃氏日鈔，宋黃震作。

國文讀本

(九)蘇轍，字子由，宋散文作家。

天下

莊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曰，無乎不加。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關，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故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己之大循

，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無極，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傲乎救士之世哉！曰，「君子不爲苛
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以外
，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
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
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
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髀無任
，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
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

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蒙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鱗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珠，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

今日適越而昔來。

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卵有毛。

雞三足。

郢有天下。

犬可以爲羊。

馬有卵。

丁子有尾。

火不熱。

山出口。

輪不躡地。

目不見。

指不至，至不絕。

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鑿不圍枘。

天
下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狗非犬。

黃馬，驪牛，三。

白狗黑。

孤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上之辯者爲怪，此其概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

，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國文讀本

董仲舒對三仁 節漢書董仲舒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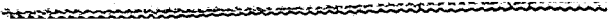
土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蠱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

「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

王曰：「善。」

董仲舒對三仁



國文讀本

論美術文與徵實文之不同

劉師培

古人之於物也，貴真而賤美；後世之於物也，貴美而賤真。貴真者，近於徵實；貴美者，近於飾觀。至於徒尚飾觀，不求徵實，而美術之文，遂與徵實之文相違。何則？美術者，以飾觀爲主者也；既以飾觀爲主，不得不遷就以求其美。

古文詞章，道源小學；記事貴實，不尚虛詞。後世文人，漸乖此例；研句鍊詞，鮮明字義，所用之字，多與本義相違，如「瓊」爲赤玉，而詞章之士，則以白花爲「瓊花」；略舉一端，則知文人所用之字，名與實違；是爲用字之訛。

又或假設名詞，獨標奇語，名詞而外，別以隱語爲代詞；以「天淵」二字，喻善惡之殊懸；以「萍水」一言，喻朋友之聚首；言得志，則曰「青雲」；言誓詞，則曰「白水」。略舉數端，則知文人之作，以詞害義；

是爲造語之訛。

又或好奇之士，顛倒其詞，以誇巧慧；如江淹賦云：『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易墜涕爲危涕，即易危心爲墜心；杜甫詩云：『紅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又名詞互易，以逞句法之奇；律以言貴有序之例，則江杜之作，均與文律相違：是爲造句之訛。

又或出語不經，借物寓意，文人沿襲，以僞爲真。如夔僅一足，堯有八眉是也：是爲用事之訛。

四者而外，文人之失，猶有數端，或用事不考其源，如海客乘槎，誤爲博望；姮娥竊藥，指爲羿妻是也。或記事詞過其實，如『民靡子遺』，見於雲漢，孟子斥爲害詞；『血流漂杵』，載于武城，孟子指爲難信是也。或敘事之文以詞害義，如言兵敗，則曰『睢水不流』；言納降，則曰『甲高熊耳』是也。或隸事之文，考證多疏；如杜甫之詩，誤伏勝爲服虔；陸游之文，誤許渾爲許遠是也。

或謂後世之文，隸事失真，事因文晦，而斥文章爲小道。不知文言質言，自古分軌；文言之用，在於表象；表象之詞愈衆，則文病亦愈多。然盡刪表象之詞，則去文存質，而其文必不工。故有以寓言爲文，如莊列楚辭是也，而其文最美；有寓言與事實相參者，如戰國策之文是，而其文亦工。後世史書，事資虛飾，而觀者因以忘倦；漢魏詞賦，曲意形容，而誦者稱爲絕作。如庾信枯樹賦，以桓溫與仲文同時，此立詞之爽實者也。而後世不聞廢其辭。又唐人之詩，有所謂『白髮三千丈』者，有所謂『白頭搔更短』者，出語之無稽者也，而後世不聞議其短。則以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爲戒。

蓋美術之文，以性靈爲文；而徵實之文，則以考覈爲憑。若以美術之徵，而必欲責其徵實；則於美術之學反去之遠矣。

國文讀本 (No. 407)

四
文化學社

論辨文作法

(節選梁任公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

論辨之文，是自己對於某種事件發生主張，或修正他人的主張，希望別人從我（論辨文的效果是要能得人贊同）。凡分五種：

- 一 說喻
- 二 倡導
- 三 考證
- 四 批評
- 五 對辨

說喻之文 說喻之文是對於特定的一個人，或一部分的人，發表自己意思，勸他服從某道理，或作某件事。

如政府說喻百姓（命令告示），百姓上書政府請願，學校中先生令一羣學生應明曉某種道理，或對於特定一人或一班學生令其做某件事，以及朋

友往來函札互相規勸或討論學說之類，都是此類文學。

倡導之文 倡導之文是標舉一種政策或一種學術，樹堂堂正正之旗，對於全國人（非特定人）或全世界人，乃至將來之人，發表意見。如周秦諸子著書立說，墨子倡兼愛，老子倡無爲，皆是此類。此類文注重普遍性，如現在有人主張國家主義，並非對於現在中國的情形而言，乃認爲天下真理所在，無論何國皆應如是。

考證之文 在五種論辨文之中，其餘四種文字常常要用考證，因爲無論何種文不能不用考證。（非篇章皆須考證，有許多已公認之理，無須考證，有許多非考證不可。如講過激主義現在不能用，空嘴說白話，人家不能相信，必須將俄國經過的壞現象說出才好。假使說勞農政府好，也必須列舉俄國的好處來證明。）考證差不多是論辨文之中堅，不用考證，很難做出來一篇圓滿的文字。有許多文字專做考證，專考一事供給別人或自己倡導批評之資料。

批評之文 說喻和倡導都是自居第一位，批評之文有三種：

1. 自居於第一位者。人家有一說喻或倡導，我來批評他。譬如你說軍國主義好，我說他壞，是謂駁難的批評，屬於此類。

2. 自己第三位者（超然的），兩方相爭辨，我拿公平的眼光批評兩邊的長處和短處；或人家出版一部書，我對這書不立於反對地位，特將書中要點提出，對於書中好處表示贊同，不好的地方表示反對，皆是此類。

3. 純粹以歷史的眼光來觀察，並無第二位第三位之關係者。如評白香山的詩，既非附和，又非贊同，不過看他在文學界中與人不同之點，和他的價值如何。

對辨之文 對辨之文，是答人家的批評；或不待人家批評我，而我先算到將來有某種某種非難，一一駁斥之。

這一類文在中國很少；如柏拉圖蘇格拉底常用之。設為主賓問答，通

篇辨論到底，在中國便沒有這種文字。兩都賦和七發雖用問答體；但皆純文學之類，不是辨論道理，不能稱對辨文。周秦諸子用問答體的很多，如墨子非樂即是此體。又如孟子七篇亦用問答體，然非全篇皆是兩邊對辨，也不能算純粹的對辨文。

中國要找純粹對辨文，只有桓寬的鹽鐵論，這部書很有趣，是東漢人記西漢事，記的是漢武帝的時候將鹽鐵收歸國有，武帝死後，賢良文學建議主張廢除，於是開會討論。政府方面出席的是丞相和御史大夫，首由賢良文學發言請求廢止，次丞相答辨，又次賢良文學申說，丞相又答。照樣反覆辨論，針鋒相對，到後賢良文學發言，丞相不能駁回，御史大夫立起身來說一段，直到最後發言的一人而止。中國有這部書，在文學界中也很有體面了。

論辨之文最要條件有二：

一 耐駁

二 動聽

耐駁，要經過思想內容之整理，動聽，要經過技術上之整理。現在先講耐駁：

耐駁 論辨是希望人家從我，最好是將他不從我的理由駁倒，使我所說話人不能駁斥，始能達到這種目的。若要想出話來人不能駁倒，必須應用論理學。因明頌說：

能立與能破，及似由悟他。

這兩句話有點難懂，先解釋一下：能立是自己的主張能够立起，能破是人家的主張我可以打破。爲什麼要立要破呢？都由於要悟他。及似二字怎麼講呢？一段人講話，有些似乎能立而立不了，似乎能破而破不了，這叫做似能立似能破。真與似都是於悟他，所以說能立與能破，及似由悟他。我剛纔所講的論辨文底定義，也從這裏偷來的。（發表主張是能立，修正他人主張是能破，希望人家從我是悟他。）

要想悟他必須能立能破。如勸老太太不要到鷄鳴寺燒香，必須說出理由來能破他的迷信。又如勸人到東南大學大禮堂來聽講，須立出道理來勸他。這層便不容易做到，要有種種法則。自己的思想在腦中先須轉過多次，再想出方法將腦中思想條理整然的發表出來，纔真能立真能破；平常人的思想，不過似能立似能破而已。論理學便是教人真能立真能破，所以要作論辨文，必須用番功夫去研究論理學。

應用論理學來做論辨文分兩層：

甲自立

乙應敵

不管能立能破都要如此。

自立 論理學應用到作文，是「在真確的事實之上施行嚴密的推理，拿妥當的形式，發表出來。」如此說，可將自立分三段解釋：

(一)妥當的形式，我們主張一件事最妥當的形式如下：

某事應當怎樣做，因為……。

如云學生應有自治會，只講這句話不能使人信服，必定要跟着說明爲什麼什麼。在論理學三段論法的形式如次：

一大前提 二小前提 三斷案

譬如說凡人終須死（大前提），諸君同我都是人（小前提），所以諸君同我有一天大家都要死（斷案），這是拿論理學的形式排列起來的。平常說話只說我們都要死，即是先將斷案提出。譬如我說梁某終須死，因此理本來明白，無人反駁，大前提便可省去。若有人反駁即告訴他凡人都要死，梁某是一個人，所以不能免，那形式便嚴整了。

發表形式最普通的，必有此三段的形式。

中外論辨文皆是如此，長的文字是三大段中各包小段，小段中又有小段，合無數的三段論法而成。

作文時須自己審察有沒有違背三段論法（這是另一學問，非一時所能

講得了的)，不合便容易破。

(二) 眞確的事實 徒有形式還是不够。如老太太上鷄鳴寺燒香，他的三段論法是

觀音菩薩能消災解難（大前提），

上山燒香，觀音菩薩必定心喜（小前提），

所以拜觀音必能消災解難（斷案）

形式上一點沒有錯；然而不能說他是對的，可見不依據眞確的事實是不行的。作文不難於下斷案，而難於大小前提之正確。譬如說。

聯省自治是共和國唯一的辦法（大前提），

中國是共和國（小前提），

所以中國必須聯省自治（結論）。

本來只要幾句話可以了事，然文章不能照這般簡單，是什麼原故？是因為大前提中有問題，並且問題很大，共和國都是聯省自治嗎？聯省自治

有壞處沒有？要答這兩個問題，必定要費許多筆墨，從此可以曉得文章之所以長，沒有別的，是爲內容求真實，若求形式不錯，是很容易，很機械的整理語言次序便够了。

又如說：

基督死去了（斷案），

因爲基督是人（小前提），

凡人皆要死（大前提）

這形式也是不錯，這裏面的大小前提有無問題呢？若以孔子爲例，是沒有問題的；然在基督徒，決不承認這般辦法。你們的孔子可死，我們的基督不可死。基督是上帝兒子不是人，於是小前提發生了問題了。我們要基督教徒辨論，怎麼辦呢？你說基督不是人，我們便先下一個人的定義；如此這般是個人，再找基督是人的證據，凡人都有眼睛，有手，基督有沒有？凡人都要吃飯睡覺，基督要不要？一件件的比起來，基督都合人一

樣。再看基督有沒有和超人相同的地方，超人是如此這般，基督和他不同，於是基督是超人不成問題。再研究到超人問題，如何而後爲超人？照這樣一件件的研究下去，決斷他不是超人，我的說立，他的說破了。

上面是講小前提能發生問題；而大前提亦可發生問題。如承認梁啓超必死，必先承認凡人皆要死的大前提。這個凡人皆要死的大前提，在現今科學發達已經不成問題；然在數十年前的中國，這問題還大得很呢！數十年前中國有一部分人信有神仙不死（如呂純陽）；世間既有不死之人，即梁某之死與不死便不能定了。文章中有論辨文一體，便是看大小前提是否正確；然作真能立能破之文，必須拿真確實的事實做基礎（考証的工夫便是用在此處）。如說：

人爲萬物之靈。

問他何以故？在中國舊學可以答出十幾二十個「因爲」。在西洋希臘羅馬也有幾十個「因爲」（如人爲天地中心之類）。我們要想破他，空話

是不行的，必須據達爾文的種原論，說明動物如何進化而成人，證據鑿確，人家駁不了，纔能將「人爲萬物之靈」之說打破。徒說空話，沒有做論文主體之價值；已公認之事實，也沒有做論文主體的價值。譬如說中國非自強不可，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無須討論。

(三) 嚴密的推理 拿真實的事推論出去，由甲種事實推出乙種事實所生之影響。如要說：

中國非打倒軍閥不可。

先要將教育實業……種種被軍閥摧殘的事實一一羅列出來，一面再看到反面的事實，從前中國沒有軍閥，是如何的情形，現在歐美沒有軍閥是如何情形，一一舉出。再討論中國要不要教育？要不事實業？……一層層的由各方面推下去，纔可以下「非打倒軍閥不可」的斷案。斷案不難下，而難於尋出因爲什麼。有時因爲不只一端，便寫個一因爲……二因爲……。

應敵 說一句話總須預備駁難，這叫做應敵。應敵原則有兩條：

1 忌隱匿 有許多人作文的時候，自己知道他的主張有不圓滿的地方，便含糊說去，希望人家找不出他的缺點，這種辦法在不要緊的文章裏不希望生效力則可；否則決不能行的。作文時必須自己先想到種種人家要駁我的話，用難者曰一類的話一一駁去，能有幾要點被我駁倒便好了。如若隱匿證據或推理的路徑，結果總是自己上當，一定在隱匿之點被人攻破。

2 忌枝節 要說什麼便說什麼，切不可枝枝節節說到別處去。你本要悟他，別人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怎麼能悟？大概自己所說的話，怕被人駁斥，心裏懷着鬼胎，口中便閃爍其詞，如孟子講性善，他的學生舉出三說來駁他：一說是無善無不善，一說是性有善有不善，一說是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這三說都可以駁倒孟子的學說。孟子被他們駁得很窘，只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失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這種模稜兩可的話，令人不知所云；並且論的是性，何以說到才呢？還有一次：萬

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曰「否。」我們便要看他說出什麼理由來了，那知道他只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這好像問張三殺李四沒有，答道人不應該殺人，真個驢頭不對馬嘴。鹽鐵論有三分之一是大家反臉的話，有時賢良文學駁不過丞相，立起來大罵一頓；有時丞相駁不過賢良文學，也立起來大罵，幸虧秘書長御史大夫出來講和，請他們閑話休提，言歸正傳，究非論辨文的正軌。

動聽 同一內容，寫出來能動人與否，要看各人的技術如何。這已近於巧。然在技術上也有許多規矩，規矩明白了纔能談巧。這規矩有四種：

一急切 二明晰 三注重 四對機

急切 文章最要令人一望而知其宗旨之所在，纔易於動人。如向人借錢，晤面之後，不說來意，先寒暄半天，等人家聽的倦了，然後再講到借錢，不如一會面就說借錢，比較爽快一點。「博士賣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人既不知所云，怎能動聽？作文時最好將要點一起首便提出，次

則早點提出。

如荀子性惡篇起首便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開門見山，提起人的精神，使人非看不可。

李斯諫逐客書起首便說：「臣聞吏議逐客，臣以爲過矣！」下面列舉客之有益於秦，的確是不能破。

如若要說的話不敢說，先繞幾個大灣，便是很壞的文章。八大家和明代的入股大家，論一事差不多都要從盤古開天地說起，自以爲大氣磅礴，實是最拙（他的好處便是駁無可駁，前清時所謂拏不着辯子）。

明晰（條理清楚） 凡主張一說，必不止一種理由；必從幾方面視察而來，最好是照思想的路徑寫出。如要說東南大學有擴充之必要；宜先從空間着想，對於中國全局，有什麼必要；再從時間着想；東南大學對於現代有什麼必要，或從南京這地方看；南京在地理上必要怎樣，在歷史上必要怎樣；這些理由一一列出。一個大的理由可以包小的理由，亦須跟着寫

出來。如地理可分軍事文化工商等；文化又可分過去現在將來，如此推去，又有多條。自己的主張有多少要點，要寫清楚，使人不至誤解。

注重 平列許多思想，初淺後深，層次分明，這是明晰法。

一篇文中不只寫一種理由，理由中許多不必說明的，有許多應說明白的，平均寫下，常不能引起別人注意（如繪畫須有濃淡，聲調須有高低）。作文時遇不注重的理由和人人明白或對面人承認的理由，可以輕輕放過；必須找出一二點人不明白的，或和常人所見不同的地方，用重筆提起，自能動聽。

對機 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叫做對機。同是一句話，對甲說和對乙說不同，對大學生和對中小學生說不同。同一篇演說稿，在東大與北京所生的效力不同。同是一句話春秋人說出沒有價值，現在歐洲人說出大有價值。做文時先須看自己所做的文，要給何人看。譬如在前清上皇帝書，引幾句雍正上諭或乾隆上諭，他心裏縱不快活，也不敢駁回；若在民國便不免

被人唾罵了。又如前五六十年時作文引墨子兼愛的話，人必大罵；現在便不然了。對大學生講幾何定理，是人人能懂的；小學學生便不能明白。拿小孩子所說的話講給成人聽，也覺得好笑。所以作文或著書時是爲一時還是爲永久；是給一部分人看，給全部人看，先要弄清。

日本的諷刺詩 周作人

這種諷刺詩在日本稱作「狂句」，普通叫作「川柳」。狂句是俳句的變體，正如狂歌是和歌的變體。當初由俳諧連歌發生一種異體，先出七七二句爲題，令各人續五七五的三句，名「前句附」，其前句務取意義廣泛者，以便續者可以自由構思。文學小話中所載，卽其一例。

「圓而方，長且短，

拿了圓盆盛著一方豆腐的跛腳。」

同

「吸起月光的，井闌內的雙弔瓶。」

山崎宗鑑的犬筑波集裏也收著同類的句，今錄其一。

「也想炒，也想不炒，

窮和尚收著的一點豆子。」

以上所舉，要是沒有前句，意思便不很明白，但是也有許多句子，即使獨立也有完全的意義，如下一句。

「忙碌煞，忙碌煞，」

「裝作大雷，好容易給穿上了肚兜。」

於是前句附遂擺脫了前句，成爲十七字的滑稽詩，先稱「俳風狂句」，隨後因祖師川柳的名字稱爲「柳風狂句」，現在只直稱「川柳」了。

綠亭川柳本名柄井八右衛門，生在十八世紀後半，原來也是芭蕉派下的俳人。那時前句附雖然盛行，却並未別立門戶，那些開業授徒的「點者」多是俳人兼充，川柳認定這種小詩的獨立價值，離開俳壇，專門管這一方面，這就是所以成爲祖師的理由。這一派的句集有柳檉，陸續刊行，有三百八十多卷，又古今前句集二十卷，是代表的總集；現代還很旺盛，刊有新川柳六千句，當世新柳檉等及月刊雜誌頗多。

川柳的形式與俳句一樣，但用字更爲自由，也沒有「季題」等的限制。

內容上，當初兩者都注重詼諧味及文字的戲弄，唯「蕉風」的句傾向於閒寂趣味成爲「高蹈派」的小詩，川柳也由遊戲文章變爲諷刺詩，或者可以稱爲風俗詩，川柳的諷刺大都類型的，如蕩子迂儒，逃亡負債之類，都是「柳人」的好資料，但其所諷刺者並不限於特殊事項，卽極平常的習慣言動，也因了奇警的著眼與造句，可以變成極妙的略畫。好的川柳，其妙處全在確實地抓住情景的要點，毫不客氣而又很有含蓄的投擲出去，使讀者感到一種小的針刺，又正如喫到一點芥末，辣得眼淚出來，却剎時過去了，並不像青椒那樣的黏纏。川柳揭穿人情之機微，根本上並沒有什麼惡意，我們看了那裏所寫的世相，不禁點頭微笑，但一面因了這些人情弱點，或者反覺得人間之更爲可愛，所以他的諷刺，乃是樂天家的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而並不是厭世者的詛咒。德川時代前期的文藝，以上方（京都大阪）爲中心，後來形勢轉換，到江戶這邊來了；川柳便是江戶文學裏的一支，在機警灑脫這一方面，可以說是最代表東京人的「江戶子氣質」的東西了。

要介紹外國的諷刺詩，有兩種困難。無論那一國的東西，只有他原文的一篇是詩，其餘的便都不是：所以我們譯詩，當先承認自己所寫下的不是原詩，只是原詩的散文註，這纔覺得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諷刺詩的趣味却有一大半在詩形上面，倘若只存意思而缺了形式，便失了特色，弄得不好，也不過是一則笑林罷了。其次，諷刺詩裏多含著風俗的分子，不加說明便不易懂，加了說明又減少原有的趣味。現在把明白易解者選錄三十八句，解說如下，以見一斑。第一句附加原文，以下略。

(1) *Kaminario marete haragake Yatto sase,*

裝作大雷，好容易給穿上了肚兜。

(2) 「據說是很美麗呢，」後妻這樣說。

(3) 插著捧香，儘稱贊前回的媳婦。

(4) 水上施食，講著媳婦們的事，船已到了岸。

(5) 「你們笑的什麼？」老太爺的放屁。

(6) 銀烟管失落的話，已經聽了三遍。

(7) 長坐的客，烟管放進去，又拿出來。

(8) 河東節，虧煞是親戚，聽了他兩齣。

(9) 哭哭啼啼地，還揀取好的，——分壽貨。

(10) 象棋敗了兩盤，再說借錢的話。

(11) 「不在家罷！」看穿了來的太除夕。

(12) 勸誘員，這回是稱贊院子裏的松樹。

(13) 無聊賴地，稱贊那首「辭世」，醫生站起身來。

勸誘員大抵是保險公司的僱員，專門兜攬壽險生意的，辭世是臨終時所咏的歌句。

(14) 睡著的是第一個來取藥的人。

這是形容從前漢法醫擺空架子的句。

(15) 看著手紋，每一條上說出什麼壞處。

(16) 武士一個人，被大家譙呵的伏中曬瞭。

三伏中曬衣物稱爲 Doyoboshi。那時武士一點都不中用，所以被家人譙呵，現在武士階級沒有了，但這種情形還是存在。

(17) 從對面用著硯臺的食客。

(18) 不認得的字，姑且念做什麼字罷。

(19) 納涼臺上，又起頭了，星象的議論。

(20) 仔細看時，穀得到的地方都是澀柿子。

(21) 從樓上跌下來的臨終的熱鬧呀。

(22) 皮夾子變成凹凸的發薪日。

(23) 願得生極樂，捐助洋二元。

(24) 衣錦歸來，却早是人妻了也。

(25) 避暑旅館裏，間壁的「丸鬻」也像是假的。

(26) 紙烟店，爲那新梳的「丸鬻」減少了顧客。

丸鬚是一種圓形的髮髻，結婚的女子始梳此頭。

(27) 昨天晚上……，彼此說著伸出舌頭。

這一句是形容蕩子相見的情形。

(28) 美男子，——「她看我麼？」問同伴的人。

(29) 媚藥，——過了十天，還是沒有什麼信息。

(30) 守著空閨的男子的大麻險。

(31) 大詩人，是多病身而且愛喝酒。

(32) 要緊的地方，箝上了羅馬字的象徽派。

(33) 被人詢問老虎的叫聲，儒生發了窘。

(34) 在四書文選的中間，夾著讀（吉原的）細見。

這都是嘲儒生的，細見彷彿是指南，專講吉原游廓的情形。

(35) 神樂坂，終於用了中國話生起氣來。

這是形容中國留學生，後邊是咏史的句。

(36) 神農的夢囈，只是嘔嘴的聲音。

(37) 堯舜的時代，修鎖的也就不來了。

(38) 「釣了魚麼？」文王這樣的走近前去。

日本的舊學家染了中國的習氣，只把經史子集當作文學。後來改革過來，把小說戲曲都收進去了，但是還有一點偏見，以為其中仍有一種優劣，覺得俳句是高的，而川柳却是低的文學。如執守著向來的雅俗的意見，我們也要覺得川柳的文句太粗俗了，不能算是優美的文學；其實這是錯誤的，我們誠然不能不承認川柳裏面有許多粗鄙的地方，但這決不是他的缺點，他的那種對於一切人事的真率坦蕩的態度倒還是他的好處，他的所以勝於法利賽文學的地方。川柳的缺點，我想當在他的過於理智，他的教訓或罵倒。其次，而又更是重大的，是他的反動思想。喬治謨耳 (George Moore) 曾說民衆思想都是反動的，川柳是日本一種民術化的詩，所以其思想也就偏於保守；在民間自然發生的詩謠尚且不免如此，在詩人手中自然更甚，

因爲他們因了教育的影響，思想更是統一了。明治維新以後的川柳，雖然很是發達，却充滿了儒教的專制思想，對於新的事物常加無理的反對，而且又中了軍國主義的毒，有人把精忠報國的話混到詩裏邊去，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謬誤。說點粗鄙的話還於詩無礙，說些正大光明的國家主義，或者綱常名教的話，却全然的不是詩了。

國文讀本

原富序

吳汝綸

嚴子既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之。

亞丹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之前聞；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

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爲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無政，則財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厲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爲尤急。

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爲諱，又怙習於重農抑商之說，於是生財之途常隘，用財之數常多；而財之出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棄不理，則人之睨其旁者，勢必攘臂而並爭，於是財非其財。吾棄財不理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於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盡，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

非其財，國非其國，危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視而無如何。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方，雖終日搶攘徬徨，交走駭愕，而卒無分毫之益。

中國自周漢到今，傳所稱理財之方，其高者，則節用而已耳，下乃奪民財以益國用而已耳。奪民財以益國用，前所謂取給於隘生之途是矣；此自瘠之術也。節用之說，施之安寧之世，能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於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聚留，循是不變，是坐自困也。

所謂變之之方者何也？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而已矣。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非必奇材異智而後能也；然而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力破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遺棄於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爲諱，則無理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財之所以通也；農者，生財之一途也。閉財之多

途使出於一途，所謂隘也。其勢常處於不足，尙何通之可言！

古之生財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則塞，故商興焉。禹之治水也，既與益稷予衆庶稻及他根食矣，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居以通之；是商與農並興之驗也。專農一途，故不需商也，禹於九州田貨，既等而次之，至其貢篚，則皆所鮮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獵，漁之所獲，虞之所出，工之所成，井人之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取財爲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則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之財至纖悉，不專農如此，而井利尤遠。蓋荆揚之金三品。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及漢武而後，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其證也。然上溯神禹時，已二千餘年矣。禹之興井利如此，又舉九州水道推論之，使神禹生今時，其從事於今之路礦，可意決也。況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宣之考室，衛文之通商惠工，駮牝三千，蓋皆奉神禹爲師法，而可以利爲後而諱言之乎？

今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賂衰耗；說者顧謂五州萬國，我爲最富，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適成於是時。此亞丹氏言利之書也，顧時若不滿於商，要非我國抑商之說，故表而明辨之。世之君子，儻有取於西國計學家之言乎！則亞丹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國之舊聞乎！則下走所陳，尙幾通人財幸焉！

商君書更法篇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驚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惠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

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必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悵，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器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國
文
讀
本

史記商君列傳 司馬遷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於民青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國文讀本

陶潛詩六首

歸園田居二首（原五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軌；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二 移居一首（原二首）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

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三 酬劉柴桑一首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門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鬱北墉，嘉穰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

四 飲酒二首（原二十首）

結廬在人間，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秋菊有佳氣，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趣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與子儼等疏 陶潛

告儼，俟，份，佚，終：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

何。

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同父之人哉！
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
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谿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苾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

；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獻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繡。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

若深洞所積，谿壑所射，鼓怒之所騰擊，涌復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猗洲，南薄燕爪，北極雷激，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濇，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糝落。仰看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鍼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坼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狐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

也！

風吹雷飄，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
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國文讀本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

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彪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辦理，宿靈藏姦，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均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瓊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

。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呂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上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門，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

在昔神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潛夫論救邊篇 王符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

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近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

，不亦惑乎？

昔樂毅以博博之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及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乏糧也，但苦將不良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存。武帝攘夷，拆境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響，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

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焱并竊盜，

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蚤憂。害乃至此，尙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已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間澹，臥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閑，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僨僨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

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羌，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况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

？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思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掛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值；但此人耗不可勝計，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壤，思慕未衰，易將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如寬假日用，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與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

，齊亦不免亡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滅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日知錄論文三則

顧炎武

一、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礧砢？」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二、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主乎達，不論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漸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已意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闚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闖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

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辭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

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三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事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蔣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毅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

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日知錄序 潘耒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勤說而無當，深淺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

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人去古人有間矣。

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篋以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常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歛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

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節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

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阮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未少從先生遊，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成帙，……鳩工刻之以行世。

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國
文
讀
本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觀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鳥覩其所謂宏麗者？訊于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修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于軒，宿隼于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一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

語未既，有老甿笑于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

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于民，而政令速于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于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醺，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

予既揖退老叟，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易卜生主義 胡適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 (When We Dead Awaken) 一本戲裏面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爲「復生日」。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世事。我以爲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着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纔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的很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儘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賊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却不知道：

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一)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作戲。四是懦弱沒有膽

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丈夫喜歡什麼，他也該喜歡什麼；他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他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會替他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他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羣鬼（Phoebus）戲裏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很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面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的朋友也覺得這是男子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

；丈夫對於妻子，是不犯着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係，還要痛罵她帶累他自己的名譽。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他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他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赦了他妻子的過犯是很愉快的事！」

（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做戲，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膽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膽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裏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膽子，又不肯再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台，去幹他自己的生活的。那羣鬼戲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膽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他的「天職」。

，守他的「婦道」。他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爲。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邊替他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他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類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他把兒子喚回來參預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他兒子從胎裏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他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膽子，又要顧面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爲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却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裏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一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爲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別。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 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聲名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 你！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妻子的命嗎？

(律師) 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 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 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 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阿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

(娜拉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沒有這種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却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裏說：

(娜拉) 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我進教時那

位牧師告訴我的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的。（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爲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爲人造的，不是人爲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羣鬼戲中的牧師，逼着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蕩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爲。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羣

鬼二幕)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却極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羣鬼戲裏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幹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禮，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二幕）那羅斯馬莊（Rosmersholm）戲裏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後來他的思想改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却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黨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爲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爲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

第三、道德 法律宗教既沒有裁制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

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許多小老婆，却以爲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麼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苦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寢苦枕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爲是「道德」，人人都不以爲羞恥，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僞不自然的僞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樑。(Pillars of Society) 戲中的主人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僞君子；他犯了一樁姦情，却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只爛脫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兄弟

和一艘的人都沈死在海底，可以滅口。

這樣一個大姦，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著旗，奏著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樑褒匿萬歲！」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裏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

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文所說的褒匿，當少年時，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狼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享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 (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裏，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裏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裏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

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義去騙人發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爲。易卜生的社會的棟樑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樑二幕中語）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着旗子，奏着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樑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取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

。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祇有極少數人，有時祇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網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却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

，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裏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公敵，裏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後來四方人士聞了這浴池之名，紛紛來這裏避暑養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斯鐸曼醫生便做了浴池的醫官。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裏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教師請他化驗。化驗出來，纔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裏，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於公衆衛生。斯鐸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

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那些來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却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台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生從此是國民的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袴子都撕破了，還被衆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教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 (Letters, ed. 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 做參考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 (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 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爲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裏跑堂的了，自然個個是好兵了。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爲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

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

第七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敗（一八七一），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一七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自己到底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尺牘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來從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

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爲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爲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够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人種觀念起來代他。卽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二〇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一九〇六），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

的手續嗎？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却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白蘭戴說道：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有时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沈」，却要跟着「陸沈」，跟着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

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爲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裏，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爲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 ……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 你以爲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 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 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 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麼？

(娜) 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 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 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

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尺牘第一六四)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那本雁戲所寫的只是一件摧殘個人才性的慘劇。那戲寫一個人少年時，本極有高尙的志氣，後來被一個惡人害得破家蕩產，不能度日；那惡人又把他自己通姦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給他做妻子，從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氣便日低一日。到了後來，他墮落深了，竟變成了一個懶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賤婦人和兩個無賴的恭維，他洋洋得意的覺得這種生活很可以終身了。所以那本戲借一個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閣上關得久了，他從前那種高飛遠舉的志氣全消滅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閣做他的極樂園了！

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爲這個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戲，叫做海上夫人 (*The Lady from the Sea*)，裏面寫一個女子哀梨姐，少年時嫁給人家做後母，他丈夫和前妻的兩個女兒看他年紀輕，不讓他管家務，只叫過安閒日子。哀梨姐在家覺得做這種不自由的妻子，不負責任的後母，是極沒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許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後來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許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說道：

(丈夫)……我現在立刻和你毀約，現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揀定你自己的路子。……現在你可以自己決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

已擔干係。

（哀梨姐）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還擔干係咧！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哀梨姐有了自由又自己負責任了，忽然大變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決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係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展個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姐說：有了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會國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爲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裏少了酒麪，麪包裏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

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物；（斯鐸曼事見上文四節。）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公敵」；要想社會上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生那樣宣言道：「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爲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

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却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却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裏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與人身上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干淨，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齟齬分子宣戰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裏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

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裏時，我久已不在那裏了。我又到別處去了。
。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

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作於北京。

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娜拉走後怎樣 魯迅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易卜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瑞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裏面，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 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 Puppe 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伸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的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只聽得關門聲，接着就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纔不走呢？或者說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 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

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他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和那陌生人會面。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够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易卜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易卜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唱歌，所以他歌唱，並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易卜生很是不通世故的，他的朋友勃蘭兌斯曾經說，有一回，珂本哈根的有名的女優們合請易卜生用晚餐，代表來感謝他戲劇上的勞力，他回答道，「我是自己在做詩，並不是替你們做什麼。」於是大家默然了，再沒有什麼高興的談笑。餐畢之後，他却高興的感謝道，「這晚餐很快樂。」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做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中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癱痺了翅子，忘却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而他臨死的時候，却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

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的死去，活的放心的活着。說謊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爲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的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覩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謊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却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

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裹有準備，直白的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爲卑鄙者，倘能按一下他的胃，那裏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爲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够爲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爲補救這缺點起見，爲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日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鬪；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鬪。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儘有小作爲比大作爲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着，因爲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分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鬪。

戰鬪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均的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的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爲自己去享用，或者爲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

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漸漸的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樣的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係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買一本 Notebook，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改變了之後的參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面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

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爲法的，而那韌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古老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爲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着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着經濟權之爲可靠。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麼？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爲在現在的社會裏，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的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但

人不能餓着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酒轍之鮪，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方法。

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儘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 Alasvar 的簷下。Alasvar 不准他，於是被了詛咒，使他永世不得安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Alasvar 從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着詛咒，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的罷。

· 只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志士們之所謂爲社會者無涉。羣衆，——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慨

慷，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穀鯨，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舖前常有幾個人張着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却了。

對於這樣的羣衆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沈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裏來，怎麼的來，我也不能確切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

生之力

日本片上伸著

韓待桁譯

批評的精神與創造的精神，現在它們的意義漸漸都變了。對於生活也罷，對於藝術也罷，我們不能不自己去下解釋了。我們不能不走自己的路了。我們不能不捉住自己的言語自己的生命去實行了。

寫實主義的藝術，是批評的藝術。浪漫主義只是創造的藝術，寫實主義是給它發露出新批評精神的一種藝術。從前激烈地移變成浪漫主義的時候，是從冷酷底理知走向情緒底本能，從有限到無限，從平靜底滿足到渴望底憬憧，總而言之是從淺薄底皮相批評走向創造時代；更招出寫實主義來，是更欲精確，有定限，堅實了，是更發現出第二之批評的精神，真實地講，可以說發現真實批評的精神正自此始，我想這更用不着詳細地說了。只是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思索的一件事，是寫實主義批評精神的內容是

什麼？我們要問一問寫實主義批評精神的力，到底能批評了生活到怎樣程度呢？

寫實主義或是自然主義，是把散漫底生命從空虛底幻影裏曳到確實底物質之基礎上，從無定限的夢之世界喚到有定限的現實的世界裏來。這樣人們才開始確實地踏在不動搖底大地上，如實地觀察了人間生活，物質力的偉大也才開始了解，人類是一面獸這種事實也才充分地明白了。這些新觀察新知識，確實是發現了一個新世界。這簡直是一種新底驚異，決不似夢那般底空漠散漫，而是極確實極有秩序底一種驚異。人們確信了自己之智力的無限，而同時對於那新發見的物質力，不得不有無上底尊敬。

尊重物質力的心，是寫實主義的批評精神所成就的一個極大底功績。我們藉着這種心，好像開始了解了自己生活的根柢，對於自己的生活，也便不能不實際地謙遜地思索了。我們的生活這才成爲踏了實地的沒有錯誤的生活。至少我們要在最低底條件上，對於我們自己生活的最初的物質力

，是不能否定的了。

二

然而物質的力，是盲目底力。尊重物質力的結果，是屈服在物質盲目底力之前了。越認識這種盲目底力是大，而越從它的力之中脫不出來，我們不能不痛感到這樣。人們在這種物質力之前不能僵伏地痛苦地戰疲了，結果只有沈重底絕望，抑壓着自己去忍從。我們只有想人生是一種逃不開的捕網。站在哪動也不能動，逃也不能逃的冷嚴底盲目力——也便是運命——之前，人們應取的路只有一條，便是在這冷嚴底運命所支配着的人生前，只有靜靜地放開歡照之眼，看守着在這裏營生的一切的動姿。人類若是不能抵抗運命，支配運命的時候，也只有靜觀着那不可抗底運命之冷酷底嘲弄。只有在冥想靜觀裏求得自己的趣味了。若不是這樣，更進一步，也只有不感到痛苦地想避免運命之冷酷底嘲弄。例如說罷，就是在自殺的時候也想選擇帶有快感的中毒的手段，或者是用某種技巧，在半醉半醒

底心情時，把身子丟掉，總而言之無論如何是要忘去那苦痛底刺戟而已。

被運命之壓迫戰敗，或是絕望，或是逃避，或是沈溺於幻影內，然而在承認運命之力的這一點上講，它們都是一樣的。無論你是多麼討厭它也罷，只要你承認物質的力是難克服，從這一點上說什麼都是一樣。寫實主義之初發的精神，恐怕是在承認運命不可抗的這一點上罷。寫實主義的批評精神大概也只是想拂去空虛散漫底幻影而暴露出苛烈底物質的現實而已罷！假若是如此，那末它的批評精神，也只不過是成了冷却生命，滅殺生命的利刃了！寫實主義的弱點，實在不能不說是在這裏顯現了出來。

批評的精神是想給人類生活以確實底根據，所以求諸於物質。然而只是物質力是否能給人類生活以確實底根據呢？這當然不待多說的。寫實主義的批評精神之所以結果能成爲冷却生命滅殺生命之利刃者，便是因爲把生活的根據只限制在物質之上了，是因爲把物質的力看得過大，而輕視了人類的意力了。批評精神之真意義，是想給人類的生活築以確實底根據，

是想要作出新底生活，才把舊底虛偽底破壞了。批評的眞意義，非完全是創造的不可。批評的精神發見了物質的力，而在它之前不能不屈服的時候，這不能不說是把批評精神本身的初發之意義忘却了。什麼理由呢？因爲批評精神的本性，非是把所有一切固定底障壁突破不可，非是常往不斷地前進不可。

三

蕭伯納在他的伊卜生論中，他曾區別理想主義者與寫實主義者之不同。按他說，假定有一千住民成立的一個社會，裏邊有七百人是滿足現狀，什麼不平與苦痛都感不到。其餘的有二百九十九人雖然是不滿現狀，可是因爲他們是少數人，沒有貫徹自己的意見之希望，所以就是不情願也只得忍耐着，是因爲對向着眼前的事實，而沒有表白內心之聲的勇氣。像童話裏狐狸拿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同樣地這二百九十九人只得說自己所拿的杏是甜的。簡單地說，也就是他們作了假面了。他們因爲忍不過這赤裸裸

的現實，只得自己描出一個空想畫來，也就是拿着空想就當爲現實了，並且還極力地把他們的理想向世間一般去說教。然而那七百人因爲對於眼前的現實絲毫都不覺得奇怪，所以對於他們的說教也毫不入耳，因此這些少數的理想家輕蔑七百人爲俗物。只是最後的一個人，他有面向着真實的勇氣，他是一個反抗者，一個現實的暴露者，一個偶像的破壞者。那七百人本來就把這一個人當作瘋子般地看待，所以對於他從不答理，最後這個人的出現，是使那二百九十九人大騷動起來。於是他們不得已向着那直到現在仍然被他們輕蔑着的七百人面前，去求應援了，這也便是想造成社會輿論。伊卜生便是這最後的一個人。這種人便是寫實主義者。如前所述的情形下，那七百人對於現實自始便不批評，而二百九十九人並不是沒有批評，是因爲不能將自己的批評徹底，中途停止了。總而言之，也就是在這一羣的理想家裏，真底批評沒有存在着。真底批評只有那最後的一個人，這一個人是批評精神的代表者，是寫實主義者。

在蕭的這種意思講，伊卜生的確是寫實主義者，他是一個充滿偶像破壞的精神之勇者，然而他不只是偶像破壞的批評家而已。他不是破壞之後，便坐於荒涼處，只是靜觀默想而已。他的破壞與暴露是爲着有將來的可能，而把存在的假面剝去。蕭之所謂理想家，是對於將來的可能絲毫沒有信仰，而只是對於現在糊塗；因爲對於現在糊塗。才帶上假面而稱爲理想家。然而伊卜生當於剝去現在的假面的時候，他是信着將來的可能，至少他對於將來是切望着的而才剝去現在的假面。他切望或是信將來之可能的心越強，他才至於殘酷地無容赦地剝去現在的假面。在這種意思上講起來，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而同時是深刻底理想主義者。信將來的可能而且切望着，在這種意識上，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信將來之可能這種話，一面便是含着批評現在的意思。對於現在沒有批評，而說能信將來之可能，這種事是無意義的。然而或是對於將來之可能絲毫不信，而只是漫然地批評現在，這種事也同樣是無意義的。常往不

斷地前進是批評。精神的本性。對向着現在當面的事實不能不加以批評，而同時連續着預想到向着將來之可能前進。批評精神之真意，是就着現在而向將來的可能前進。在這種意義上，批評的精神是真正底現實的精神而同時是真正底理想的精神。伊卜生在這一點上確實是有現實的精神，而同時並有理想的精神。然而他的戲曲對於所謂將來之可能，也不過是只提出了一種漠然底暗示而已。我們若依着年代的順序而來讀伊卜生的戲曲，我們看到他的最後作品蘇生之日，知道他一生所追逐的第三帝國在任何處也沒有找到，我們讀着不能不懷一種悽愴之感。個人的意力與運命乃至社會，戀愛與事業，種種異形的問題，永遠都是好像要解決了而仍是未解決便終止了。他的偶像破壞的內裏，常是有信將來之可能的心存着，這是當然的了，然而那能夠到達將來之可能的路途，就連伊卜生也沒有明白地顯示出來。

承認不可抗的物質力，是把人類之意力的活動，幾乎要窘縮到極端了。然而人類的本性，常久地這樣忍耐着，到底是不可能的。絕望也罷，遁避也罷，沈溺於幻影內也罷，也總不過是一時之自欺而已。我們不能不把生活之活動底力與活動底範圍，自己擴張到於不可及處。我們不能僅僅是保存着自己的生命，意識着自己的生命，便算是滿足了喲！我們不能不由自己的力，不能不由自己的力之增大，而更營一種新底創造。賴着自己的生活力之迸發，賴着自己的生命之噴出，我們不能不去造自己的生活。自己生命的燈火燃燒盡了的時候，同時不能再進行着造出一種新底強烈底光出來。我們的生活的活動，是自己現在生命的燒盡，而同時不能不是新生命之油的噴湧。要而言之，只是固守着現在的生活，只是踏在不可動底現實底地面上是不可能的。是因爲信未來底生命之活躍，而不得不愛當面的現實。屈伏於物質力的時候，我們不過是以盲目底活動爲對象罷了。我們自己不能不是生活活動的主宰者。我們自己不能不是生命的抵抗者。我

們自己不能不是生命的創造者。我們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生之力是無限的。相信自己的無限底創造力，以此爲生活的根柢，我們這才能够再造自己的自由生活。信自己的創造力之無限，也便是信未來之可能。還有，信自己的創造力之無限，也無疑地便是信愛人類的本性。信愛人類的本性之光與力，這是必應當的，也等於便是信愛生命本身的濃厚強烈。

法國象徵主義的詩人威爾廉，是最能濃厚地營着充實底生活。他就是在每一剎那之間，能够給與生命便給與之，能够貪戀生命便貪戀之。他的生活不是一定快樂的，不是一定所謂幸福的，然而他的生活是力（Energy）的生活。他對於生活不是被動的，也不是在生活裏躊躇逡巡。他給與着活力，他受領着活力，這樣地他生在活力的波動的生活裏。他決不在口頭上掛着運命，他也決不是潛伏在運命之前的那種人。然而他同時對於人類的愛發着狂喜，而同時口裏喊絕望。他是悲哀那在魂之底的一種冷底難克信不打服的東西。可是事實上，他一方懷着悲哀，而仍然對於生命力之相

消了。

杜斯退夫斯基是俄羅斯人所產生出的純俄羅斯式的寫實主義者。他是并有聖者之心與惡魔之心的。他的心是了解惡魔的聖者之心。他認識現實的醜惡，凶暴，殘忍，癡呆，卑劣等這些一切黑暗底生活，而同時在這黑暗底生活中那不可消滅的輝照着的光，他仍看得見。他對於醜惡感到深刻底悲哀。並且他切望着惡能從死之中蘇醒出善來，他切望着能由博大深厚底愛與熱情的力，使生活向上。了解真理的深深刻底悲哀，及自己所了解的真理而不能把它給與萬衆的這種悲哀，他全深深地感到。當於他的心充滿了這種強力度底誇耀與深刻底悲哀的時候，他是一個真正能了解惡魔的聖者。他的那種深厚博大底同感，決不是普通的什麼同情什麼人情等等的東西。普通的人情，沒有價值的選擇，至少它不像同感對於對象的價值選擇那樣嚴刻。不認對象之價值的同感，常墮於感傷底淺薄與偏狹裏，由於認識對象之價值的同感，我們才能使對象的生命躍動起來，才能使對象生存

着，杜斯退夫斯基的同感，是能使生命躍動的同感。

威爾廉與杜斯退夫斯基全是不能安於現實之靜觀的人，全是不能只凝視着當面的狀態而停止的人。他們全是從不變化底固定底見得着的東西之中，去尋找變化，去引導生命之流動。因為他們切望而且相信生命之活躍自由與開放，所以他們雖然在寂寞黑暗底道上，他們也沒忘了仰望那如漂浮於中午的白日之光。他們信自己的生命之力，信人類的愛，他們更信那破壞不了的人類之本性的生之力。他們賴着無限底創造力，他們相信將來得够達到人類最高底生活，忠實信仰底生活。他們因為充分地信未來之可能，在這裏他們得着自己的力。

五

杜斯退夫斯基也罷，威爾廉也罷，他們對於生命無限之創造力所以能有信念者，實在是胚胎於深刻底批評精神這種事實，我們不能忘掉。伊卜生的批評精神，是使他相信在破壞之後，有未來之可能。然而伊卜生的力

量，與其說是他能够使我們強固地相信未來，寧不如說他是爲着未來的可能而破壞現在。偶像破壞者的伊卜生，他的那種能被人們認出的深刻底批評精神——也就是信未來之可能的心，在杜斯退夫斯基與威爾廉方面，都更可以見得清楚了。已經在前邊說了的，這種批評精神的本性，是要突破一切的障壁而不斷地常往前進，所以批評精神也就是突破之精神。突破的精神若是在物質力之前停止的時候，那是因爲他不能相信未來之可能了。也就是他對於批評精神之內部所發芽的無限之創造力——人類的意力——的信仰，消失了！杜斯退夫斯基與威爾廉所以能信生命之創造力者，是因爲他們相信是有一種可以突破一切的障壁的力，潛存在人類的本性裏。他們之所以能有深刻底批評精神者，也便是因爲他們信愛生命與相信生命之無限底創造力。

吾人對於現實本身的誤解，不能不避免開。當然，所謂現實決不是說感覺的實在，或物質的實在。現實的眞性，便是說那人類本性的本身，也

便是人類生活的本身。在動盪着的人類生活中，那生活活動的一切源流，便是現實。肉，靈，物質，精神，以及一切的萬物，混沌錯綜地流動着。因此現實這種東西，不是固定的，變化無窮才是它的本體。批評着，破壞着，衝突着，創造着。增大着，充實着，緊張着，常往不斷地變化或進化，決無停止的時候，這也便是生命之流！找出個性，捉住個性，生產個性的這種生活，也便是具體的現實。

暴露現實，當然不用說，是發動於批評的精神。然而真正底批評精神，確不只於是暴露現實而已。在流動着的現實之中，把那種常常停滯底泉流突破，若說這種精神是批評的精神，那麼我們還要再進一步，須在暴露現實的停滯以上，更能促進未來之流動，才是批評精神的本意。我們不是發掘，而是破壞；不是擊打，而是前進。法國的作家與其說是破壞現實，寧不如說是暴露現實；俄國的作家與其說是暴露現實，寧不如說是破壞現實。法國的作家是用一種銳敏底批評心，掘發現實，並且對於這種掘發底

事業，感到深底興味。俄國的作家是具有深深底愛情，要知道現實的一切，只絲毫不病態地要觸着真實底生命。爲知而發掘的心與爲愛而要知的心，說有分別也是可以的。若容許我們作一個大概底比較。那麼，爲愛我們要知道，既然要知道，所以我們不能不去發掘。可是作這種發掘，同時不能不探求人類的本性。這種對於人類本性的探求，便是新創造精神的發動。

然而批評的事業是非常容易的，創造的事業是極難。破壞與暴露這種動作，有時看着好像是爲買一時之快感似的，這也便是爲什麼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模倣者與追隨者特別多的原故。然而在破壞之後，要產生出一種新底生命這件事，與暴露之後相信生命的活躍這種事，決不是容易的。我們在信與愛之前，不能不有能信能愛的力量。不是抵抗生命，而是要生命充實；不是要突破的力，而是要包圍的力。與其要信愛自己以外的東西，不能不先信愛自己。生命之力是無限的。創造之力是無限的，因此我們的眼界看不到一切的力。要看見然後再信，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內部有這種

力，內部裏充滿了這種力，然而也只有內部才能感到，內部感到自己生命的活躍，感到自己生命的奔騰。要抑壓也抑壓不了的，要停止也停止不了的生命之發動，因為這種無限底噴湧，我們所以不能不相信力之活躍了。總而言之，我們從自己的內部裏生出力來，而只有相信了。

無限底生之力，對於人類是一個大底神祕，同時是一個大底啓示，又是一個大底沉默，而同時是一個絕大底詩歌。沉默與嚮動，隱藏與顯示，無限與有限。所有的只是一個。無限的力在有形的人類之間，也具有一種形體顯現出來的時候，我們管它叫做創造。在這裏我們由那種有限的形，而感着能到達到接觸無限的生命。在有限固定底物質中，我們感到無限的生命之活躍。無限的生命與無限的信愛之光，才能在我們的眼前微露出來，因此不只是我們眼睛所見得到的世界才是現實，那眼睛所見不到的世界也決不似夢了。神祕不是恐怖，也不是不可解的，只是因為感到生命本身的力。在這種時候，我們才是真底人類，才是真能信神而愛惡魔的人類。

這種信無限的生命之力，與能產生無限的生之力，這是批評和創造的精神之本意。真底批評與創造不能不是一個的。批評和創造的力能够與那種基於深刺底批評之無限創造力相渾融起來，這在生活上也罷，在藝術上也罷，全名為象徵主義的精神。我們必須先信了未來之可能而向進前去。

國
文
讀
本

岑參詩二首

一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烟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夜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軍師西門佇獻捷。

二 白雲歌送武判官歸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溼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猶著。翰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

國文讀本

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蘇軾詩詞七首

一 有美堂暴雨

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坐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激灑金尊凸，千丈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蛟室瀉瓊瑰。

二 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懽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歲略知津？

三 送沈遼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灑甲，歸時妻孥眞夢耳。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烟波

裏，故人不復通問詢，疾病饑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略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亦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牙真可喜，句漏丹砂已付君，汝南饕餮吾何恥？君歸趁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四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五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六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
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七 無愁可解

國工花日新，作越調解愁，洛陽劉几伯壽聞而悅之，戲作俚語之詞。天下傳誦，以爲
幾於達者。龍子丘猶笑之，此雖免乎愁，猶有所解也。若夫遊於自然，而託於不得已，人
樂亦樂，人愁亦愁，彼且惡乎解哉？乃反其詞，作無愁可解。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個甚底？
萬事從來風過耳，何用「不著心裏」？你喚作「展却眉頭，便是達者」，
也則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歡游勝如名利」？道即渾是錯，不道
如何即是？這裏元無我與你，甚喚做「物情之外」？若待醉了方開解時，

國文讀本

問無酒怎生醉？

辛棄疾詞八首

一 清平樂 獨宿博山王氏菴

遠牀飢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平生籌
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二 生查子 題京口郡治塵表亭

悠悠萬世功，砧砧當年苦。魚自入深淵，人自居平土。紅日又西沉
，白浪長東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三 破陣子 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
沙塲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
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四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
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五 醜奴兒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彊說愁。而今識
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六 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
意。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
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
淚？

七

賀新郎

邑中園亭，僕皆爲賦此詞。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意
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數語，庶幾淵明思親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

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八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國
文
讀
本

人間詞話二則 王國維

論境界

詞以「境界」爲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看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

觀物，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

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掛小銀鈎，」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二 論隔與不隔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好處唯在不隔。

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而論，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

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

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

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徐霞客傳 王思任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寄情……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覲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

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襖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攀援下上，懸度繩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崑岩爲牀席，以谿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糴父爲伴侶。儂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

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鑿說爲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華之士無以加也。

遊雁宕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問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尙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

已而遊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冀嵩維，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

，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釜，訪恆山於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予山中，劇談四遊、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宮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遊，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漓，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

丙子九月，辭家西邁。曾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聞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第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犂牛徼外。由金沙南泛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憩點蒼，雞足，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墜，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夷國，如述廬阿

轉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遡江紀源一篇寓予，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於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鄺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予撮其大略如此。

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侍備餼糧，具筇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漢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

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

予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予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齋訟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

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其峯屈山趾，計五十仞，爲一旬之程；既上，熇煙爲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爲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爲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遊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國
文
讀
本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黃宗羲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而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爲而不爲，即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僧超直葬蒼水於南屏之陰。吾友李文胤謂文山屬銘於鄧光薦，以光薦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爲銘。

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修撰龔，自滄州徙平江；集賢子籲，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

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璋，字兩如，天啓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幼頗跼蹢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

東江建義，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汎海依肅魯於潞洲。

明年，松江吳勝兆反正，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於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

庚寅，潯洲爲行在，公復從之。潯洲隨扈蹕至閩海。時閩事主於延平，遙奉桂朔，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改鷄首而北之。癸巳冬返浙。

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燿火通於建業，題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

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海。

戊戌滇中遣使援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擊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濬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於是返旆。

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脫有疎虞，進退自

依。不聽。

將取瓜洲，延平以公爲前矛。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皆西洋大礮，礮聲雷鎗，波濤立起。公舟出其間，風定行遲，登舵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祐國，從枕席上過師，否則以余身爲齏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

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

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湖上游門戶，偷留都不且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

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徧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休甯、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

亡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它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偷四面克復，收兵鬻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漏刻，士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諜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徹京口之師而去。

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譚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引舟趨鄱陽，以集散亡。

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衆，導脫身去，踪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于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汀，渡黃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

，出天台，以達海壖，樹燾鳴角，散亡復集。

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構難，殊無經略中原之志。公作詩誚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問虹梁。」明年，滇事敗，延平師旣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于懸巖。懸巖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汎港，通舟，其陰巉岩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

於時海內承平，滇南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于明台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脚僧，會公告羅之舟至，羅人謂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脅羅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籐踰嶺而入，暗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輜而入，觀者

如堵墻，皆歎息以爲書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于側，皆視公爲天神。省中人賂守者，得覩公面爲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人。公生於萬歷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

間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正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

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皆其門人，至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蠓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藐藐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銘曰：

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貂蟬，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霜秋露，北有岳墳，南有冢；公亦有言，窀穸是附，同德比義，而相旦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一時發言，俱同讖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國文讀本

張煌言詞三首

長相思秋

秋山青，秋水明，午夢驚秋醒未醒？乾坤一草亭。故國盟，故園情，夜闌斜月透疏櫺，孤鴻兩三聲。

二 柳梢青

錦樣江山，何人壞了，雨瘴煙巒！故苑鶯花，舊家燕子，一例闌珊。此身付與天頑，休更問秦關漢關，白髮鏡中，青萍匣裏，和淚相看。

三 滿江紅

蕭瑟風雨，埋沒盡英雄本色！最髮指，駝酥羊酪，故宮舊闕！青山未築祁連冢，滄海猶銜精衛石。又誰知，鐵馬也郎當，瑯弓折！誰討賊，顏卿檄；誰抗虜，蘇卿節。拚三臺墜紫，九京藏碧。燕語呢喃新舊曲，雁聲嘹唳興亡月。怕他年，西臺慟哭人，淚成血。

國文讀本

#80

60151

級年二中高

本讀文國

册四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4.3
82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二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三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三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四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五之養勇也，曰：「視不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

？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六，北宮黝似子夏^七。夫二子之勇

孟子養氣章



138325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八】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九】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握「二〇」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

曰：「誑「二一」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二三」，善言德行。孔子

獨往獨來，光明俊偉，絕無藏閃，能常常誦習體會，人格自然擴大。第三，宜觀其意志堅強，百折不回，服膺書中語，對於環境之壓迫，可以增加抵抗力。第四，宜觀其修養下手功夫簡易直捷，無後儒所言支離玄渺之二病。要之孟子爲修養最適當之書，於今日青年尤爲相宜。『此言極是。而孟子之修養功夫已大略具於此章矣。』

【注釋】

(一) 公孫丑、姓公孫，名丑，齊人，孟子弟子。(二) 孟賁、古勇士。

(三) 告子、名不害，孟子同時之論性者。(四) 北宮黝、姓北宮，名黝。古勇士。

(五) 孟施舍、趙岐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曰舍。』(六) 曾

子、名參，孔子弟子。(七) 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八) 子襄、曾子弟子。

(九) 夫子、指孔子。(一〇) 扈、一丫，趙岐曰：『扈拔之欲頭長也。』(一一) 鼓

、偏陂也。(一二) 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皆孔子弟子。(一三) 子游、子

張、亦皆孔子弟子。(一四) 伯夷、叔齊、古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

及勝殷，有天下，二子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一五) 伊尹、佐湯伐桀

，平定天下。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胡適

本篇有兩層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贊成現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認為「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社會的」新生活。

先說什麼叫做「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一月二夜，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會講演「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他說個人主義有兩種：

(1) 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爲我主義(Igouism)。他的性質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羣衆的利益。

(2) 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

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三言，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闕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二四伊尹二五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賢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命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題解】

梁啓超於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謂：「讀孟子，第一，宜觀其砥礪廉隅，崇尚名

節，進退辭受取與之間峻立防閑，如此然後可以自守而不至墮落。第二，宜觀其氣象博大，

獨往獨來，光明俊偉，絕無藏閃，能常常誦習體會，人格自然擴大。第三，宜觀其意志堅強，百折不回，服膺書中語，對於環境之壓迫，可以增加抵抗力。第四，宜觀其修養下手功夫，簡易直捷，無後儒所言支離玄渺之二病。要之孟子爲修養最適當之書，於今日青年尤爲相宜。』此言極是。而孟子之修養功夫已大略具於此章矣。

【注釋】

- (一) 公孫丑、姓公孫，名丑，齊人，孟子弟子。(二) 孟賁、古勇士。
(三) 告子、名不害，孟子同時之論性者。(四) 北宮黝、姓北宮，名黝。古勇士。
(五) 孟施舍、趙岐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六)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七) 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八) 子襄、曾子弟子。
(九) 夫子、指孔子。(一〇) 摠、一丫，趙岐曰：『挺拔之欲亟長也。』(一一) 敵、偏敵也。(一二) 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皆孔子弟子。(一三) 子游、子張、亦皆孔子弟子。(一四) 伯夷、叔齊、古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勝殷，有天下，二子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一五) 伊尹、佐湯伐桀，平定天下。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胡適

本篇有兩層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贊成現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認為「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社會的」新生活。

先說什麼叫做「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一月二夜，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會講演「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他說個人主義有兩種：

(1) 假的個人主義——就是爲我主義(Toisism)。他的性質是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利益，不管羣衆的利益。

(2) 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

得個人的利害。

杜威先生極力反對前一種假的個人主義，主張後一種真的個人主義。是我們都贊成的。但是他反對的那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害處，是大家都明白的。因為人多明白這種主義的害處，故他的危險究竟不很大。例如東方現在實行這種極端爲我主義的『財主督軍』，無論他們眼前怎樣橫行，究竟逃不了公論的怨恨，究竟不會受多數有志青年的崇拜。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主義的危險是很有限制的。但是我覺得『個人主義』還有第三派，是很受人崇敬的，是格外危險的。這一派是：

(3) 獨善的個人主義 他的共同性質是：不滿意於現社會，却又無可如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去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

這個定義含有兩部分：(1) 承認這個現社會是沒有法子挽救的了；(2) 要想在現社會之外，尋一種獨善的理想生活。自有人類以來，這種個人主義的表現也不知有多少次了。簡括說來，共有四種：

(一)宗教家的極樂園 如佛家的淨土，猶太人的伊丁園，別種宗教的天堂，天國，都屬於這一派。這種理想的原起，都由於對現社會不滿意。因為厭惡現社會，故懸想那些無量壽，無量光的淨土；不識不知，完全天趣的伊丁園；只有快樂，毫無痛苦的天國。這種極樂園裏所沒有的，都是他們所厭恨的；所有的，都是他們所夢想而不能得到的。

(二)神仙的生活 神仙的生活也是一種懸想的超出現社會的生活。人世有疾病痛苦，神仙無病長生；人世愚昧無知，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人生不自由，神仙乘雲遨遊，來去自由。

(三)山林隱逸的生活 前兩種是完全出世的；他們的理想生活是懸想的，渺茫的，出世生活。山林隱逸的生活雖然不是完全出世的，也是不滿意於現社會的表示。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社會政治，却又無能為力，只得隱姓埋名，逃出這個黑濁社會去做他們自己理想中的生

活，他們不能「得君行道」，故對於功名利祿，表示藐視的態度；他們痛恨富貴的人驕奢淫逸，故說富貴如同天上的浮雲，如同腳下的破草鞋。他們痛恨社會上許多不耕而食，不勞而得的『白吃階級』，故自己耕田鋤地，自食其力。他們厭惡這汗濁的社會，故實行他們理想中梅妻鶴子 三〇，漁蓑釣艇的潔淨生活。

(四)近代的新村生活 近代的新村運動，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國的理想農村，如現在日本日向 三一的新村，照我的見解看起來，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隱逸是沒有組織的，新村是有組織的：這是一種不同。隱逸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絕的，故有『不知有漢，遑論魏晉』 三二的理想；現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賞玩 Rodin 三三 同 Cezanne 三四 的幸福，還能在村外著書出報：這又是一種不同。但是這兩種不同都是時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區別。從根本性質上看來，新村的運動都是對於現在社

會不滿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們對於現在『少數人在多數人的不幸上，築起自己的幸福』的社會制度，表示不滿意，自然是公認的事實。周作人^{〔七〕}先生說日向新村裏有人把中國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國』。這是他們對於日本政制極不滿意的一種牢騷話，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實篤^{〔八〕}先生一般人雖然極不滿意於現社會，却又不贊成用『暴力』的改革。他們都是『真心仰慕着平和』的人。他們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畫來。周作人先生說，『新村的理想，要將歷來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來。』這個和平方法就是離開現社會，去做一種模範的生活。『只要萬人真希望這種的世界，這世界便能實現。』這句話不但是獨善主義的精華，簡直是淨土宗^{〔九〕}的口氣了！所以我把新村來比山林隱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來比求淨土天國的宗教運動，也不算玷辱他。不過他們的『淨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罷了。

我這篇文章要批評的『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指這一種跳出社會的新村生活。這種生活，我認爲『獨善的個人主義』的一種。『獨善』兩個字是從『孟軻』『窮則獨善其身』²⁰一句話上來的。有人說：新村的根本主張是要人人『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却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如此看來，他們既承認『對於人類的義務』，如何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呢？我說：這正是個人主義的證據。試看古今來主張個人主義的思想家，從希臘的『狗派』(Cynic) [11]，以至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那一個不是一方面崇拜個人，一方面崇拜那廣漠的『人類』的？主張個人主義的人，只是否認那些切近的倫誼，——或是家族，或是『社會』，或是國家，——但是因爲要推翻這些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不得不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人類』。所以凡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承認這個雙重關係的。

新村的人主張『完全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個人主義。他們要想跳出社會去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獨善的個人主義。

這種新村的運動，因為恰合現在青年不滿意於現社會的心理，故近來中國也有許多人歡迎，贊歎，崇拜。我也是敬仰武者先生一班人的，故也會仔細考究這問題。我考究的結果是不贊成這種運動。我以中國的有志青年不應該仿行這種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這種新村的運動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呢？

第一因為這種生活是避世的，是避開現社會的。這就是讓步。這便不是奮鬥。我們自然不應該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奮鬥是不可少的。我並不是說武者先生一班人沒有奮鬥的精神。他們在日本能提倡反對暴力的論調，——如一個青年的夢——自然是有奮鬥精神的。但是他們的新村計畫想避開現社會『奮鬥的生活』，去尋那現社會外『生活的奮鬥』，這便是一大讓步。武者先生的一個青年的夢裏的主人翁最後有幾句話，很可玩味。他說：

『……請寬恕我的無力。——寬恕我的話的無力。但我心裏所有

的對於美麗的國的仰慕，却要請諸君體察的。……」

我們對於日向的新村應該作如此觀察。

第二，在古代這種獨善主義還有存在的理由；在現代，我們就不該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個人有多大的勢力，故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人總想，改良社會是『達』了以後的事業，——是得君行道以後的事業；——故承認個人——窮的個人——只能做獨善的事業，不配做兼善的事業。古人錯了。現在我們承認個人有許多事業可做。人人都是一個無冠的帝王，人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會的事。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何嘗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來的？知道個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組織的個人更可以作事，便可以知道這種個人主義的獨善生活是不值得摹仿的了。

第三，他們所信仰的『汎勞動主義』是很不經濟的。他們主張：『一個人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論理應該用自己的力去得來，不該要別人代負

這責任。『這話從消極一方面看，——從反對那『游民貴族』的方面看，——自然是有理的。但是從他們的積極實行方面看，他們要『人人勞動的義務，製造這生活的資料，』——就是衣食住的資料，——這便是『矯枉過正』了。人人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就是人人要加入這生活的奮鬥。現在文化進步的趨勢，是要使人類漸漸減輕生活的奮鬥至最低度，使人類能多分一些精力出來，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業。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功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

第四，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根本觀念，就是周先生說的『改造社會，還要從改造個人做起』。我對於這個觀念，根本上不能承認。這個觀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於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去改造的東西。要知道個人是社會上種種勢力的結果。我們吃的飯，穿的衣服，說的話，呼吸的空氣，寫的字，有的思想……；

沒有一件不是社會的。我曾有幾句詩，說：『……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時我以爲把一半的我歸功社會，總算很慷慨了。後來我才知道這點算學做錯了！父母給我的真是極少的一部分。其餘各種極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識，技術，習慣，……等等，大都是社會給我的。我穿線襪的法子是一個徽州同鄉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結能不散開，是一個美國女朋友教我的。這兩件極細碎的例，很可以說明這個『我是社會上無數勢力所造成的。社會上的『良好分子』並不是生成的，也不是個人修鍊成的，——都是因爲造成他們的種種勢力裏面，良好的勢力比不良的勢力多些。反過來，不良的勢力比良好的勢力多，結果便是『惡劣分子』了。古代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只爲要妄想憑空改造個人，故主張正心，誠意，獨善其身，的辦法。這種辦法其實是沒有辦法，因爲沒有下手的地方。近代的人生哲學漸漸變了，漸漸打破了這種迷夢，漸漸覺悟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

，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覺得『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還是脫不了舊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根本觀念是：

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

改造社會須從改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

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新村的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我覺得那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一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裏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却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個性』，這便是放棄現社會，認為不能改造；這便是獨善的個人主義。

以上說的是本篇的第一層意思。現在我且簡單說明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什麼。這種生活是一種『社會的新生活』；是站在這個現社會裏奮鬥的生活；是霸佔住這個社會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新生活。他

的根本觀念有二條：

(1) 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志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徹底，計畫如何偉大，你總不能籠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

(附註) 有人說：『社會的種種勢力是互相牽掣的，互相影響的。這種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為你纔動手改造一種制度，其餘的種種勢力便圍攏來牽掣你了。如此看來，改造還是該做籠統的改造。』我說不然。正因為社會的勢力是互相影響牽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會影響到別種勢力上去。這種影響是最切實的，最

有力的。近年來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改革所影響的別種勢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嗎？

(2) 因為要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業的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度，做切實的調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膽的假設，尋出實驗的證明。這種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的生活。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了那麼多一步。做這種生活的人要睜開眼睛，公開心胸；要手足靈敏，耳目聰明，心思活潑；要歡迎事實，要不怕事實；要愛問題，要不怕問題的逼人！

(3) 這種生活是要奮鬥的。那避世的獨善主義是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故不必奮鬥。這種「淑世」的新生活，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們對於反對的

舊勢力，應該作正當的奮鬥，不可退縮。我們的方針是：奮鬥的結果，要使社會的舊勢力不能不讓我們；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現社會去，把這個社會雙手讓給舊勢力。換句話說，應該使舊社會變成新社會，使舊村變為新村，使舊生活變為新生活。

我且舉一個實際的例。英美二三十年來，有一種運動，叫做『貧民區域居留地』的運動 (Social Settlements)。這種運動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學的畢業生，——在本城揀定一塊極醜，極不堪的貧民區域，買一塊地，造一所房屋。這一班人便終日在這裏面做事。這屋裏，凡是物質文明所賜的生活需要品，——電燈，電話，熱電，浴室，游泳池，鋼琴，話匣，等等，——無一不有。他們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頑皮的孩子，——都招攏來，教他們游水，教他們讀書，教他們打球，教他們演說辯論，組成音樂隊，組成演劇團，教他們演戲奏藝。還有女醫生和看護婦，天天出去訪問貧家，替他們醫病，幫他們接生

和看護產婦。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入公家醫院。因為天下貧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們眼見那高樓大屋的大醫院，心裏以為這定是為有錢人家造的，決不是替貧民治病的；所以必須有人打破他們這種見解，教他們知道醫院不是專為富貴人家的。還有許多貧家的婦女每日早晨出門做工，家裏小孩子無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們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裏有人替他們洗浴，換洗衣服，喂他們飲食，領他們遊戲。到了晚上，他們的母親回來了，各人把小孩領回去。這種小孩子從小就在潔淨慈愛的環境裏長大，漸漸養成了良好習慣，回到家中，自然會把從前的種種污穢的環境改了。家中的大人也因時時同這種新生活接觸，漸漸的改良了。我在紐約時，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華德女士（Mrs. W. Wald）辦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條街上的貧家子弟演戲，演的是貝里（Barry）的名劇。我至今回想起來，他們演戲的程度比我們大學的新戲高得多咧！

這種生活是我所說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我所說的「變舊社會爲新社會，變舊村爲新村」的生活！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來的！我希望中國的青年要做這一類的新生活，不要去模倣那跳出現社會的獨善生活。我們的新村就在我們自己的舊村裏！我們所要的新村是要我們自己的舊村變成的新村！

可愛的男女少年！我們的舊村裏我們可做的事業多得很咧！村上的鴉片煙燈還有多少？村上的嗎啡針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纏脚的女子還有多少？村上的學堂成個什麼樣子？村上的紳士今年賣選票得了多少錢？村上的神廟香火還是怎樣興盛？村上的醫生斷送了幾百條人命？村上的煤礦工人每日只拿到五個銅子，你知道嗎？村上多少女工被貧窮逼去賣淫，你知道嗎？村上的工廠沒有避火的鐵梯，昨天火起，燒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嗎？村上的童養媳婦被婆婆打斷了一條腿，村上的紳士逼他的女兒餓死做烈女，你知道嗎？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們有什麼權利，丟開這許多的事業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們放着這個惡濁的舊村，有什麼面孔，有什麼良心，去尋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九，一，二六。

【題解】

胡氏此文，作於民國九年，係批評當時之新村運動者。

【注釋】

(一) 注詳第二冊杜威論思想。(二) 宋林逋隱於西湖，不娶無子，所居多植

梅著鶴，因謂之梅妻鶴子。(三) 日向在九州島東南。(四) 見陶潛桃花源記。(五) 通譯羅

丹，法國大雕刻家。(六) 法國畫家，後期印象派之領袖。(七) 周作人曾參觀日本新村

，有日本的新村及訪日本新村記，述之頗詳。(八) 日本小說家，初辦白樺雜誌，繼在日

向兒湯郡石河內建立新村，著有一個青年的夢等書。(九) 淨土宗、佛教之一派，主於念

佛往生。(一〇) 見孟子。(一一) 希臘學派之一，倡制欲，主獨善。創始者爲安提色

尼 (Antisthenes)。昔尼克 (Cynic) 者，或謂由其校舍所在地而音轉；或謂由希臘犬字

而來，因此派學者務自刻苦，行乞爲生，時人誚其如窺犬，故名。故有從義譯而作犬儒學派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者。(一二)華德女士在紐約創辦一處居留地，原名爲 Henry Street Settlement。最初只在派看護婦爲貧民施診，接生等事，以後逐漸擴充，如學校、會場、小戲園、遊戲場等應有盡有矣。(一三) John Daniel Barry、美國現代戲劇家，小說家。畢業於哈佛大學，著有我們的最好的社會等書。

朱熹語錄

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爲有益。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有益。

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想他。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爲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三』，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透徹。『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四〕。』不是塊然『五』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亦無

閉門獨坐的聖賢。

【注釋】（一）朱熹，字元晦，宋婺源人，紹興中學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累官轉運副使，卒諡文。始居崇安，勝聽事曰紫陽書院，故稱紫陽。又剝草堂於建陽之雲谷，勝曰晦菴。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晚年人卜築建陽之考亭，作滄洲精舍，自稱滄洲病叟。又更號遜翁。考亭爲講學之所，故稱考亭學派。其爲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宋之理學至熹而集其大成。有近思錄等書。（二）語錄、本釋家說法時，擇要記錄者。宋儒講學，門弟子記其言論，亦襲是稱。當時爲保存言者語氣起見，率用白話，故在文體中別具風格。（三）僧人遊行十方，謂之行脚。（四）見論語憲問篇。（五）塊然、孑然獨立也。



國
文
讀
本

陸九淵「語錄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滅他底。此所以不同。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碍。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作『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個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

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作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大世界不享受，却要占個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可惜！

【注釋】

(一) 陸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乾道進士，官至知荊門軍。卜居貴谿之

象山，號象山先生，嘗與朱熹會講鵝湖，議論恰相衝突。熹重道問學，九淵重尊德性；熹好

註經，九淵謂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脚。故有朱陸異同之說。有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

卷，附語錄四卷。(二) 見論語雍也篇。(三) 見論語泰伯篇。

唐人絕句詩十八首

一 雜詠二首 王維 二

客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心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二 鹿柴 裴迪 二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麝麝跡。

三 江南曲 儲光羲 三

日暮長江裏，相邀歸渡頭。落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

四 答王卿送別 韋應物 四

去馬嘶春草，歸人立夕陽；元知數日別，要使兩情傷。

五 彈琴 劉長卿 五

泠泠 〔一〕 七弦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六 送孟浩然〔七〕之廣陵李白〔八〕

故人西辭黃鶴樓〔九〕，煙花三月下揚州〔一〇〕；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

長江天際流。

七 山中問答李白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八 從軍行二首王昌齡〔一一〕

青海長雲暗雪山〔一二〕，孤城遙望玉門關〔一三〕。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一四〕終不還。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一五〕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一六〕。

九 江南逢李龜年〔一七〕杜甫〔一八〕

岐王〔一九〕宅裏尋常見，崔九〔二〇〕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

時節又逢君！

一〇 竹枝詞二首 劉禹錫 二二

山桃紅色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紅花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

愁。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

晴 二二。

一一 暮江吟 白居易

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誰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眞珠月似

弓。

一二 岳陽樓 元稹 二四

岳陽樓上日銜窗，影倒深潭赤玉幢。悵望殘春萬般意，滿樞湖水入西

江。

一三 山行 杜牧 二五

唐人絕句詩十八首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

花。

一四 七夕 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捕流螢，瑤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

星。

一五 夕陽樓 李商隱 二六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

悠。

【注釋】

(一) 王維，字摩詰，初唐自然詩人。工繪事，精研佛理。有輞川集。

(二) 裴迪、王維友，與王維彈琴賦詩於輞川。天寶後，爲蜀州刺史。(三) 儲光羲，唐玄

宗開元十四年進士。其詩深遠澹逸，風格甚古。有文集詩集及正論行於世。(四) 韋應物

、玄宗時詩人。白居易稱其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其集名韋蘇州集。(五) 劉長卿，字

文房，玄宗時詩人。開元末，登進士。至德中，爲監察御史。著有詩文若干傳於世。(六)

冷、方一、冷冷、清涼之聲。(七)孟浩然，字浩然，初唐詩人，與王維並稱。著有詩文若干首傳於世。(八)李白，字太白，盛唐大詩人。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其詩輕逸飄忽，灑落豁達，有『詩仙』『詩俠』之稱。尤長於五言絕句，故有五言詩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之評語。著有詩文集二十卷。(九)黃鶴樓，在今湖北武昌縣西，爲文人飲酒賦詩之所。(一〇)揚州，今江蘇江都縣。(一一)王昌齡，字少伯，唐代詩人。著有詩文集五卷。(一二)雪山，即祁連山，在青海北境。(一三)玉門關，在今甘肅燉煌縣西南百五十里，古爲通西域要道。(一四)漢西域國名，後更名鄯善。今沒於沙漠，新疆塔羌縣有羅布舊城，即其地。(一五)龍城飛將，指衛青。青於元光五年，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斬首虜數百。(一六)陰山，在綏遠省。(一七)李龜年，玄宗時樂工，特承恩遇，後流落江南。(一八)杜甫，字子美，唐代詩人。曾爲工部員外郎，故人稱爲杜工部。其詩雄奇沈鬱，研精老練，尤長於五言律，七言歌行。有人稱其五言律七言歌行神矣，七言律聖矣。又有稱爲『詩聖』者。近人又有稱爲『情聖』者。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行世。(一九)皎王，名範，好學工書。

，雅愛文章。（二〇）崔九、名綽、玄宗時爲秘書監。（二一）劉禹錫、字夢得，唐代詩人，與柳宗元齊名。其詩清森流麗。有詩文集若干卷行世。（二二）晴、雙關情字。

（二三）岳陽樓、在湖南岳陽縣城西門上，下瞰洞庭湖，風景絕佳。（二四）元稹、字微之，唐代詩人，與白居易並稱。有元氏長慶集。（二五）杜牧、字牧之，唐代詩人。有樊川集。（二六）李商隱、字義山，唐代唯美詩人。有李義山集。

宋人勞動詩五首

一 蠶婦 張俞 〔一〕

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人！

二 道傍田家 同馬光 〔二〕

田家翁媪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翁攜鎌索媪攜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靜夜偷春避債家，比明門外已如麻。筋疲力弊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促。

三 織婦怨 文同 〔三〕

擲梭兩肘倦，踏籜〔四〕雙足趺，三日不住織，一匹纔可剪。織處畏風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歸舍，拋向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

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胛露。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四 勞歌 張耒 〔六〕

暑天三月元無雨，雲頭不合惟飛土。深堂無人午睡餘，欲動身先汗如雨。忽憐長街負重民，筋骸長轂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兒女。人家牛馬繫高木，惜恐驅牛犯炎酷。天工作民良久難，誰知不如牛馬福！

五 荒田行劉敞 〔七〕

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絜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止生荆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魚鹽作亡命！

【注釋】

（一）張翥，字少愚，宋人。屢舉不第，因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文彥博治蜀，爲築室青城山白雲溪以處之，號白雲先生。有白雲集。（二）司馬光、見第一冊訓儉示

廉注。 (三) 文同、字與可，號笑笑先生，又稱石室先生。能詩，善畫竹及山水。有丹淵集。 (四) 籀、同躡。 (五) 胥、《弓》，脛骨。 (六)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有雄才，尤長騷詞，誨人作文，以理爲主，詩效長慶體。有兩漢決疑，詩說，宛丘集。 (七)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學問淵博，爲文敏贍。長於春秋，有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公是集等書。

國
文
讀
本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才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州，屢道于兩州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

之聲成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軀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二四，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二五中，于和州烏江縣二六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二七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

。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于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題解】

張巡、唐南陽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真源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共守睢陽，

拜御史中丞，累戰皆捷；食盡城陷，爲賊所殺。有人媚其功，以爲降賊，其友李翰、傅巡功狀表上之，巡節乃大白於世。翰、贊皇人。擢進士第，累遷左補闕。睢陽、在今河南商邱縣

南。

【注釋】（一）韓愈、字退之，唐代散文家。六朝以來，文風日趨綺縵，唐初雖厲革之，餘風猶熾。至愈、力矯浮風；一時學古文者，皆師法之，後人稱其「文起八代之衰」。所著有文集四十卷，順宗實錄三卷。（二）唐憲宗年號。（三）張籍，字文昌，韓愈弟子，亦能詩文。據唐書，籍烏江人。烏江、今安徽和縣；吳郡治、在今江蘇吳縣；此云吳郡，未詳何據，倘以郡望耶？（四）許遠、杭州鹽官人。明吏治。時爲睢陽太守。（五）雷萬春、事張巡爲偏將。或謂此當爲南霽雲。（六）代宗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言：「有擊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處。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廳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颯及百官議；皆云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遠本守睢陽，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尙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不可妄生異議。乃罷。（七）睢陽食盡，巡殺其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饗士卒。（

八) 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幸蜀，以書招巡降，巡部下六人，言上有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斬之。(九) 江、長江、淮、淮水；江淮、今江蘇江西安徽等地。(一〇) 韓愈初從盧晉於汴州爲推官；後汴州亂，東依張建封於徐州。汴、今河南開封縣。徐、今江蘇銅山縣。

(一一) 肅宗詔贈巡爲揚州大都督，遠爲荊州大都督，立廟睢陽，時人號爲雙廟。(一二) 南霽雲、魏州頓邱人。鉅野尉張詔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後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遂留睢陽。時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屯重兵於臨淮，南霽雲奉張巡命，告急於賀蘭進明云。(一三) 德宗年號。(一四) 泗州、今安徽盱眙縣。(一五) 代宗年號。(一六) 在今安徽和縣東北。(一七) 臨渙、在今安徽宿縣西南。(一八) 毫、今安徽毫縣。宋、今河南商邱縣。

西北民族的表情法 梁啓超

我們的詩教，本來以『溫柔敦厚』^二爲主，完全表示諸夏民族特性，三百篇就是唯一的模範。楚辭是南方新加入之一種民族的作品，他們已經同化於諸夏，用諸夏的文化工具來寫情感，攙入他們固有思想中那種半神祕的色彩，於是我們文學界添出一個新境界。漢人本來不長於文學，所以承襲了三百篇楚辭這兩份大遺產，沒有什麼變化擴大。到了『五胡亂華』時候，西北方有好幾個民族加進來，漸漸成了中華民族的新分子；他們民族的特性，自然也有一部分溶化在諸夏民族的裏頭，不知不覺間，便令我們的文學頓增活氣；這是文學史上很重要的關鍵，不可不知。

這種新民族特性，恰恰和我們的溫柔敦厚相反，他們的好處，全在伉爽真率。三百篇裏頭，只有秦風的小戎駟鐵無衣^三諸篇，很有點伉爽真率氣象，這就是西戎系的秦國民族性和諸夏不同處；可惜春秋以後，秦國

的文學作品，沒有一篇流傳。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文學總應該有異采；可惜除了易水歌〔三〕之外，也看不着第二首。到五胡南北朝時候，西北蠻族，紛紛侵入，內中以鮮卑人爲最強盛。鮮卑人在諸蠻族中，文化像是最高，後來同化於我們也最速。他們像很愛文學和音樂，唐代流傳的『馬上樂』，什有九都出鮮卑。他們初學會中國話，用中國文字表達情感，完全現出異樣的色彩。試寫他幾首：

『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入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挽郎臂，行坐郎膝邊。

『放馬兩泉澤，忘不着連羈。擔鞍逐馬走，何得見馬騎。

『遙看孟津河〔四〕，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蹴〔五〕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右折楊柳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鷓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着臙。牌子鐵襠襠^{〔六〕}，鉅銖^{〔七〕}鸚尾條。

『前行看後行，齊着鐵襠襠。前頭看後頭，各着鐵鉅銖。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

右企喻歌

『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強。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右琅琊王歌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牆裏燕，高飛出牆外。』

右慕容垂歌

『可憐白鼻騮，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除。

『何處碟觥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

右高陽樂人歌^{〔八〕}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女子尙如此，男子安可逢。』

右李波小妹歌〔九〕

讀這幾首，可以大略看出他們『虜家兒』是怎麼個氣象了。他們生活是異常簡單，思想是異常簡單，心直口直，有一句說一句，他們的情感，是『沒遮攔』的，你說好也罷，說他壞也罷，總是把真面孔搬出來。別的且不管他，專就男女兩性關係而論，也看出許多和從前文學態度不同的表現。試舉他幾首：

『青青黃黃，雀石頽唐。槌殺野牛，押殺野羊。

『驅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踢地喚天。

『側側力力，念郎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摩將郎鬚，看郎顏色，郎不念女，各自努力。』

右地驅歌

『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

右紫驢馬歌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袂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

右捉搦歌

像這種毫不隱瞞毫不扭捏的表情，在三百篇和漢魏人五言詩裏頭，絕對的找不出來，這些都是北朝文學；試拿來和並時的南朝文學比較，像那有名的子夜，團扇，懊儂，青溪，碧玉，桃葉，各歌曲，雖然各有各的妙處；但前者以真率勝，後者以柔婉勝，雙方的分野，顯然可見。

經南北朝幾百年民族的化學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學，用溫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許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覺，便產生出一種異彩來。盛唐各大家，爲什麼能在文學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呢？他們的價值，在能洗卻南朝的鉛華靡曼，參以仇爽真率；卻又不是北朝粗獷一路，拿歐洲來比，好像古代希臘羅馬文明，攙入些森林裏頭日耳曼蠻人色彩，便開闢一個新天地。試舉幾位代表作家的作品，如李太白的：

『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槎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行路難）

杜工部的：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

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姚_{二三}。』（後出塞）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
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

高適_{二三}的：

『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
賜顏色。……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
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_{二三}，孤城落日鬪兵稀。
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_{二四}
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鬪_{二五}北空回首。邊庭飄飄
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
』_{二六}。……』（燕歌行）

這類作品，不獨三百篇楚辭所無，即漢魏晉宋也未曾有。從前雖然有
些事寫俠客的詩，但豪邁氣概，總不能寫得盡致。內中鮑明遠_{二七}最喜作

豪語，但總有點不自然。所以這種文學，可以說是經過一番民族化合以後，到唐朝纔會發生。那時的音樂和美術，都很受民族化合的影響；文學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

寫關寒景況，寫悲壯情感，是唐以後新增的詩料。（前此雖有，但不多，且不好。）詞曲以緣情綺靡爲主，用這種資料卻不多。范文正（一八）有一首最好：

『塞外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詞裏頭的蘇辛（一九）派，自然都帶幾分這種色彩。內中最粗豪的，如稼軒的：

『醉裏挑燈看劍，醒來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

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二〇}。』（破陣子）

各家的詞，最粗獷的莫過劉後村^{二二}，幾乎全部集都是這一類的話。他最著名的一首是：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二三}，訪銅雀臺^{二四}。喚廚人斫就，東溟鯨膾；圍人呈罷，西極龍媒^{二五}。天下英雄，使君與操^{二六}，餘子何堪共酒杯？車千乘，載燕南代北，劍客奇才。酒酣鼻息如雷，誰信被晨雞催喚回。歎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矣，氣運方來，使李將軍^{二七}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推衣起，但淒涼感舊，慷慨生哀。』（沁園春）

這一派詞，我本來不大喜歡，因為他有爛名士愛說大話的習氣。但他確帶北朝氣味，在文學史上應備一格的。

曲本裏頭，有一首雜劇，像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演的是「魯智深醉打山門^{二七}」。那魯智深拜別他的師父時，唱道：

『漫灑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你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也是刻意從粗獷一面做，因為替粗獷的人表情，不如此便失真了。

【注釋】

(一) 禮記經解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 (二) 小戎、駟鐵、無衣

、皆詩秦風篇名，皆頌美征戰之歌。 (三) 易水歌，荆軻作，其詞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永不還！』 (四) 孟津河，在河南孟縣南。 (五) 馱、夕一，馱也。 (

六) 襦、夕一，襦，據商務印書館所出國音學生字典音夕一。然此字本形聲字，从衣，當

聲；古字書亦多音當者。襦、襦，背心也。 (七) 鉞、音互牟，胡人所用兵器。 (八)

古今樂錄曰：『魏高陽樂人所作也。』 (九) 據魏書李安世傳，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

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衡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圍軍。遂爲遁逃之藪，公私成患

，百姓爲之語曰云云。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於市，境內肅然。 (一〇)

皆南朝情歌，見郭茂倩樂府詩集。 (一一) 漢霍去病，武帝時爲嫖姚校尉，凡六出擊匈奴

，封郎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封冠軍侯，加驃騎大將軍。（一一）高適、字達夫，玄宗時，舉有道科。肅宗時，擢諫議大夫，出爲西川節度使，入爲散騎常侍。年五十，始爲詩即工。有高常侍集。（一二）腓，病也。一作衰。（一四）玉筍、淚也。據六帖，魏甄后面白，淚雙垂爲玉筍。（一五）勳、在今北平北。（一六）刁斗、以銅爲鑊，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以警衆。（一七）鮑照、字明遠，劉宋時詩人。嘗爲臨海王子顛前軍參軍，故稱鮑參軍。有鮑參軍集。（一八）范仲淹、字希夫，宋代名宰相，卒諡文正。其詞集曰范文正公詩餘。（一九）蘇、蘇軾。辛、辛棄疾。二人之詞皆屬豪放一派。可參閱第三冊蘇軾詩詞及辛棄疾詞兩課。（二〇）此首已見第三冊辛棄疾詞，可參彼篇注。（二一）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其詞與蘇辛爲一派。其詞集名後村別調。（二二）寶釵樓、未詳。（二三）銅雀臺、曹操所建，故址在今河南臨漳西南。（二四）龍媒、良馬名。漢武帝天馬歌：『天馬徠兮龍之媒。』（二五）曹操對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二六）李廣、漢武帝時爲北平太守，與匈奴七十餘戰皆捷，匈奴畏之，號曰飛將軍。然數奇，未得封侯。（二七）魯智深、梁山泊之好漢，見水滸傳。

國文讀本

一一一

地方與文藝

周作人

中國人平常都抱地方主義，這是自明的事實。最近如浙江一師毒飯事件發生後，報上也載有死者的同鄉會特別要求什麼立碑建祠，正是一個好例。在現今這樣的時勢之下，再來提倡地方主義的文藝，未免心眼太狹了，決不是我的本意。我所要說的，只是很平凡的話，略說地方和文藝的關係罷了。

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係，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譬如法國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與北法蘭西便有不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土當然更是如此。這本是不足為奇，而且也是很好的事。我們常說好的文學應是普遍的，但這普遍的只是一個最大的範圍，正如算學上的最大公倍數，在這範圍之內，儘能容極多的變化，決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單獨數似的不能通融

的。這幾年來中國新興文藝漸見發達，各種創作也都有相當的成績，但我們覺得還有一點不足。爲什麼呢？這便因爲太抽象化了，執着普遍的一個要求，努力去寫出預定的概念，却沒有真實地強烈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其結果當然是一個單調。我們的希望即在於擺脫這些自加的鎖鈕，自由地發表那從土裏滋長出來的個性。

現在只就浙江來說罷，浙江的風土，與毗連省分不見得有什麼大差，在學問藝術的成績上也是彷彿，但是仔細看來却自有一種特性。近來三百年的文藝界裏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爲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第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詞的犀利。在明末時這種情形很是顯露，雖然據古文家看來這時候文風正是不振，但在我們覺得這在文學進化上却是很重要的一個時期，因爲那些文人多無意的向着現代語這方向

進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學潮流壓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點如徐文長 〔三〕，隨後有王季重 〔四〕、張宗子 〔五〕，都是做那飄逸一派的詩文的人物；王張的短文承了語錄的流，由學術轉到文藝裏去，要是不被間斷，可以造成近體散文的開始了。毛西河 〔六〕的批評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清朝的西泠五布衣 〔七〕顯然是飄逸的一派。袁子才 〔八〕的聲名則更是全國皆知的了。同他正相反的有章實齋，我們讀婦學 〔九〕，很能明白他們兩方面的特點。近代的李薺客 〔一〇〕與趙益甫 〔一一〕的抗爭也正是同一的關係。俞曲園 〔一二〕與章太炎雖然是師弟，不是對立的時人，但也足以代表這兩個不同的傾向。我們不作文學史的嚴密的研究，只是隨便舉出一點事實以爲一例。大抵不是什麼派的道學家或古文家，較少因襲的束縛，便能多少保全他的個性，他的著作裏自然地呈現出這些特色。道學家與古文家的規律，能够造出一種普遍的思想與文章，但是在普遍之內更沒有別的變化，所以便沒有藝術的價值了。這一件事實在足以給我們一個教訓，因爲現在的思想文

藝界上也正有一種普通的約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觀與文體，要是因襲下去，便將成爲新道學與新古文的流派，於是思想和文藝的停滯就將起頭了。我們所希望的，便是擺脫了一切的束縛，任情地歌唱，無論人家文章怎樣的莊嚴，思想怎樣的樂觀，怎樣的講愛國報恩，但是我要做風流輕妙，或諷刺譴責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無論說的是隱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遺傳環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見的執着主張派別等意見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發表的權利與價值。這樣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應具的特性，便是國民性，地方性與個性，也卽是他的生命。

我們不能主張浙江的文藝應該怎樣，但可以說他總應有一種獨具的性質。我們說到地方，並不以籍貫爲原則，只是說風土的影響，推重那培養個性的土之力。尼采在察拉圖斯忒拉二三中說，『我懇願你們，我的兄弟們，忠於地。』我所說的也就是這『忠於地』的意思，因爲無論如何說法，人總是『地之子』，不能離地而生活，所以忠於地可以說是人生的正當

的道路。現在的人太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裏，正如以前在道學古文裏一般，這是極可惜的，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牠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這纔是真實的思想與文藝。這不限於描寫地方生活的『鄉土藝術』，一切的文藝都是如此，或者有人疑惑，我所說的近於傳統主義，便是中國人最喜歡說的國粹主義。我答他說，決不。我相信，所謂國粹可以分作兩部分，活的一部分混在我們血脈裏，這是趣味的遺傳，自己無力定他的去留的，當然發表在我們一切的言行上，不必等人去保存他；死的一部分便是過去的道德習俗，不適宜於現在，沒有保存之必要，也再不能保存得住。所以主張國粹只是說空話廢話，沒有一顧的價值。近來浙江也頗盡力於新文學，但是不免有點人云亦云的樣子，我希望以後能够精進，跳出國粹鄉風這些成見以外，却真實地發揮出他的特性來，造成新國民文學的一部分。

【注釋】

(一) 民國十二年三月間，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因厨役下毒藥於飯中，殺

害學生甚多。(二) 普洛凡斯 (Provence)、法國地名，在地中海之沿岸。(三) 徐渭、字文長，明代浙江山陰人。天才超逸，工詩文書畫。有徐文長集，筆元要旨等書。(四) 王思任、字季重，詳第三冊徐霞客遊記注。(五) 張岱、字宗子，見第二冊陶庵夢憶自序注。(六) 毛奇齡、字大可，清初蕭山人，學者稱爲西河先生。爲人好譏議，品目嚴峻。康熙中，召試鴻博，授檢討，纂修明史。後以病乞歸。博覽羣籍，著述甚富，分經集，文集；經集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七) 丁丙刻有西泠五布衣遺著一書。所謂五布衣者，曰丁敬、字敬身，有硯林詩集。曰吳穎芳、字西林，有臨江鄉人詩。曰金農、見第三冊書竹題記注；丁氏所刻，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續集，冬心三體詩，冬心先生自度曲，冬心先生雜著，冬心先生隨筆六種。曰魏之琇、字玉橫，有柳洲遺藁上下兩卷。曰奚岡、字鐵生，有冬花庵燼餘上中下三卷。(八)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流陽，江寧等縣。年甫四十而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爲詩主性靈，務盡其才力所至；古文駢體，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筆記等書。(九) 章學誠、字實齋，詳本冊古文十弊注。其婦學一篇

，蓋針對袁子才之教授女弟子而發。(一〇)李慈銘，字悉伯，號蕘客，會稽人。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精思博覽，最致力於史，詩文尤負盛名。著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柎閣詩初集，越縵堂日記鈔等書。(一一)趙之謙，字搗叙，號益甫，會稽人。咸豐舉人，官南城知縣。詩文皆務爲新奇可駭愕，由是不諧於時。有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梅菴集等書。(一二)俞樾，字蔭甫，號曲園。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清代有名小學家，其春在堂全書，凡五百餘卷。(一三)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國哲學家。其察拉圖斯脫拉 (Also Sprach Zarathustra)，始作於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二年始完成。



國
文
讀
本

學辯一 二 顏元 三

己酉 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臥榻，膽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膽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

予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嫺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

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

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倫明堂上，亦將問孰嫺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足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

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

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五〕之於醫，

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六〕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所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

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

予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
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

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

予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弟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

【注釋】（一）見存學編。（二）顏元，字渾然，號習齋，清初博野人。明末，父成遠東，沒於關外，元鬻於異姓；後歸姓，百計尋其父骨歸葬。其學排黷宋儒，力主實踐，爲實踐的哲學家。著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及習齋紀餘等書。（三）己酉、康熙八年。（四）王子、名法乾，元之同鄉。（五）辟、通譬。（六）相傳黃帝及其臣岐伯爲中國最古之醫學家，素問靈樞，即二人所著。

國
文
讀
本

與姚姬傳孝廉「二」書戴震「三」

日者紀太史曉嵐「三」欲刻僕所爲攷工記圖，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應詞，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僕于時若雷霆驚耳。自始知學，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今足下以是規教，退不敢忘，自賀得師。何者？凡僕所以尋求于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于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傳聞以擬其是，擇于衆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于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觀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

先儒之學，如漢鄭氏「五」，宋程子張子朱子「六」，其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宏，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

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薺于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即目未覩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岐者也；而爲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閱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誠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于其兩得，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于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于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僕于考工記圖，重違知己之意，遂欲刪取成書，亦以其義淺，特攷覈之一端，差可自決。足下之教。其敢忽諸！

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友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昨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之。謹奉繳承示文，論延陵季

子 處識數語，并考工記圖呈上，乞教正也。

【注釋】

(一)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清桐城人。乾隆進士，散館主事，遷郎中

告歸。主講鍾山書院。其論學主集義理、考據、詞章之長，不拘漢宋門戶。桐城自方苞、劉

大櫟倡爲古文，鼐力和之，選古文辭類纂一書以明義法，世遂目爲桐城派鍾子。有惜抱軒

全集等書，學者稱惜抱先生。(二) 戴震，字東原，清休寧人，乾隆時修四庫全書，紀昀

、裘曰修薦之於朝，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其學長於考據，尤精小學，著有考工記圖，聲

韻考，勾股割圓記等；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斥宋儒理欲之說，而建設情感哲學，實爲中國

哲學史上一大革命。(三)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清河間人。乾隆進士，官至協辦大

學士。昀博通羣籍，修四庫全書，任總纂職，校訂整理，有功士林。著有潛陽消夏錄，閱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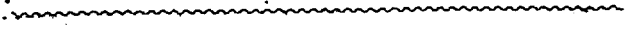
草堂筆記等書。(四) 論語爲政：『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五) 鄭玄，字康成，註書甚多，有功經學。(六) 程顥、張載、朱熹、

皆宋代理學大家。(七) 吳季札，春秋吳公子，其父欲立之，辭不受。封於延陵，故稱延

陵季子。

與姚姬傳孝廉書



國
文
讀
本

仁學自序 譚嗣同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許 三 說通元爲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人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元。能爲人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尙儉非樂，似未足進於大同。然旣標兼愛之旨，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尙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 三 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 四，在宋有永嘉 五，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 六，在漢有淮南 七，若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深矣。

吾自少至壯，徧遭網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頻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壳，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心」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時切教亡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量，亦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即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有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使人反誓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

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狂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干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无」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

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羣教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

所懼智悲未圓，語多有漏，每思一義，理奧例曠，空涌奔騰，際筆來會，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况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古之達人，悼夫詞害意，意害志^{二〇}，所以寧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旦暮也。』^{二二}夫既已著爲篇章，即墮組跡，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難也。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開，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慚吾書未鑿觀聽則有之，若夫知解爲誰某，爲幾何，非

所敢患焉矣。

【注釋】

- (一)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甲午戰後，發憤提倡新學。官江蘇知府，以徐致靖薦，充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等參預新政。後爲孝欽后所殺，爲戊戌六君子之一。有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等。仁學亦題曰臺灣人所著書，蓋中多譏切清廷之語，故特假臺人以抒積憤。其友梁啟超，刊諸日本，始傳於世。作者之意，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爲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可謂極大膽極遠遠之一種計劃。
- 讀譚氏自序，可見一斑。(二) 東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解字。(三) 天元、算術之一，與代數相近。(四) 即東漢桓帝時李膺等與太學生謀誅宦官事。後漢書有黨錮傳。(五) 永嘉學派創於呂祖謙，葉適、陳傅良和之；注重事功，在南宋諸儒內，別爲一派。(六) 秦呂不韋賓客作呂氏春秋，凡十二世紀，八覽，六論；八覽亦稱呂覽。(七) 漢淮南王劉安招賓客作淮南子一書。(八) 孟子盡心篇：『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注：『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九) 聒，語雜聲器也。(一〇) 孟子萬章篇：『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一一) 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注：『解人難得，萬世一遇，猶且暮然。』

悲憤詩 蔡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敢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極杖，毒痛參并下。日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遣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靡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復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二三}，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解題】

後漢書列女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

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烏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詩一爲騷體，一即此篇。

【注釋】（一）董卓、東漢靈帝時爲前將軍，帝崩，將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弑何太后，袁紹等起兵討之，卓逼帝遷於長安。後王允誘其部下呂布殺之。（二）指重嫁於董祀。



國
文
讀
本

桃花扇餘韻 孔尚任

(淨扮樵子挑擔上，唱)

(西江月) 放日蒼崖萬丈，拂頭紅樹千枝。雲深猛虎出無時，也避人間
弓矢。建業城「一」，啼夜鬼；維揚井「二」，貯秋屍。樵夫剩得命如絲，滿
肚南朝野史。

淨 在下蘇崑生「三」，自從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載，俺就不會回來
；往來牛首樓霞，採樵度日。誰想柳敬亭「四」與俺同志，買隻小船，也
在此捕魚爲業。且喜山深樹老，江闊人稀，每日相逢，便把斧頭敲着船
頭，浩浩落落，儘俺歌唱，好不快活！今日擔柴早歇，專等他來，促膝
閒話，怎的還不見到？(歇擔睡睡介)

(丑扮漁翁搖船上，唱)

年年垂釣鬢如銀，愛此江山勝富春「五」。歌舞叢中征戰裏，漁翁都是

桃花扇餘韻

過來人。

丑 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後，就在這龍潭江畔捕魚三載，把些興亡舊事，付之風月閒談。今值秋雨新晴，江光似練，正好尋蘇崑生飲酒談心。（指介）你看他早已醉倒在地，待俺上岸喚他醒來。（作上岸介）

（呼介）蘇崑生！

淨（醒介）大哥果然來了！

丑（揖介）賢弟偏盃呀！

淨 柴不會賣，那得酒來？

丑 愚兄也未賣魚，都是空囊，怎麼處？

淨 有了！有了！你輸水，我輸柴，大家煮茗清談罷。

（副末扮老贊禮提絃擔壺上唱）

江山，江山，一忙一間。誰贏，誰輸，兩鬢皆斑！

副末（見介）原來是柳蘇二位老哥。

淨丑（驚介） 老相公怎得到此？

副末 老夫住在燕子磯「七」邊，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之降生辰，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賽已畢，路過此間。

淨 爲何挾着弦子，提着酒壺？

副末 見笑，見笑，老夫編了幾句神弦歌，名曰問蒼天，今日彈唱樂神，社散之時，分得這瓶福酒；恰好遇着二位，就同飲三盃罷。

丑 怎好取擾！

副末 這就叫有福同享。

淨丑 好好！（同坐飲介）

副末（讓介）請乾此酒。

淨（啞舌介）這寡酒好難喫也！

丑 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

淨 是什麼東西？

丑 請猜一猜。

淨 你的東西不過是些龜魚鼈蝦蟹。

丑（搖酒介） 猜不着，猜不着。

淨 還有什麼異味？

丑（指口介） 是我的舌頭。

副末 你的舌頭，你自下酒，如何讓客？

丑（笑介） 你不曉得古人以漢書下酒，這舌頭會說漢書，豈非下酒之物？

淨（取酒斟介） 我替老哥斟酒，老哥就把漢書說來。

副末 妙妙！只恐菜多酒少了。

丑 既然漢書太長？有我新編的一首彈詞，叫秣陵秋，唱來下酒罷。

副末 就是俺南京的近事麼？

丑 便是。

淨 這都是俺們耳聞眼見的，你若說差了，我要罰的。

丑 保管你不差。

(丑彈箏介，唱)

落你興亡幾點淚，談千古；慨半生湖海，一聲高唱萬山驚。(照寶女彈

絃唱介)

(秣陵秋) 陳隋烟月恨茫茫，并帶胭脂土帶香。騎蕩柳綿沾客鬢，叮嚀

鶯舌惱人腸。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燄張。只勸樓臺追後主^{〔八〕}；

不愁弓矢下殘唐。蛾眉越女纔承選，燕子^{〔九〕}吳歛早擅場，力士^{〔二〇〕}僉名

搜笛步^{〔二一〕}，龜年^{〔二二〕}協律奉椒房。西崑詞賦新溫李^{〔二三〕}，烏巷冠裳舊謝

王。院院宮妝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床^{〔二四〕}。五侯門外空狼燧，二水洲邊

白雀舫。指馬誰攻秦相詐^{〔二五〕}，入林都畏阮生狂^{〔二六〕}。春燈已錯從頭認^{〔二七〕}

，社黨重鈎無縫藏。借手殺仇長樂老^{〔二八〕}，脅肩媚貴半閒堂^{〔二九〕}。龍鍾

閣部啼梅嶺^{〔三〇〕}，跋扈將軍諫武昌^{〔三一〕}。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

防。瓊花^{〔三二〕}劫到雕欄損，玉樹^{〔三三〕}歌終畫殿涼。滄海迷蒙龍寂寞，風塵

失伴風徬徨。青衣銜壁何年返^{二二五}，碧血濺沙此地亡。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二二六}。建帝飄零烈帝^{二二七}，慘^{二二七}，莫宗困頓武宗荒^{二二八}。那知還有福王一，臨去秋波淚數行^{二二九}。

淨 妙妙！果然一些也不差。

副末 雖似幾句彈詞，竟似吳梅村一首長歌。

淨 老哥學問長進，該進一杯。（斟酒介）

丑 倒叫我喫寡酒了。

淨 愚弟也有些須下酒之物。

丑 你的東西一定是山肴野味了。

淨 不是，不是，昨日南京賣柴，特地帶來的。

丑 取來共享罷。

淨（指口介） 也是舌頭。

副末 怎的也是舌頭？

淨 不瞞二位說：我三年沒到南京，忽然高興進城賣柴，路過孝陵，見那寶城高殿，成了芻牧之場。

丑 呵呀呀！那皇城如何？

淨 那皇城牆倒宮塌，滿地蒿萊了。

副末（掩淚介）不料光景至此。

淨 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沒一個人影兒。

丑 那長橋舊院是俺們熟遊之地，你也該去瞧瞧。

淨 怎沒瞧！——長橋已無一片，舊院剩了一堆瓦礫。

丑（捶胸介）咳！拋死俺也。

淨 那時疾忙回首，一路傷心，編成一套北曲；名爲哀江南，待我唱來。

（敲板唱弋陽腔介「三〇」）俺樵夫呵！

哀江南

（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擡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

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

(駐馬聽) 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田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
鷓鴣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沉醉東風)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玻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孝。

(折桂令) 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

(沽美酒)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

(太平令) 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咆哮。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盡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厨竈？

(離亭宴最歇犯煞)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

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會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上，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謾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副末（掩淚介） 妙是絕妙，惹出多少眼淚。

丑 這酒也不忍入口了，——大家談談罷。

【題解】

桃花扇、清初孔尚任作。尚任，字聘之，號云亭山人。著作甚富，除桃花扇

外，尚有岸塘文集、湖海詩集等書，皆傳於世。桃花扇爲詠文人侯方域與名妓李香君的爱情劇，同時亦爲紀明朝滅亡的歷史劇。明之末世，侯方域冒辟疆方密之陳定生四公子，以清闊才氣，聲傾天下。魏忠賢之義子阮大鍼，屢欲納交方域，因方域以交定生，免其不在朝排己。探知方域喜香君，而以無錢不得近，由是使人以三百金與妓院，俾方域得與香君互結相思果。而以大鍼爲人，素爲香君方域所不齒，故侯李之愛結，而阮侯之交未成。會李自成陷北京，思宗自縊，福王即位於南京，大鍼握政權，置定生等於獄。方域聞之宵遁。撫臣田仰，

涎香君美，欲納爲妾，香君搔首自誓，血濺方域所贈扇上。楊文驄即血漬點染成桃花，以寄方域。後清軍南下，侯李豸遁入山中。香君歌師蘇昆生及以講談爲業之柳敬亭，亦遂以漁樵終身。全劇四十四齣，此餘韻爲其最後一齣，扮漁夫之柳敬亭，扮樵夫之蘇昆生，及一白髮老人共作懷舊之閒談；撫今追昔，淒涼悲憤，作爲全書的總結。

【注釋】

- (一) 建業，即今南京。(二) 維揚，即揚州，今江蘇江都縣。史可法固守此以拒清兵，兵敗被執不屈死。(三) 蘇昆生，香君之歌師，蔡州人。(四)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柳下，乃改姓柳。善說書。(五) 東漢 嚴子陵隱釣於富春，其地在今浙江桐廬縣西。(六) 龍潭，在江蘇句容縣西北。(七) 燕子磯，在南京城北。(八) 後主、姓李，名煜，字重光。建隆二年嗣位，在位十五年。開寶八年，宋將曹彬攻下金陵，煜出降，南唐遂亡。(九) 燕子，當指燕子磯，阮大鍼所編傳奇。福王 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一〇) 力士，唐玄宗時宦官，原姓馮，以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姓高。唐之宦官跋扈，自高力士始。(一一) 笛步，南京秦淮河上，有邀笛步，相傳爲晉王獻之邀桓伊奏笛處。(一二) 龜年、姓李，唐玄宗時樂工，特承恩遇。(一)

三)唐代詩人李商隱溫庭筠等，銳意儷偶，自是始爲今體。至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崑體』之稱。(一四)東晉時王謝兩家，世爲貴閥，其里居名烏衣巷。(一五)舊題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忽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一六)秦相趙高，原爲宦官，嘗指鹿謂二世曰：此馬也。(一七)晉阮籍，字嗣宗。性疏狂，爲竹林七賢之一。(一八)阮大鍼作春燈迷傳奇，一名認錯。(一九)馮道、五代時人，歷相數朝，自稱長樂老。(二〇)賈似道，宋理宗時人，以姊爲貴妃，累拜右丞相，軍漢陽。元兵攻鄂州，似道割地納幣以和，詭以鄂州圍解表聞。度宗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賜第竊嶺，作半間堂，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胥決於館客。(二一)詳第一冊梅花嶺記。(二二)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初爲都司，積功封寧南侯，擢太子太保。與張獻忠李自成戰，拒清兵，頗有功。會鎮武昌。(二三)瓊花觀、在江都城外。(二四)陳後主嘗作玉樹後庭花等曲，使宮人歌之，聲極香艷，後人稱爲亡國之音。(二五)晉懷帝爲劉

聰所虜，聰使著青衣行酒。此處蓋指福王爲清兵所執。（二六）南京破時，左懋第史可法黃道周三人，俱以身殉。（二七）建帝、指明、惠帝，年號建文，太祖孫。即位未數年，王棖起兵反，京師陷，帝不知所終。烈帝，指莊烈帝。時清室日強，屢爲邊患，李自成、張獻忠復爲亂於國中，流賊縱橫，民不安枕。自成陷京師，帝自經於煤山。（二八）英宗時，衛拉特分道入寇，帝親征，師潰，也先以帝北去。後得復位，前後在位二十三年。武宗在位時，恣聲伎爲樂，常微行夜入人家，索其婦女，大樂忘歸，稱曰家裏。後寧王宸濠反，以親征如南京，恣意漁獵，還京遇疾，崩於豹房。（三〇）弋陽腔，雜劇曲調也。弋陽，縣名，屬江西省。（三一）莫愁湖，在江寧縣三山門外。（三二）鳳凰台，在江寧縣南。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 二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嘗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湯盤 三、孔鼎 四、岐陽之鼓 五、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 六

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 七 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

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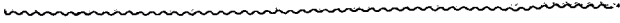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

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余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金玉象犀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余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注釋】

(一)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宋廬陵人。慶曆初，召知諫院。後出知

滁州，遷爲翰林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間，拜參知政事。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修博及羣書，得唐韓愈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名天下。晚號六一居士，謂集古錄一千卷，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雙也。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文忠集，居士集，六一詩話，六一詞等書。（二）繩、同繩，大繩索也。（三）湯帶，商湯之沐浴盤也。禮記大學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四）孔鼎，左傳昭七年：「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五）岐陽之鼓，即普通所謂「石鼓」。鼓凡十，每鼓徑三尺餘。在唐時始爲人所知，據云周宣王蒐於岐陽所製，蓋依託也。（六）秦始皇遊岱山，鄒嶧，會稽等處，皆刻石以紀功德。（七）桓、表之雙立者曰桓，碑之雙立者亦藉稱爲桓。



國文讀本

李清照詞四首

一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二 添字采桑子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三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二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三，載不動

，許多愁。

四 御街行 〔四〕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烟斷，玉鑪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疏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 〔五〕，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注釋】

(一) 此首係悼亡之作。(二) 雙溪，在浙江金華縣，作者晚年寓金華。

(三) 艤，艤舟、小舟也。(四) 此者亦係悼亡之作。(五) 蕭史，春秋時人，善吹簫

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飛昇去。見列仙傳。

上文帝論文體輕薄書 李 譔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

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一〕，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二〕，未窺六甲〔三〕，先製五言〔四〕。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

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_五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然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大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漏者多；請勅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題解】

齊梁陳隋，文競新巧，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文

帝初統萬機，每念虧影爲樸，李諤此書，亦頒示天下；四方響風，文體稍變。浸淫至於唐代

，由是所謂『古文』出焉。諱、字士恢。性公方，明達世務。文帝時，歷遷治書侍御史，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後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卒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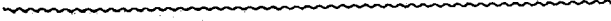
【注釋】

(一) 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二) 總非、男女未冠笄者之稱。

詩：『總角匪兮。』(三) 六甲、時日干支也，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

漢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四) 五言、指五言詩。(五) 開皇、隋

文帝年號。



國文讀本

馬賽革命歌

劉復譯

一

我祖國之驕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旆已高揚。君不聞四野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二

爲問保王黨，爲問民賊與奴兒；若曹竊弄威權久，今後羅羅猥裸將何爲？爲問桎與梏，爲問綆與縲；置汝非一日，置汝究爲誰？嗚呼！人誰不爲己，法人寧甘奴隸死；豈曰僥倖可成功，忍無可忍乃出此。丈夫生當有所爲，破除奴制自吾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

用助吾耕。

三

暴力奴我體，安能殲我之精誠？烏合億萬衆，豈敵什一義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兮蒼天，凡我志士，誓死直前！縱使敗衄^三，不願瓦全，毒魔之運日夕盡，吾民寧久困於倒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四

告爾暴君，爾應戰慄，爾厲^三爾國，慘^四爾無恤。爾暴虐國人，終當害爾身。吁嗟乎！執戈之士齊臨爾，爾不自焚終磔死。不幸義兵有敗時，前仆後起無底止。法蘭西國世世產英雄，英雄之刃齊向暴君指。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用助吾耕。

五

法蘭西之勇士，法蘭西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脅從之衆當憐
恕，王黨巨魁〔五〕何處逃。王黨甘吾血，布雷〔六〕助逆鑽吾骨，凡此豺虎
惡且兇，吾劍當洞若曹胸。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
用助吾耕。

六

耿耿愛國忱，導我赴行伍，將此擁護自由心，奮身進殺豺與虎。欲問
人道主義何時揚，但看軍旗十丈隨風舞。吁嗟乎！我敵已屆垂卒時，爾其
徐死，一觀域中勝敗竟何如！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整爾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糞，
用助吾耕。

【題解】

馬賽革命歌，原文爲 *La Marseillaise*，或譯馬賽曲，爲法國之國歌。法國

大革命時，馬賽羣衆和之，沿途高唱此歌，直達巴黎。

【注釋】

- (一) 法國革命時，保王黨人主張奉路易十六爲王，採王政立憲制，後多被殺戮。(二) 衄，敗北也。(三) 厲，病也。(四) 穆，與戮同。(五) 巨慙，元惡大兇也。(六) 布雷(Bouille)，曾任保王黨內閣之財政大臣。

赴敵心

I was ever a fighter, so on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1]

曉角遙吹，

催動了我的桃花騎。

他奮鬣長鳴，

聳鞍振轡，

要我先爲備。

那知道他的主人，

這次心情異？

我扶着劍兒，

赴

敵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殘月未墜，

曉山凝翠，

湖上的春風

吹得我神魂醉。

休想殺得個敵人，

我無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昨夜燈筵，

幾個知人意？

朋友們握手拍肩，

笑談輕敵，

只長我驕奢氣。

如今事到臨頭，

等閒相棄！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赴

敵

朝陽在地，

鳥聲相媚。

迷胡裏捧起湖泉，

磨着劍兒試。

百戰過來，

誰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曉角再吹，

餘音在樹，

遠遠地敵人來也！

匹馬單刀，

倉皇急遽，

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

一別便成落花飛絮！

等着些兒，

讓我寫幾個字兒，

託一託寄書使，

赴

敵

拜告慈親，

暴虎憑河 三，

只爲着無雙譽。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曉光下定神靜慮，

把往績從頭細數。

百萬軍中，

也會尋得突圍路。

這番也只要雄心相護，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軒然一笑，

拔刀四顧，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戰歸來，

便是安心處！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赴

敵

【注釋】

(一) 勃朗寧 (R. Browning 1812—1889)、英國詩人，與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並稱維多利亞王朝二大詩人。著有指環與寶等書。(二) 徒手而

搏虎，無舟而渡河，皆冒險之事；喻人之勇而無謀也。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K）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製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önigs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 Str.）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Lampe）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常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床，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床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

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床，床畔有一個置燈台的小桌，放衣服の木櫥，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塊玻璃窗，玻璃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鬱鬱。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蚊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Rousseau）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時候了！

朗培叫了起來，但是他的主人不動。他只得又叫了幾聲，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

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動他，好容易纔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拾

起半身來，搓了搓眼睛。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又倒下床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朝會攪遲，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

——今朝饒我一次罷，我是沒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沒法，只得起了床來，躡着拖鞋，便走出房門去了。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流通空氣。

三

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說過：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他爲智識慾所迫，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他那時以學問爲人類的光榮，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那種盲目的偏重從他

心頭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假使他的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

他是這樣地尊敬盧梭。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二十年前愛米爾纔出世的時候，他讀得幾至廢寢忘餐，講義遲延了幾天，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 (Philosophische Gang) 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就這樣破壞過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頓，一個是盧梭。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盧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批判書以來，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的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來不知道怎樣他的思想總是不能統一，他好像失却了他的目標一樣。智識慾望的抬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

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那種受着甚深的

啓發的靈韻，不禁自行欣羨起來。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又重把愛米爾來翻閱，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他纔疲倦着入了睡鄉；到朗培來喚醒他時，他不過纔僅僅睡了四個鐘頭的光景。

四

他經不起朗培的催促終竟起了床來，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爲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他想發一陣脾氣，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後素來是不脫寢衣和寢帽的，他在寢帽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

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向東。窗下各有一張書桌，上面堆積着許多書籍和稿件。幾張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梭發。北面一個木櫥，壁上釘着寒

暖計和晴雨表。

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先去推開了東窗。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濠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幾隻白鷓鴣徐地在水上浮泳。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東南角上一株無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只有康德教授的腦中却好像藏着了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開開南窗，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這排樹漸漸長過了窗眼，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

——啊，你這瘟而無用的樹林！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
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他大聲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朗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這兩

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清晨的早餐，他不飲咖啡，他以爲有傷衛生，就如像他不飲啤酒一樣。

朗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問道：

——先生，你有甚麼吩咐嗎？

——朗培！你去向鄰舍說：叫他們把白楊樹斫了！那東西真可惡，擋着了我的眼睛。

朗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說：

——你不用多話，你快去叫他們斫了！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

——啊！你又來！……朗培心中很想這樣說，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辯，只得連聲說去向隣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樓去。

五

——我們又要搬家了！噯，我們又要搬家了！朗培走下樓來在廚房中向着女僕訴苦。

——怎麼呢？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纔買好不久的嗎？住得好好的，怎麼又要搬家？

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她很好潔淨；別人稱讚她，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聞不出甚麼煙火氣。

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唉，唉，學者的脾氣怎只是這麼怪喲！

——據我看來，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

——你纔來不久，你還不十分知道。他的脾氣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便要變的。他在樓上對我說：那鄰家的白楊樹障着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你想，這怎麼辦得到呢？別人家庭園裏的樹木是正要望韃暢茂的，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他說：他便出多少錢也可以。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木材商人啦！

——唉，真的嗎？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

要罷？

——說要！你那曉得；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因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數家。他住在康達爾（Kantur）家裏的時候，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清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在我聽來，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但是我們教授却聽得不耐煩，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但是鄰家的人說：雞是再不會吵人的，假使雞會吵人，那四處都是雞，便買也不勝其買。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Odseemarkt）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這回的事情相像，但這回比那回更難。那回只是一隻雞，也還沒有辦到；這回却是一排白楊樹林，誰個肯輕易替你斫掉呢？況且這回住的是自家的房子，萬一交涉辦不好，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白丟面子！……

——說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監獄裏的囚人唱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

了一封信去，便把他們禁止了嗎？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長希培爾（Hippel）先生的好意。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鄰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她見了我總要問我們的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說話，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僕的話解救了朗培的倒懸，他絕望了的曙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他接着說道：

——唔，唔，不錯，不錯。這樣的家庭外交原是該你們女流辦的，你去一看罷，或者有希望也說不定。

朗培說了，稍微放開了他的愁腸，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樓去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他的憤懣向着白楊發洩了，同時他看見朗培有幾分艱澀的神情，他也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烟草，——他這烟草照例是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這烟草和淡茶的効力也儘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他坐在東窗下，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

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 (Physische Geographie)，在講中國的事情。他的書案上有馬可波羅的旅行記 [1]，福魯特爾 (Voltaire) [2] 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另外還有些宣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

他敘述到中國人的學術，敘述到孔子的『仁義』上來。

——這『仁』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善良的意志』罷？這『義』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內在的道德律』罷？中國怕是承認着『實踐理性的優越』的

國家？

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喚醒了起來，但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他結局只是嘆息道：

——噯，關於中國的事情，便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連半分也不會知道。

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康德停了他的筆迹，站立起來走回寢室裏去。他在這兒換了寢衣，脫了寢帽，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右邊，埋着，從門前走過的時候，他們都爭着說道：

——七點鐘了，七點鐘了。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

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或遲或快的都撥正了起來；康德教授的日
常生涯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日經天，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

女僕和鄰家主婦的交涉收了意外的成功，鄰家的人應允把白楊的樹梢斫去。

這個意外的成功究竟是甚麼人的功績呢？是女僕的慇懃？還是鄰人的寬大？這兩者不消說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還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論功行賞時，我們不可忘記還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薔薇，薔薇，紅的薔薇！

康德教授雖然到了六十三歲都還不會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却不輸於他精神上的師傅盧梭。他最愛他的母親，不幸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見背棄了。他到了現在六十多歲了，但他一談起他母親來，他的眼中便要閃着眼淚。

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繼續研究，曾做過八年的家庭教師。他最後一家的東家是勞吞堡（Rautenburg）的凱惹林克伯爵（Kerlingk）家裏。他那時是三十歲，比他小五歲的伯爵夫人迦羅林阿瑪麗

(Kraoline Amalie)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親手替他畫過肖像。他後來做了大學講師的時候，每禮拜也還要到勞吞堡去一兩次；在燕席上他是時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邊的。

他年青時候和克諾剝羅合姑娘(Frä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寫的信上，稱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 die die Zierde ihres Geschlechts ist)，雅可布夫人(Jacobin)寫給他的信上，從紙上送他一個『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 simpatie)。

康德這樣尊崇女性，同時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紀的騎士之風。加以他的談鋒是很犀利，他的學識是很淵博，他能博得女人的歡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場中遇着他，不會知道他是在哲學史中捲起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士。他年青時候，衣服很能入時。他對於烹調的技術能尤有深到的見地，希培爾曾取笑過他，說他可以做一部『烹調藝術的批判』(Kritik der Kochkunst)呢。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在年青時候並且也曾起過三次結婚的意志；不過他很躊躇，在他還在躊躇將來的家計時，他的對象已經爲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馬具師的兒子，在他批判書出世之前他不爲飢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結婚的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種禁果〔五〕。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是沒有減殺。在三年以前，他還沒有遷住公主街來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哲學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時有兩位不相識的婦人走來攙扶了他起來。他非常感激她們。他對於女性的禮儀在這時也不會忘記。

他手裏正拿着一朵薔薇花，他拿來獻給那兩位女人之中的年青的一個。

這朵薔薇花！這朵薔薇花！這便是把那一排白楊的樹梢換來的了！

得着哲人的薔薇花的鄰婦，至今還保存在她的首飾匣中——哲人窗外
的白楊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抬頭了。

十點鐘的時候，康德由大學回來。剛走到門首，狂喜着的朗培跑去報告他說：

——鄰家的主人真好！鄰家的主人真好！我們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真不知道使我担了多少心。康達爾家裏住著的時候，那雄雞的事情你總還記得罷？啊，鄰家的主人真好！他們把那白楊樹的樹頭斫了！康德教授聽到這最後一句話，在他的臉上也突然現出了一道驚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樓，走進他的書齋裏去。

南窗推開，有一片白光，隨着薰風的吹送，當面流來，他不禁噤了一下。

——啊，Löbenicht的塔！

對面的一排白楊在兩點鐘的時間內果然已經削平了。Löbenicht的寺院的塔尖，從削平了的樹列後，遠遠現在太陽的白光裏。

——啊，Löbenicht的塔！

康德教授就好像遇着久別重逢的親友一樣，在他心裏又這麼叫了一聲。他此時是撤去了內外的藩籬，他的精神如像一個水晶一樣。

一月以來的一個疑問到此解決了。

Löbenicht寺的塔尖，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這是康德新建的批判哲學的象徵：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人天的啞謎。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標，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個目標綜合攏來。但自一月以來白楊樹的過於暢茂的樹梢，竟把那塔尖遮去了。

——啊，Löbenicht的塔！

塔尖上的十字不斷地放着的白光，而他是征服了自然的外觀，和 Das Ding an sich (本體) 靚面了的一樣。

——啊，Löbenicht的塔！

Löbenicht的塔

撤去了內外藩籬的美，無關心的美，美的洪流超盪了時空的境界；康德教授虔敬地立在窗前，連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裏面了。

第三批判書的受胎便在這個時候。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脫稿)

【注釋】(一)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之奎涅司堡 Königsberg 人

，近代哲學之祖。其父業鞍工。年十六，入奎涅司堡大學，攻哲學、神學、數學、物理諸科，尤精研牛頓之學。一七五五年為母校講師，年四十六，舉為正教授，主講論理學及哲學。卒年八十。氏一生除一遊但澤 (Danzig) 外，未嘗離其故鄉。終身未娶，起居極有規律，時人比之奎涅司堡之大時鐘，僅初讀盧梭之愛米爾小說時，破戒一次。從之遊者，不獨服其學識，抑亦景仰其德行也。氏著述極多，最著者為三批判。第一批判為純粹理性批判，第二批判為實踐理性批判，第三批判為判斷力批判。此篇內容，均係事實，不過郭氏特加以渲染耳。

。(一)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國哲學家，法國大革命之先驅，近代浪漫思潮之重鎮。主要著作有民約論、懺悔錄、愛米爾等。愛米爾一書乃假說一人，而歷叙

其自然主義之教育方法者，耶穌教徒以其倡無神論，惹慮政府逮捕之並沒收，其書，氏乃逃亡瑞士。(三)馬可波羅(Marco Polo)，意大利人，隨其父入中國，仕於元世祖，凡二十餘年。歸國後，因戰事下獄，在獄時記其東方見聞，名曰旅行記，此後歐人始知中國之廣大富庶。(四)福魯特爾(Francois Marie Arouelde Voltaire 1694—1778)，法國思想家，與盧梭齊名，著有哲學詞書，靈地德等書。氏曾譯元曲趙氏孤兒一書。(五)舊約創世紀戴亞當、夏娃食禁食之果而被逐出樂園之故事。

國
文
讀
本

小說之藝術 黃仲蘇

中國文學作品雖有數千年長久的歷史，而小說則素爲人所蔑視，間或有一二傑出之士不爲世俗所羈，犧牲畢生精力，創造此類作品，亦不爲人所尊重，每視爲茶餘酒後之消遣物。數千年來文以載道之正統思想竟無形限制歷代小說家之活動，且直接養成一般人蔑視小說之心理，此或爲我國小說發展遠不如詩詞文賦之盛之重要原因乎？

在歐美方面，小說之發展亦係最近一二百年間事，正當詩歌戲劇盛興之希臘文學時代，竟無人以散文小說作爲真正文學作品看待，歷代文學評論家對於詩歌戲劇等作品往往加以嚴格的限制，唯恐其不遵法規，流入邪僻，而於小說則置之不聞不問，以爲不足批評。孰知近代小說之勃興乃反受其放任之賜。唯小說之無所拘束，無所限制，故能自由發展，進益不已。

近代歐美小說之發達固應歸功於創作者之努力，然亦評論家多方獎勵，竭力解釋有以致之。蓋不僅說明小說爲藝術之一枝，且時爲忠告，以鼓舞或警惕小說作家，其用意無非爲提高小說的價值，敦促作家之進步而已。

五特柏遜脫〔註〕以小說爲「一種最精美的藝術，可與圖畫，詩歌，音樂，雕刻，建築等併立，視爲姊妹之花。其久遠的歷史，可能性的廣博，與優越性的可嘉，正與其他藝術無異。」

「小說之爲藝術亦與其他學術相似，乃爲若干種規律所統治，所指導。此類規律之確定，顯明，正與音樂中之和諧律，圖畫中之比例律相同，可以傳授，使人學而習之者也。」

「小說之所以得稱爲美術，而不視與機械的藝術同科者，即因學爲小說者大都稟有特殊的天才，否則不能以任何規律相傳授焉。」

「小說可稱爲最真確的藝術，原始人民時代，愛聽故事之習尚業已普

遍，且流行最廣，無論其爲開化的或野蠻的民族，皆有愛聽故事的習尚。小說在一切藝術中最富於宗教的情意，唯其爲最普遍的，最道德的藝術，故所加於人類之影響亦博大而深切。」

柏遜脫提出小說之特性約有三種：『（一）小說作品最能引起讀者之同情。（二）小說作家於複雜的人生最能引用選擇的方法，冷靜的觀察，與抑制的工夫，使毫無意趣的人事，能變爲有劇情的文字。（三）小說爲作者與讀者間傳達情思之利器。由是觀之，可知小說之領域爲全人類，而小說家之能事不僅爲創造，且爲發展人類之同情。選擇材料而整理之，乃其職責。其給與人類之暗示正如作品中所敘述的故事之豐富而有趣。已往，現在，乃至於未來，在小說之藝術中皆可有新發見，新表現，與新描寫。』

即於數十年前，小說作品在歐美一般人心目中亦難得一確當地位，據柏遜脫觀察，乃有如下所述種種原因：

『其他藝術家，科學家，乃至於職業家，大都享有相當的榮譽，爲社會人士所敬仰，唯小說家素不爲人所重視，縱有一二名家，亦不能博得皇家學院之獎勵。既無相當之提倡，而欲求其不爲人所忽視，實爲天下最難之事！』

『音樂家，雕刻家，與詩人，每每雜有誇張的意義以鼓吹其作品，於是於無形中已提高其藝術之價值；而小說作家則不然，個人態度既係率直而坦白，絲毫不雜神祕的意義，其作品亦當然爲平易近人，無甚奇特者。』

『小說家亦不似其他藝術家之互相聯絡，互相標榜，素無展覽會，聚餐會，或談話會種種盛舉，常於孤獨中爲謙卑的工作。既無求聞於當世之妄想，尤不願視所作爲珍祕奇特的藝術。其忍苦耐寂之精神，可以想見一斑。』

柏遜脫當時有此感嘆，不爲無因。現在雖已稍稍境易事遷，小說已漸爲歐美人士所尊重，然而小說作家之獨立無依，人自爲戰的孤苦生活，實

仍與三五十年前相似。

亨利詹姆士〔三〕承認『小說之爲藝術亦正與圖畫之爲藝術有同等的意義與價值。小說之所以能存在的唯一理由即因其可以盡力的表現人生。圖畫不及小說之處僅爲完備 (Completeness) 一項，此實人盡能知者也。至於此兩種作品所賜予人類之感興則實相同，其創作之歷程既相似，而工作之完成亦復相似，互相解釋，互相熏染，來源既同，事業亦可相輔而行，前種作品之光榮，莫非後種藝術之名譽也。』於此可知詹姆士不僅承認小說爲獨立的藝術，且進而說明小說與圖畫互相勾通之關係矣。

魯易司蒂芬生〔三〕雖承認小說可以成爲一種藝術，而對於上述兩家所再三發揮『小說之藝術』一名辭則不甚贊同。以爲此種名辭過於空泛無當，且理由亦不充分，不如簡稱爲『敘述文的藝術』或更加『設想的』一形容詞較爲妥當，故認小說爲『設想的敘述文之藝術』。

司蒂芬生謂『小說與圖畫，雕刻，建築等藝術皆立於同一的水平線上

，且可超越一切藝術之上，蓋文學爲一種代表的，模範的藝術，而小說又爲文學中最高尙的作品，故小說亦成爲最高尙的，代表的，模範的藝術矣。

至於莫泊三〔四〕在論小說一文中，對於小說是否能成爲藝術一問題，雖無明確的表示，然而時稱小說作者爲藝術家，或者以爲此種問題無再討論之必要，蓋已默認小說可成爲一種藝術矣。

法郎士〔五〕之深致不滿於莫泊三乃因其過於限制評論家之自由，所發言論雖爲評論家吐氣，然與小說作者之態度以及評論家之表現頗有關係。小說家既爲藝術之創作者，必具有特賦的天才，而天才之表現決不承受普通的規則與傳習的原理之拘束。每一藝術家的成功皆各有其特殊的原由，作者或可敘述其個人成功的經過，然而無論如何不能將自己所特具的天才傳授於人。唯吾人苟願了解其成功之原因，則不能不詳審其含有忠告意義之言論，此係作者切身經驗，創作苦辛。渠所提出之規律與原理確爲

其個人心血的結晶，吾人雖不必奉爲圭臬，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然於此中多少可得着許多教訓，果能體會，則一生創作享受不盡矣。

柏遜脫認爲凡屬較優的創作家應備有幾種最低限度的條件，此爲青年作家所應注意而加以鍛鍊者。例如：

『描寫的能力，忠實，真確，觀察，概念的精密，綱要的嚴明，劇情的凝結，與旨趣的直捷，以及對於故事的真實，與作品之優美而深切的信仰。』

柏遜脫最爲着重個人經驗的作家，以爲小說家的作品便是個人切身的經驗之報告，苟作者違背此原理，則於無形中喪失其描寫的真實，故曾鄭重宣言曰：

『女子生長鄉間，不宜於描寫兵營生活。作者之親友如盡限於中產階級，則作品中的人物最忌爲貴族的舉止。作者如爲南方人，則作品中尤忌北地方言。』

至於創作小說，則所應收羅之材料尤不能不加以選擇。故柏遜脫有慮及此，特爲提出數種：（一）偶然的事實；（二）奇特的事實；（三）娛樂的事實；（四）有趣的事實。曾有言曰：

『小說不能無偶然的事實，亦猶之人生之不能無不可預料的事實也。……小說既爲一種敘述故事的藝術，富有經驗的作家自能使一切尋常的事實變爲新奇。』

對於少年作家之創作態度，柏遜脫亦甚注意。

『作者無論敘述何種故事，皆應保持其高興的面目與熱烈的態度，即在描寫悲劇之時，亦不應使讀者感覺煩惱，愁苦不堪。蓋作者自身的態度最能影響於讀者也。』

『勿憂失敗』乃爲嘗試作家之成功的不二法門。『蓋小說亦往往不易受人歡迎，世間竟有無數作品在銷行方面雖不甚普遍，而在藝術方面確有相當的價值。創作之計劃儘可變更，甚至拋棄素有的一切材料與習用的種

種方法，而別用較新的方法與材料亦無不可。然而創作者之勇氣終當培養，切勿因一再失敗而自餒，庶幾將來可有成功之一日。」

詹姆士之主張與柏遜脫之意見頗多不同。渠極不贊成柏遜脫所提出之條件，蓋嫌其過於確定，過於固執也。「傑作決非可以引用假定的規律與原則以評衡者，且健全的藝術家所要求者實非規律與原則，而為完全的自由。」

「小說既為作者一生的經驗之記錄，吾人評論作品應注意於作者對於人生直接印象為何如，作品價值之高低乃是根據作者印象之深淺而確定者也。」

「小說如有定律亦決不能如音樂的和諧律與圖畫的比例律之簡單淺薄，可以精密而正確的傳授於人。蓋任何高尚的藝術之規律與原則皆係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小說又何獨不然耶？」

柏遜脫之經驗論在詹姆士視之實近於狹隘而偏枯。「蓋經驗為無限的

，同時亦爲絕對不能滿足的。目所能見之一切人物與事實固爲經驗無疑矣，耳所能聞者又何獨非經驗乎？由一事以想像他事，由一理以推斷他理，皆可以謂之經驗。然則生長鄉間的女子安見不能描寫兵營生活耶？』

柏遜脫感受自然派小說之影響，着重觀察，故主張舉凡平日所目擊的事實盡行錄入筆記，以備他日稍加整理，即可用作材料。詹姆士對於此點意見大致相同，唯尤重選擇。以爲小說家材料不甚易得。筆記工夫固然不應疏忽，但所記事實並非完全可用，非加以審慎的選擇不可。唯詹姆士所謂選擇乃是由普遍的觀察所得的材料中作概括的選擇，而非柏遜脫所提出之代表的選擇也。蓋選擇材料應從最寬大最豐富處着手，不必自拘於狹隘的範圍之中。

柏遜脫對於小說之分類亦略有論述，謂『小說家每有所偏，作品有以專寫人物個性見長者，有以專敘複雜故事過人者。』而詹姆士則以此說爲大謬不然。『蓋事實乃人物活動之表現，而人物個性之描寫又專賴事實爲

求能了解人生本體之色采爲何如耳……。」

魯易司蒂芬生對於詹姆士所主張的普遍觀察與概括選擇頗不贊同，以爲『人生之複雜有非個人觀察力所能及其萬一者。且藝術家常不願犧牲其無謂之精力與時間，作漫無旨趣的普遍觀察，勢必取其較有意義者而加以注意，至於材料之選擇更不足以限制藝術家之自由，又況選擇之標準甚難確定，同一材料，甲作家用之而成功，乙作家用之或竟失敗。於此可知成敗之因不在材料本身，而在作家運用材料之藝術手腕也，實則真正藝術家僅需感得一點微弱的人生之暗示，即可發揮而光大之，成一傑作矣。』此種論調雖係直接反對詹姆士之概括選擇的主張，同時柏遜脫所提倡之代表選擇亦因之而駁倒。蓋以爲創作者應有其選擇材料之自由，評論家實不必過於代爲顧慮也。

詹姆士就人物與事實之關係上立論，否認小說作品的分類，而司蒂芬生則從作品內容的性質上着眼，故對於柏遜脫分類之主張甚以爲然，於是

倡言小說可分爲三種：

(一)冒險小說 (The Novel of Adventure)。

(二)表現人物個性的小說 (The Novel of Character)。

(三)富於劇情的小說 (The Dramatic Novel)。

司蒂芬生雖生於寫實派小說盛行時代，竟能不染習俗，保全特性，完成其浪漫派的作風。故所發言論與柏遜脫詹姆士莫泊三諸家迥異。嘗謂『藝術之價值原不在於故事之如何逼真，人物之如何酷肖，而在於所取材料之含有代表性。作家不必拘泥小節，而應注意於材料之支配，俾能達到一共同目的，以完成其結構。蓋藝術作品之存在，不因其富有與人生近似性；而正因其與人生有不可測度的差別性，須知此爲小說之真義，亦即小說作法最重要之一點也。』

對於少年作家的態度，司蒂芬生既不如柏遜脫之諄諄告誡，亦不似詹姆士之放言高論，以爲與其告人以如何如何方能成爲最高尙的藝術，寧可

指出何爲藝術最低微的標準。吾人對於初次嘗試的作者大可不必加以拘束。任其選用一最適宜的動機，所擇材料無論爲人物的描寫，或情感的表现，皆可聽其自便，所應進以忠告者，乃爲注意於精密的結構一語，餘皆不勞他人之干涉也。

莫泊三否認小說有所謂規定的形式。『小說作法既無規則可循而亦爲類萬千，執一以繩其餘，勢有所不可能。世間唯有少數思想高尚者可要求藝術家引用其最適宜的方式以創造優美的作品。吾人對於作家不應徇私，妄辭批評。蓋各人觀點確有差別，是非美惡各有執著，實難盡同也。故藝術家應享有完全的自由權。任其自由自在觀察一切，思維一切，不必絲毫加以拘束。藝術家唯一之職責即將其個人一生所得之幻象，運用平素修養與藝術手腕使之再現。幻象爲類萬千，美惡各異，莊諧不等，或有爲人所深惡而痛絕者，或有爲人所信仰而崇尚者，唯藝術家兼有權能，一切不顧，以強迫世人公認其私有的幻象爲真實而懇切。』

寫實派作品中所描繪者爲作者對於人生精確的印象。『其目的原非爲誇張故事之神奇，人物之怪僻，使讀者稱快而已，僅結合若干微小瑣碎的事物以發揮其祕而不宣之意義，強迫讀者推理作品中深奧的旨趣。蓋寫實作家所指示者確非圖繪人生之平庸呆板的像片，而係描寫人生之較爲真實，較爲懇切，較爲完備的幻象。』

浪漫派作品每每故爲誇張以滿足讀者之好奇心，實則與人生之真實相去甚遠，故莫泊三對於此種作品頗加攻擊，此與司蒂芬生之藝術觀正相反對。

至於莫泊三之勸告少年作家，其態度之勤懇初不亞於柏遜脫。嘗引其師佛羅貝之言『文學天才僅爲長期的忍耐』以鼓勵後進。觀察事物應用精密的注意，長時的審辨，以求發現他人所未見及的情態，與未道破的意義。『舉世無絕對相同之兩砂，兩繩，兩手，與兩鼻。』觀察者非十分精密不易審辨其不同之點，藝術家亦非十分精密不能描寫其不同之點也。

莫泊三對於創作家則多方爲之解釋，給以充分的自由，俾能無所顧忌，專心致志於作品，而於批評家則竭力加以拘束，唯恐其放言高論，有損於作品之意義與價值。一則曰『批評家不應先存派別之成見以妄肆攻擊。

』再則曰『批評家對於創作小說之毅力應加以欣賞與了解，即有所論衡，亦宜完全根據作品之內涵的成分，作精密的研究，方可發言。』唯創作者爲萬能自由之人，而批評家竟成爲備受拘束之奴隸矣。

法郎士根據所持之印象主義，反抗莫泊三之限制批評家之自由。批評亦係創造的藝術之一種，賞鑑他人作品而有所感應發爲文辭，此其自由也。所用方法不必與創作者相同，而表現之手腕與艱苦卓絕之精神則與創作者之努力亦復無甚差別。莫泊三何獨於創作者多有怨解，而於批評家則責難備至，此法郎士之所以深致不滿也歟！

茲特綜合諸家意見以察其異同而辨其是非，請先述其相同者：

(一)對於小說是否能成爲藝術之一問題，柏遜脫詹姆士與司蒂芬生皆

有明確的表示，承認小說作品確爲藝術之一種。莫泊三則稱小說家爲藝術家，蓋以爲此種問題已無待討論，至於法郎士當更無間言矣。

(二)關於小說之原則，詹姆士同意於柏遜脫所提倡者僅爲「真實」一點。其次則爲着重觀察，唯柏遜脫教人以普遍觀察，並用筆記，收羅一切，以便稍加整理即成爲言，此蓋受曹拉 (*Le Zola*) *Le roman* 之影響而有此主張也。詹姆士雖贊同其筆記方法，唯對普遍觀察則認爲無聊之舉，蓋精神宜有所專注，取材方能精當。莫泊三既爲自然派健將，對於「真實」一點自無異議，至於觀察方法尤所注重，唯未提及筆記耳。

(三)尊重經驗爲柏遜脫與詹姆士同意之主張。唯柏遜脫所持之經驗論較爲狹隘，而詹姆士則爲之進一解，以爲經驗之說非僅限於目見者而已，實則凡屬想像所能追擬，與自己已知而推理及於未知之一切事物皆得謂之經驗。是二人者所見雖同，唯深淺有別耳。

(四)詹姆士以爲小說作法並無定則，藝術家之完成全有賴於個人之

自由練習，莫泊三則更予創作家以充分自由，俾得觀察一切思維一切而無所顧忌，以發揮其天賦的智慧。二人所見不謀而合。

至其相異之點亦可得而分別述之如次：

(一)司蒂芬生與柏遜脫詹姆士及莫泊三三家派別不同，見解獨異。故一則曰「不求故事之逼真，人物之酷肖，而應求如何能使所取之材料成爲代表的。」再則曰「不必拘泥於事實之真相，而宜妥爲支配之，俾能完成其規定之目的。」求真之說在司蒂芬生視之直不值顧慮也。

(二)柏遜脫於普通的觀察頗有所發揮，詹姆士着重普遍的觀察。莫泊三乃於精密的觀察諄諄稱道，而司蒂芬生則以普通的觀察爲事實上所絕對不可能者，藝術家但半張其目，取其所認可者加以注意，即受用不盡矣。

(三)柏遜脫與詹姆士所贊賞之筆記方法，司蒂芬生竟認爲無聊之舉。人生之複雜奇特，不合理論，有非藝術家所能與之競爭者。苟以藝術作品比之人生，則較爲簡潔，而有限制，理性，與秩序。此與莫泊三之推崇藝

術家謂有萬能以表現一切者亦有抵觸。蓋一則謂藝術家不能與人生競爭，而一則謂藝術家兼有權力以操縱一切也。

(四) 柏遜脫以普通的觀察與代表的選擇爲創作小說之原則。詹姆士則着重普遍的觀察與概括的選擇。莫泊三亦於選擇再三囑咐，而司蒂芬生則以爲材料無不合用者，但視藝術家之如何表現，而成其互異的作品。

(五) 小說之有分類，柏遜脫與司蒂芬生皆極主張，唯詹姆士認爲不安，以爲人物之表現與事實之叙述有不能分爲兩橛者。蓋表現人物端有賴於描寫其活動，而敘述事實則往往以人物爲主體也。

(六) 柏遜脫既認小說爲獨立的藝術，故謂小說之規律與圖畫之比例律，音樂之和諧律相似，可以互相傳授。而詹姆士則反對其說，以爲一切高尚藝術之規律皆爲特殊的，而非普通的，小說亦然，柏遜脫所提出者但能謂之暗示而已，不得稱爲規律也。

(七) 法郎士僅向莫泊三提出抗議——否認批評家應受拘束之說。驟視

之，似與其他諸家討論小說之藝術無甚關係，實則頗有注意之價值。蓋法郎士以爲文學批評係「一種思索而好奇的小說，而小說大都爲作家之自傳」。小說作家不僅自述其個人之印象，且對人生爲深刻之批評。批評家亦不過於他人傑作中宣洩其自然流露之情感而已。創作家終不能自限於敘述與描寫，每於不知不覺中對此複雜之人生加以批評。批評家亦不能自限於解釋與考證，往往因偉大傑作之感興而抒其不能自己之情思。且創作家偶一述及小說之作法，則不僅示人以規矩，必有所臧否。於他人作品則備加指摘，而於所作則保障之不遺餘力，此實不智之甚也。凡能欣賞文藝者必能加以批評。文藝既不禁止他人之欣賞，乃欲禁止其批評乎？

本篇之作，亦即根據此種原理以批評諸家之學說。

柏遜脫提倡小說藝術之熱忱極可欽佩，唯必欲勉製規律，強人服從，甚爲無謂耳。近代小說之興盛即因其自有史以來無規律之可循，一任其自由發展。初則藉以諷刺世情，繼則用以宣傳思想，最近乃貫以劇情，雜以

評論，寓以詩意而自樹一幟，蓋已蔚然成爲純文學之一種矣。

藝術家貴有自知之明，平日修養自應着重個人經驗，唯宜以作者自身之性情，氣質，時代，環境爲根據，而酌定其取材範圍之爲狹小抑爲寬廣。柏遜脫之代表的選擇，與詹姆士之概括的選擇皆有越俎之過，非中肯之論也。

人事紛繁，筆記收羅何能盡其萬一。與其信任記錄有限之文學，何如冷靜觀察，深刻記憶之爲愈耶。今日心目中所感受之印象既強，則將來宣諸文字亦自生動可觀。且尤可懼者則爲作者之過於信任筆記，而想像力乃因之而日漸於貧乏也。

小說既爲人生之批評，故取材亦極豐富。無事不可敘述，無事不可描寫，要在作家之敏於感悟，善於選擇，與良於運用而已。（嘗謂選擇二字之意義非指被選擇之材料，實係指作家去取之能力而言。）

至於派別之爭，嘗試作家初不必先存偏袒之意，且於浪漫寫實兩派重

要傑作爲一度縝密之研究，既知其互有長短，方可有所去取，此爲平日藝術修養所不可忽視之工夫。

人生而有柔心與硬心之別。柔心者 (Tender-minded) 重情感，硬心者 (Tough-minded) 尊理智，唯其重情感故以自我爲主，尊理智乃能崇尚客觀。吾人展讀浪漫派小說如哥德 [一] 所著少年維特之煩惱，司各德 [二] 之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與羅騷 [三] 之新愛羅亞伊司，每覺其抒寫情思親切怡人，然敘事寫人亦不免於誇張乖誕。寫實派名著如佛羅貝之馬丹波娃利，莫泊三之彼得與約翰，則以冷雋深刻著稱，其描寫之精，敘述之細，有非浪漫派小說所能及者。然展讀之餘輒哀感橫集，蓋於作品中初不能發見作者絲毫同情作用。故予嘗謂寫實派小說爲悲觀主義的文學，而浪漫派小說則爲抒情主義的作品也。青年作家必先有自知之明，然後乃有抉擇之可能，樂山樂水，自適其性；見仁見智，奚必強辨？

唯尙須爲進一解者：強分派別，智者不爲。以某派某派自炫於世者，

類皆自囿於一隅，不求進益者也。文藝活動初不應以派別而有所限制。小說名著在我國之紅樓，水滸，其抒情，敘事，論人，寫物，深厚寬大，包羅萬象，吾人決不能強名之曰浪漫派或寫實派小說，猶之沙士比亞之戲劇，華麗精密，無美不具，實難強隸以此派或他派也。

詳按諸家論文，除柏遜脫外，無一人謂小說作法有規定之原則者，且皆異辭同意，爲作家要求自由。自由確爲小說作家之特別權利。其運思也，不爲強同；其敘事也，不襲史乘；其論人也，不循俗見；其狀物也，不拘細節。表現劇情而不受三一律之拘束；宣洩詩意而不遵韻文之約束。或作自傳形式，或用尺牘體裁，或託遊記，或爲逸史，或似評論，或如戲劇，爲類萬千，難以盡述，皆一任作者之引用，初無軒輊於其間也。

小說作家苟欲於文藝界有所建樹，則不能不具有極強之自信心，以保全其固有之自由，而維持其孤獨的奮鬥生活，否則未有不茫然無所適從者也。柏遜脫告人以「勿憂失敗」，佛羅貝則以「文學天才僅爲長期的忍耐

一 勉勵青年作家，皆教人以養成自信心也。

吾人既予小說作家以充分自由，則所期望之者亦不得不厚，然於作家之思想藝術切勿可稍加干涉。予個人所要求於今日我國之小說家者乃為作家之思想能光大其藝術，作品之藝術能表現其人格而已，他非所敢問也。

【注釋】

(一) 瓦特柏遜脫 (Walter Besant) 、英國作家，曾於一八八四年在倫

敦皇家學院講小說之藝術，為研究小說之佳著。(二) 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 1843

—1916) 、美國著名小說家，著有一個婦人的畫像，法國的詩人與小說家等書。(三) 魯

易司蒂芬生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 、英國小說家，著有新天方夜談等。其謙卑的

抗議 (A Humble Remonstrance) 一書，係自浪漫派的立場批評寫實派的小說。(四) 莫

泊三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法國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一生等及短篇小說甚

多。在其所著長篇小說彼得與約翰 (Pierre et Jean) 之前，作一小序名為論小說 (The Novel)

，發揮自然主義，極為透闢。(五) 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法國小說家，

戲劇家，兼文學批評家，著有伊壁鳩魯的花園等。氏素持印象主義，曾著批評家與小說家之

〔莫泊〕(M. Guy de Maupassant Critique et Romancier)一文，力駁莫氏之說。(六)大仲馬(1803—1870)，法國小說家兼戲劇家，著有三鎗手等書。(七)阿斯頓(1775—1837)，英國女小說家，著有傲與偏等書。(八)迭更司(1812—1870)，英國小說家，著有二城故事等書。(九)佛羅貝(1821—1880)，法國小說家，著有馬丹波娃利等書。(一〇)曹拉(1840—1903)，法國小說家，著有陸貢馬加爾一家，三都故事等書。(一一)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德人，詩人兼小說家，有詩劇浮士德一書。(一二)司各德(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國小說家。(十三)羅騷(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國大思想家。(一四)沙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國戲劇家。



圖文讀本

二六

大宗師 節莊子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必閒而無事，跼躪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錐！」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畫竹題記七則 金農

一

先民有言：「同能不如獨詣。」又曰：「衆毀不如獨賞。」獨詣可求於己；稱賞罕逢其人。予於畫竹亦然：不趨時流，不干名譽，叢篁一枝，出之靈府，清風滿林，惟許白練雀飛來相對也。

二

鄺道元注水經，山陰縣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豈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餒也？夫山陰比口凋瘵，吾友舒明府瞻爲是邑長，宜憫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畫此幅，泠泠清清，付渡江人寄與之，霜苞雪翠，觸目興感，爲何如也！

三

飲鄭氏園，大醉如泥。爛銀月色，今夕尤佳。畫此竹枝，自代解醒，

並題小詩其上。詩云：「花氣已閑人罷酒；棋聲方散月當墻。新篁一枝纔落墨，便有清風生百骸。」予之竹與詩皆不求同于人也；同于人則有「瓦礫在後」之譏矣。

四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舍鼠之相窺也。既不出矣，招剡溪之人來，畫老竹數竿，在大石罅，石作飛白者一，作翳黑者一，下著敗棘，有惡草，不意幽林繇谷中伏處此輩也。畫畢，擲筆太息，自解不得；吾當搔首問青天耳！

五

秋聲中唯竹聲爲妙。雨聲苦，落葉聲愁，松聲寒，野鳥聲喧，溪流之聲泄。予今年客廣陵，繞舍皆竹，肅肅騷騷，歷歷屑屑，非愁苦寒喧之聲，而若空山絕粒人幽吟之不輟也。晨起清盥畢，畫此滿幅，恍聞竹聲出紙上，世有太拙薛先生自能知之耳，塞豆者烏得辨聽其妙者耶？

六

王右丞雪中芭蕉，爲畫苑奇構。芭蕉乃商飈速朽之物，豈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於禪理，故有是畫，以喻沙門不壞之身，四時保其堅固也。余之所作，正同此意，觀者且莫認作真個耳。

七

昨日寫雪中荷花，付棕亭家歌者定定：今夕剪燭畫水墨荷花，以贈鄰菴老衲。連朝清課，不落屠沽兒手，幸矣哉！



國
文
讀
本

板橋題畫四則 鄭燮

一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暖，凍蠅觸窗紙上，瑟瑟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二

余畫大幅竹，好畫水；水與竹，性相近也。少陵云：「懶性從來水竹居，」又曰：「映竹水穿沙，」——此非明證乎？渭川千畝，淇泉蓁竹，西北且然，况瀟湘雲夢之間，洞庭青草之外，何在非水，何在非竹也？余少時讀書真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閒步，潮去則濕泥軟沙，潮來則溶溶漾漾

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鯈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于竹根短草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養養，今乃補之曰：「風清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鯈戲相逐。日影天光暫一開，青枝碧葉還遮覆。老夫愛此飲一掬，心肺寒僵變成綠。展紙揮毫爲鉅幅，十丈長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燭，夜半如聞風聲、竹聲、水聲秋肅肅。」

三

東坡畫蘭，長帶荆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蘭在深山，已無塵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齧之，豕將觸之，熊、虎、豺、麝、兔、狐之屬將嚙之，又有樵人將拔之、割之，若得荆棘爲護撼，其害斯遠矣。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漢之棘衛也；三人既誅，漢高過沛，遂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菱角、鹿角棘刺之設，安可少哉？予畫

此幅，山上、山下，皆蘭棘相參，而蘭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畫畢而歎，蓋不勝幽并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悲耳，以無棘刺故也！（叢蘭棘刺圖）

四

三間茅屋，十里春風；窗裏幽蘭，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沒沒墨墨，絕不知樂在何處。惟勞苦貧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閉柴扉，掃竹徑，對芳蘭，啜茗茗，時有微風細雨潤澤於疏籬仄徑之間，俗客不來，良朋輒至，亦適適然自驚爲此日之難得也。凡吾畫蘭、圖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圖
文
讀
本

壓迫 丁西林

劇中人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東太太

老媽子

巡警

佈景

一間中國舊式的房子。後面一門通院子。左右壁各一門通耳房。房的中間偏右方，一張方桌，四圍幾張小椅。桌上鋪了白布。中間放著一架煤油燈及茶具。偏左方一張茶几，兩張椅子，靠壁放著。一張椅背上担著一件雨衣。旁邊放著一個手提的皮包。後邊的右邊靠牆放著一

張類似洗臉架帶有鏡子的小桌，上面放著一個時鐘及花瓶。屋內尚有其他的陳設。壁上還有一些字畫，但都很簡單而儉樸。

開幕時，一個著粗呢洋服，長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邊的一張椅上抽煙斗，一個老媽子立在門外，將手伸在屋簷的外邊去試驗有無雨點。

老媽（走進屋來）雨倒不下了，怎麼還不回來？（從桌上拿了茶壺，走到茶几

旁邊代客人倒茶。）

男客（不耐煩，站起）唉！你先弄一點東西來吃，好不好？

老媽東西倒有在那裏，不過這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吃東西也得等太太回來？

老媽（歎了一口氣）是的，吃東西得等太太回來。房子的事情，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好吧，等太太回來吧！橫豎是那麼一回事，……回來也是那麼樣，

太太不回來也是那樣。(復坐)

老媽 (搖頭) 看那樣子，太太不像肯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 不把這房子租給我？誰教她受我的定錢？

老媽 是的；那祇怪小姐不好。其實——唉——太太的脾氣也太古怪了。

像你先生這樣的人有甚麼要緊？深更半夜，屋裏有一個人，還可以有個照應。

男客 這房子以前有人租過沒有？

老媽 這房子已經空了有一年多了，也沒有租出去。

男客 這房子並不壞，爲什麼沒有人要？

老媽 沒有人要，誰看了都說這房子好，都願意租，這房子又乾淨，又顯亮，前面還有那樣的一個花園。

男客 這樣說爲甚麼一年多沒有租出去呢？

老媽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訴你也沒有甚麼要緊。你知道，我們太太的

愛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邊，家裏就祇有我和小姐兩個人，有人來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沒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應；等到太太回來，一打聽：說是沒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這樣不要說是一年，就是十年，我看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客 怎麼？像這一回的事，以前已經有過麼？

老媽 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過平常小姐不敢做主，這一次做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錢，所以才生出這樣的事來。

男客 她如果早做主，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媽 是的，不過平常租房的人，聽說房子不能租給他們，他們也就沒有話說，不像你先生這樣的——

男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們太太的脾氣太古怪了，我的脾氣也太古

怪了。這一回兩個古怪碰在一塊兒，所以這事就不好辦了。不過我也覺得這房子不壞，尤其是前面的那個小花園……

老媽 看你先生的樣子，一定也是愛清靜的。這裏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離你先生辦事的地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裏替你想怎麼

男客 你替我想怎麼——

老媽 ……就說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過幾天才來。這樣一說，太太一定可以答應把這房租給你——

男客 好了。如果這幾天沒有家眷來，怎樣？

老媽 住了些時，太太看了你先生甚麼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客 不行不行。一個人沒有結婚，並沒有犯罪，爲甚麼連房子都租不得？

老媽 喔！我不過覺得你先生這樣的愛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裏一定

不舒服，所以那麼瞎想罷了，我原是不懂事的。——啊？這大概是太太回來了。（走到門口，高聲）是太太麼？

（答應，外邊）是的，在這兒。（走去）客人也站了起來，少停，房東太太由後門走進，老媽跟在他的後面。

房東 對不住，勞你等了。

男客 我對你不住，打攪了你。我教你們老媽子不要去驚動你，她沒有聽我的話。

房東 那沒有甚麼。（從一個皮夾子裏拿出一張票子）啊！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錢，請你收起來。

男客 啊，對不住，我今天是到這邊來住宿的，不是來討定錢的。

房東 怎麼？昨天我不是對你說明白了麼？說這房子不能租給你。

男客 啊，是的，你說的很明白。

房東 那麼今天你還教人把行李送到這兒來是甚麼意思？

房客（高興得很）因為教我不要來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並沒有答應你說我不來。我答應了沒有？

房東（漸漸的感到不快）你這話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說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應，是不是？

房客 喔！不是，這房子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應；不過既把房子租了給我。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以我答應，不過你知道，現在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問題，是退不退的問題。

房東（漸漸生起氣來）我這房子是幾時租給你的？

房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算租了給我。

房東 真是碰到鬼！我幾時受你的定錢，那是我的女兒她不懂事。

房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東 喔，現在這些廢話都不必講，我這房子並不是不租，我是要租給一個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來同住，我這房子租給你我沒有話

說。

男客 你這話說的毫無道理，我租房的時候說明了要有家眷沒有？我騙了你沒有？

房東 （既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時候沒有說。可是我昨天已經對你先生說過，我們家裏沒有一個男人。

男客 （停止她）唉！我問你，你租房的時候，你家裏有男人沒有？爲甚麼現在才想到？

房東 你這人一點道理不講，我沒有這許多工夫來和你爭論。

老媽 （想做和事老） 嚟，太太，今天時候也不早，天又下雨，現在要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可以讓這位先生暫時在這兒住一宿，明天再想旁的法子。

男客 （固執）不行！這話不是這樣講，如果我不租這房子，我現在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非租給我不可！

房東 那麼我告訴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客 （冷笑了一聲）哼……（坐下來了）

房東 （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男客 不走——

房東 王媽，去把巡警叫來。

老媽 喔！太太。

房東 你去叫警察來。

男客 巡警來了又怎麼？巡警也得講理呀！

老媽 太太，我想……

房東 我教你去叫巡警去，你聽見了沒有——你去不去？

老媽 好吧。（由後門走出）

房東 要他即刻就來——（由後門走去——用力將門一關。）

男客 （沒有了辦法，袋裏摸出烟又完了，從皮包裏取出一罐新烟，先把烟包裝滿了，然後裝

了煙斗，正想抽煙的時候，忽然來了敲門的聲音。厲聲的）進來！（仍然背了門立着）

女客（推開門，輕輕走進，身上着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隻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傘，

一進門就開了口，一開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勢子）啊！對不起，請你原諒。（男

客人急轉過身來，這時他才看見進來的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很無禮的，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你們的大門沒有關，我一連敲了好幾下，都沒有有人答應，所以祇好一直走進來。

男客（氣還未平，但沒有忘記把腳在嘴裏的煙斗拿下來放在桌上）你有什麼事？

女客 我？我是到這大成公司做事來的。今天剛從北京來，下午三點的車子，直到六點鐘才到。九十里路，走了兩個半鐘頭，你看！現在我要找一個住宿的地方，在火車站上，我打聽了好幾個地址，一連走了三四家，都沒有找到一間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訴我，說這邊還有幾間空房……

男客（遇到了對頭）啊？你是來租房的？……

女客：是的。不知道這邊的房子租出去沒有？

男客（狠心的回答）：你的運氣不好，這房子剛剛租出去。

女客：啊，你說我運氣不好，我的運氣真不好，碰到這樣的天氣，這鄉下路又不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濕了，兩隻腳走得發酸，（嘆了一口

氣）唉！我可以借你們的凳子坐了歇一回麼？

男客：對不起，請坐。（氣全沒有了）

女客（放下皮包雨傘）：謝謝你。（坐在茶几裏邊的一張椅子上，向四邊觀察房裏一切）

男客（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張小椅上）：剛纔你說你是到大成公司來做事的，不知道在那邊擔任的甚麼事？……啊，也許我不應該問。

女客：不應該問？那有甚麼！這又不是不可以告訴人的事，前兩個星期，他們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要聘請一位書記，那個廣告，甚麼報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到的。

男客（點了一點頭）

女客 上星期五，他們又在報上登了一個啓事，說「敝公司擬聘書記一席，現在已聘定；所有親友寄來薦書，恕不一一作覆，特此聲明。」這個啓事，你看了沒有？

男客 （又點了一點頭）

女客 那位聘定的書記就是我，你沒有想到吧：你沒有想到是一個女人吧。

男客 這倒沒有想到！

女客 （得意的很）不過現在怎樣辦呢？你替我想想，後天就要到公司裏去接事，現在連住的地方還沒有找到！從六點半鐘一直到現在，就沒有停腳。不瞞你說，我連飯還沒有吃呢。（起身整了一回衣，走到鏡子的前面照臉）

男客 （好像很同情的樣子）飯還沒有吃？那怎麼行？這一層說不定我或者可以幫助你。（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客 謝謝你，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不是來騙飯吃的。

男客 喔，對不起——好，請先喝一杯茶吧。

女客 謝謝。（復坐原處）

男客 （袋裏摸出紙烟盒）你不抽烟吧？

女客 我不抽烟，不過我不反對旁人抽烟。（喝了一口茶）

男客 謝謝你。（放回烟盒，收回煙斗，背轉了身，燃火抽煙）

女客 （摸到牠的腳）喔。天呀！你看我的這雙像是人的腳麼……

男客 （急轉過身來）怎麼樣？

女客 不僅是水，連泥都走進去了！

男客 （殷勤起來）那真糟。要不要換襪子？如果換襪子，我可以走到外邊去。

女客 謝謝你。我不要換襪子。也用不着把你趕到外邊去。

男客 不要緊，如果襪子沒有帶，我還可以借你一雙。

女客 謝謝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過換他有甚麼用處。反正是要到水

裏走去的。

男客 要到水裏走去？——幹麼要到水裏走去？

女客 不到水裏走去有甚麼辦法？這樣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還分得出那裏是水那裏是路來麼？

男客 （如有所思）

女客 （又喝了一口茶，嘆了一口氣，起身告辭）啊，打攪了你，對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傘，預備走出）

男客 （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回兒。——剛才你說，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客 （面向了他）怎麼！我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聽懂麼？

男客 聽是聽懂了。不過……唉，你看這三間房子怎麼樣？

女客 怎麼，你不是說已經租出去了麼？（放下皮包）

男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過也許可以讓給你。

女客 (高興起來) 可以讓給我？真的麼？(放下雨傘)

男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客 (坐下，接了茶) 謝謝。不過爲甚麼可以讓給我？是不是這房子如果我願租。你就可以不租給那個人？

男客 (搖頭)

女客 不然，你剛才說的是句謊話，這房子就沒租出去？

男客 不，我說的是實話。這房子是已經租出了。現在也不是不租給那個人。我說可以讓給你，是說已經租好這房的那個人，自己願意讓給你。

女客 那我可不明白。爲甚麼那個人願意把房子讓給我？他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爲甚麼要把房子讓我？

男客 那你不用管。

女客 這房子鬧鬼不鬧鬼？

男客 怎麼，難道你怕鬼麼？

壓 迫

女客 喔，那個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沒有鬼，讓我們來看房子，好不好？（從桌上拿了燈引她看房。）這是一間睡房（開了右壁的门，讓她走進）蘆葦的頂蓬，洋灰地，洋式牀，現成的舖蓋。窗子外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一清早就可聽到鳥的聲音。白天撩開窗簾，滿屋裏都是太陽。（女客人走出。又把她引到右邊的耳房）這邊也是一個睡房。舖蓋傢具也都是現成。房間大小，和那邊一樣。就是光線差一點。一個人住的時候，這裏可以做睡房，那邊可以做書房。（女客人走出）中間可以吃飯會客。（放下燈）這屋子又乾淨又顯亮，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這裏離你辦事的地方又近。我看這房子是給你再合式沒有了。

女客 這三間房子租多少錢？（坐下）

男客 喔，便宜得很。這樣的三間房子只租五塊錢一月。

女客 房子到不壞，房價也不貴。（想了一想）這房子真的可以讓給我嗎？

男客 自然是真的，爲甚麼要騙你？

女客 不過今晚就來住，總不行吧？

男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過——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跳了起來，挺了胸脯，豎起眉毛）甚麼！！

男客 （還要補一句）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怒了）你這話問的太無道理！

男客 太無道理！

女客 簡直是一種侮辱！

男客 （高興起來）「侮辱」，對了，我也是這樣說。但是現在有房出租的人

，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結婚沒有。

女客 我結婚沒有，干你甚麼事。

男客 是的，一點都不錯，我結婚沒有，干他們甚麼事？可是她們一定要

問，你說奇怪不奇怪？

女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客 誰說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過你不要性急，讓我告訴你。

你就會懂——剛才你說，你是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是不是？……

女客 你這人記憶力真壞，怎麼剛說過了的話，即刻忘了？

男客 不要生氣。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也是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

女客 你也是到大成來做事的？

男客 是的。你沒有想到吧！

女客 你在大成公司做甚麼事？

男客 我在這邊當工程師。

女客 這樣說，你並不是這裏房東？

男客 誰說我是這裏房東？我說了我是這裏的房東沒有？你看我的樣子像

一個房東麼？

女客（搶著說）啊，我知道了！你是這裏的房客，這三間房子是你租的，

現在你覺得不合式，想把他退了。

男客 想把他退了，誰說我想把他退了？

女客 剛才你不是說這房子可以讓給我的麼？

男客 是的，我是說可以讓，沒有說要退。

女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爲甚麼要讓呢？

男客 你真的不明白了？（坐下）

女客 我真的不明白。（坐下）

男客 因爲——我看了你……喔，不是，因爲房東不肯租給我。

女客 爲甚麼房東不肯租給你？

男客 啊，就是這婚姻的問題。現在我們講到題目上來。一星期以前我到這裏來看房子，碰到了房東小姐。一見了我，她就盤問我，問我有沒有老太太，有沒有小孩子，有沒有兄弟，直等到我明明白白的告訴了她我沒有結過婚，她才滿了意。連房價也沒有多講，她就答應把房子租給我。

女客 懂麼？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個工程師，她想嫁給你！

男客 真的麼？這我到沒有想到。——昨天下午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她們

老太太告訴我，說如果我沒有家眷來同住，她這房子不能租給我。她明

明知道我沒有家眷。她把這話來要挾我，你說可惡不可惡？

女客 爲甚麼沒有家眷來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

男客 我不知道啊。她說她們家裏沒有男人。

女客 笑話。

男客 這簡直是一種侮辱，是不是？

女客 是的。——後來怎——麼樣？

男客 後來我把她教訓了一頓。

女客 她明白了這個道理沒有？

男客 明白了這個道理？一個人一過了四十歲，他腦子裏就已經裝滿了舊

的道理，再也沒有地方裝新的道理，我告訴你。

女客 現在怎麼樣？

男客 現在？現在我不走！

女客 她呢？

男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客 叫巡警！叫巡警來幹甚麼？

男客 叫巡警來攆我！

女客 真的麼？

男客 爲甚麼要騙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回兒巡警就要來，你自己看好
了。

女客 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過巡警如果真的要攆你，你怎麼樣？

男客 你沒有來以前，我不知道怎樣，現在我有了主意。

女客 你預備怎樣？

男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頓，讓他把我帶到巡警局裏去，教房東把房子租給

你。這樣一來，我們兩個人就都有住宿的地方。

女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客 那爲甚麼不行？

女客 你那還是沒有出那口氣。——唉，我倒有個主意。

男客 你有甚麼主意？

女客 （少頓）讓我來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客 甚麼？

女客 喔，你不用嚇得那模樣，我不是向你求婚。

男客 喔，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我——因爲我實在沒有想到這

個方法。

女客 這個最妙的方法。她說你沒有家眷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現

在你說有了家眷，看她還有甚麼話說？

男客 她一定沒有話說。不過，——你願意麼？

女客 我爲甚不願意？這於我有甚麼損害？——又不是真的做你的太太。

男客 喔。謝謝你。

女客 你不要把我的意思弄錯，我不是說做了太太，我就有甚麼損害，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

男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你幫我把租房的這個問題是解決了，我總該向你道謝。

女客 嗤！道謝，無產階級的人，受了有產階級的壓迫，應當連合起來抵抗他們。（側耳靜聽）

男客 不錯，不錯。

女客 我聽見有人說話。

男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過我已經說我是沒有家眷的，現在怎樣對她們講？

女客 就說我們吵了嘴，你是逃出來的，不願意給人知道。

男客

(巡警已經走到門外，急忙的點了一點頭教她不要再講話) 吁！

(男客人坐在方桌邊，裝作生氣的樣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邊，後門由外推開，走進一個巡警，手裏提了一個風燈，後面跟了老媽和房東太太。她們見房裏來了一個女子，非常的驚訝。房裏來的這個女人，見她們來了，起了一回身。向她們行了一個很謙和的禮。巡警將風燈放在桌上，與那位生氣的先生行了一禮)

巡警 你貴姓？

男客 (不客氣的) 我姓吳，

巡警 (把頭點了一點) 喔。府上是？

男客 府上？我沒有府上。

女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曲的太太來) 啊，你是拿定主意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 這位……貴姓是？

男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人也正在代他爲難，他祇好起始做起依舊賭氣的丈夫來) 我不知道，你問她自己好了。

巡警 (真的問她自己) 您貴姓?

女客 (很高興的) 我?我——也姓吳。

巡警 喔，您也姓吳。

女客 是的。

巡警 (再也想不出別的話) 府上是——

女客 我?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樓太平胡同關帝廟對面，門牌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號，啊，你把他寫下來吧，等一回兒你一定
要忘記。

巡警 (真的摸出一本小簿子來) 北京…… (寫字)

女客 西四牌樓太平胡同，(讓巡警寫) 關帝廟對門——

巡警 門牌多少?

女客 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警 (寫完了) 謝謝你。(藏好了簿子。又轉到男客) 您是來這邊租房的，是不

是？

男客 不是！吾是來這邊住宿的，這房子我老早租好了。

巡警 （難住了。沒有了辦法，又轉到女客）您是來這邊？……

女客 我？我是來這邊找人的。

房東 （不能再耐了）你到這邊找甚麼人？

女客 （甚客氣向他點了一點頭）我到這邊來找我的男人。

房東 找你的男人？誰是你的男人？

女客 我想你應該知道吧！——你既把房子租了給他。

房東 怎麼！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麼？

女客 我不知道。你問他好了，看他承認不承認？

老媽 （也不能再耐了）太太，你看怎麼樣！我老早就對您說過，這位先生一

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警 （糊塗了）怎麼？剛才你們不是說這位先生沒有家眷，怎麼現在他又

有了家眷？

老媽 不要糊塗吧，剛才這位太太還沒來，我們怎麼會知道？如果這位太太早來這裏，還可以省了我在雨地裏走一趟呢。

女客 對你不住，這實在不能怪我，五點鐘的車子，六點半鐘才到這裏。

老媽 請您不要多心，我不過是說他太不懂事。

巡警 這話可得要說明白了，太太要到這邊來，是說這位先生租了這三間房子，要一個人在這邊住。這房裏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個人在這邊住，很不方便，是那麼個意思，現在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來了，這事就好辦。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這邊同住，那就沒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這邊住，這件事還得……

老媽 不要瞎說吧。太太自然是在這邊住。——一看還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過是爲了一點小事，鬧了一點意見，你不來勸解，還來說那樣的話，太太不在這邊住，到那裏住去？好了，現在沒有你的事了，你趕緊回

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風燈送到他手裏）走！走！

巡警 這樣說，那就沒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見，再見。

女客 再見。你放心好了，那一天我不在這裏住的時候，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警 對不起，打攪，打攪。

（巡警走出。）

（老媽與高采烈的拿了茶壺走出。房東太太承認了失敗，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祇好板了面孔走出。）

男客 （關上門，想起了一個老早就應該問而還沒有問的問題，忽然轉過頭來）啊，你姓甚麼？

女客 我——啊——我……

（幕下）

解 嘲 並 序 揚 雄

哀帝^{〔一〕}時，丁傅^{〔二〕}董賢^{〔三〕}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四〕}，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五〕}。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六〕}，朱丹其轂^{〔七〕}。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八〕}，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九〕}，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一〇〕}。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一一〕}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二二〕}將赤^{〔二三〕}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二四〕}爭逸。離爲十二^{〔二五〕}，合爲六七^{〔二六〕}，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二七〕}。故士或自盛以橐^{〔二八〕}，或鑿坏以遁^{〔二九〕}。是故鄒衍^{〔三〇〕}以頽頽^{〔三一〕}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三二〕}，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三三〕}，前番禺^{〔三四〕}，後椒塗^{〔三五〕}。東南一尉^{〔三六〕}，西北一候^{〔三七〕}。微以糾墨，制以鑕鈇^{〔三八〕}，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三九〕}。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四〇〕}。家家自以爲稷契^{〔四一〕}，人人自以爲皋陶^{〔四二〕}，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四三〕}。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四四〕}。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四五〕}之島，乘雁^{〔四六〕}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四七〕}去而殷墟；二老^{〔四八〕}歸而周熾。子胥^{〔四九〕}死而吳亡；種蠡^{〔五〇〕}存而越霸。五殺^{〔五一〕}入而秦喜；樂毅^{〔五二〕}出而燕

懼。范曄以折摺而危穰侯〔四三〕，蔡澤〔四四〕以噤吟而笑唐舉〔四五〕。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四六〕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四七〕，或釋褐而傳〔四八〕，或倚夷門而笑〔四九〕，或橫江潭而漁〔五〇〕，或七十說而不遇〔五一〕，或立談而封侯〔五二〕，或枉千乘於陋巷〔五三〕，或擁篲而先驅〔五四〕。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窻隙蹈瑕〔五五〕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五六〕，欲步者攙足而投跡〔五七〕。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五八〕，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五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六〇〕。攫擊〔六一〕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立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凰，執蠖蜒【六二】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六三】也。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六四】，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六五】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搃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六六】委輅脫輓【六七】，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六八】起於枹鼓【六九】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七〇】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七一】之

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隄。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 〔七三〕收功於章臺，四皓 〔七三〕采榮於南山，公孫 〔七四〕創業於金馬，驃騎 〔七五〕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 〔七六〕竊資於卓氏，東方朔 〔七七〕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作者略歷】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長於詞賦，多倣司馬相如。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 長楊羽獵四賦。爲人好古樂道，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所著有太玄 法言 方言等書。

【注釋】

(一) 哀帝 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在位六年。

(二) 丁傅 定陶 丁姬，哀帝母也。其兄明爲大司馬，宗族多貴。哀帝傅皇后，父晏，帝即位，封爲孔鄉侯。

(三)董賢 字聖卿，雲陽人，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寵愛日甚，貴震朝廷，爲大司馬，後自殺死。

(四)太玄 雄作法言以擬論語，作太玄以擬易。

(五)人綱人紀 言爲衆人之綱紀也。

(六)紆青撝紫 青紫、謂綬之色。紆、縈也。撝、曳也。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

(七)丹朱其鞞 漢制：吏二千石，朱其兩轡。

(八)金門玉堂 金門、即金馬門；漢殿有大玉堂小玉堂。

(九)扶疏 分布也。

(一〇)無間 言至微也。

(一一)拓落 猶潦落不諧偶也。

(一二)跌 失足也。

(一三)赤 謂誅滅也。

(一四)鹿 喻在爵位者。

(一五) 離爲十二 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

(一六) 合爲六七 謂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也。

(一七) 恣意所存 謂來去如鳥之飛，各任其所息也。

(一八) 自盛以秦 謂范雎也。雎、魏人，入秦，自藏於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爲客卿，尋爲相。

(一九) 鑿坏以遁 謂顏闔也。闔、魯人，魯君聞其賢，使使往聘，因鑿後坏而亡。坏、壁也。

(二〇) 騶衍 齊人，其術深觀陰陽消息，迂大而闊博，稱「談天衍」。

(二一) 顏頡 文選注，蘇林曰：「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尙取世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漢書注：師古曰，上下不定也。

(二二) 連蹇 言世之屯難也。

(二三) 渠搜 古西戎國名，漢置縣，在今蒙古鄂爾多思旗右翼後旗。

(二四) 番禺 今廣東番禺縣。

(二五) 椒塗 漁陽之北界。

(二六) 東南一尉 謂會稽東部都尉也。

(二七) 西北一候 謂燉煌金關候騎也。

(二八) 徽以糾墨制以鑕鈇 有罪者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鑕鈇。徽糾墨，皆繩也，
；質、鐵也，鈇、斧也。

(二九) 倚廡 倚牆至地而爲之，無楣柱。漢制：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爲倚
廡，以結其心。

(三〇) 八區 八方也。

(三一) 稷契 稷周始祖，名棄，堯時爲農師，舜時爲后稷。契，舜之臣，佐禹治水，有
功，舜命之爲司徒。

(三二) 臯陶 舜時獄官之長。

(三三) 阿衡 商官名，伊尹爲之，故稱伊尹爲阿衡。

(三四) 夷吾 管仲字夷吾。

(三五) 渤澥 渤海別名也。

(三六) 乘雁 回雁曰乘。

(三七) 三仁 微子比干箕子也。

(三八) 二老 伯夷太公也。

(三九) 子胥 伍子胥，名員，春秋時楚人。父兄被殺，奔吳，佐吳伐楚。後吳散越，句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譏之，賜死。後越滅吳。

(四〇) 種蠶 越大夫文種范蠡也，佐句踐沼吳。

(四一) 五穀 謂百里奚也，虞大夫，入秦，後爲秦穆公相，七年而霸。曾自負五穀之皮，爲人養牛，人稱五穀大夫。

(四二) 樂毅 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燕惠王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奔趙，惠王恐趙用毅以伐燕。

(四三) 以折摺而危種侯 范雎隨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之金及牛酒，不敢受。須賈知之，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爲以告魏相，使舍人笞之，折脇摺齒。後入

秦，說秦昭王代穰侯爲相。摺，拉折也。

(四四) 蔡澤 燕人，善辯多智，遊說多年，不遇。後入秦說范雎，雎舉以代己爲相。

(四五) 噤吟而笑 唐舉 噤吟，顛頤之貌。蔡澤從唐舉相，舉孰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富貴吾自知。」

(四六) 蕭曹子房平勃樊霍 謂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周勃樊噲霍去病也。

(四七) 解縛而相 初管仲輔子糾奔魯。子糾敗，管仲囚焉，桓公釋之，使爲相。

(四八) 釋褐而傅 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之公。

(四九) 倚夷門而笑 魏嬴爲大梁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誠，更還，嬴笑之，以謀告無忌。

(五〇) 橫江潭而漁 漁父也。語本屈原漁父。

(五一) 七十說而不遇 孔子也。

(五二) 立談而封侯 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五三) 枉千乘於陋巷 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

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之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他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

(五四) 擁篲而先驅 騶衍至燕，昭王郊迎，擁篲爲之先驅。篲、掃地帚也。

(五五) 室隙蹈瑕 乘人有瑕隙，而已隨進其說。

(五六) 卷舌同聲 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言而同其聲。

(五七) 擬足投跡 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

(五八) 聞罷 報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

(五九) 炎炎以下六句 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收雷聲，埋藏火熱，歸于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

(六〇) 鬼瞰其室 惡其盈滿也。

(六一) 撻擊 謂妄有搏執牽引也。

(六二) 蝦蟇 在壁曰蝦蟇，在草曰蜥蜴，一類也。

(六三) 兪跗扁鵲 皆古之良醫，扁鵲、盧人。

(六四) 涇陽 秦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

(六五) 頽頽 醜貌。

(六六) 婁敬 齊人，漢五年高祖已敗，項羽定都洛陽，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輅，見高祖，說都洛陽之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都長安，高祖許之，賜姓劉，號奉春君。

(六七) 委輅脫輓 輅、車幹前之橫木。輓、引車也。委輅脫輓，謂委棄引車也。

(六八) 叔孫通 薛人，爲秦博士，亡去，事項羽，後降漢。高祖即帝位，悉去秦儀法爲簡易，通說帝徵魯諸生，共起朝儀。

(六九) 枹鼓 枹音ㄇㄨˊ，擊鼓杖也，枹鼓、軍陣之間也。

(七〇) 呂刑 呂侯爲周司寇，穆王命訓刑以戒四方。

(七一) 金張許史 金日磾張安世皆宣帝時權貴，許謂宣帝許皇后家，史則宣帝外家。

(七二) 蘭生 蘭相如，嘗齋壁人秦，見昭王於章臺，秦王不與趙地，相如完璧歸趙。

(七三) 四皓 漢初隱士東園公倚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南山四皓也。事見漢書張良傳。

(七四) 公孫弘，菴川薛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牧豕海上，年肆拾餘，乃學春秋雜說，徵賢良文學，對策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

(七五) 驃騎 謂驃騎將軍霍去病也，祁連山即天山，在今甘肅張掖縣。

(七六) 司馬長卿 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卓王孫女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爲富人。

(七七)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以爲常侍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國
文
讀
本

奔进的表情法

梁啓超

向來寫感情的，多半是以含蓄蘊藉爲原則，像那彈琴的絃外之音，像那嗅橄欖的那點回甘味兒，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最樂道。但是有一類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瀉無餘的：我們可以給這類文學起一個名，叫做「奔进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過度的刺激，大叫一聲或大哭一場或大跳一陣，在這種時候，含蓄蘊藉，是一點用不着。例如詩經：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莪——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

前一章是父母死了，悲哀到極處，「哀哀……父母」八個字，連淚帶血迸出來。後一章是秦穆公用人來殉葬，看的人哀痛憐憫的感情，迸

在這四句裏頭，成了羣衆心裏的表現。

『風蕭蕭兮易水^四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這是荆軻行刺秦始皇臨動身時，他的朋友高漸離歌來送他^五；只用兩句話，一點扭捏也沒有，却是對於國家對於朋友的萬斛情感，都全盤表出了。

古樂府裏頭有一首箜篌引，不知何人所作^六；據說是一個狂夫，當冬天早上，在河邊「披髮亂流而渡」，他的妻子從後面趕上來要攔他，攔不住，溺死了；他妻子做了一首「引」，是：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

又有一首隴頭歌^七，也不知誰人所作，大約是一位身世很可憐的獨客。那歌有兩疊，是：

『隴頭流水，流落四下，念我一身，飄然曠野^八。』

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這些都是用極簡單的語句，把極真的情感盡量表出；真所謂『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九〕}。『你若要多着些話，或是說得委婉些，那麼，真面目完全喪掉了。』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驪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兮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風歌——

前一首是項羽在垓下臨死時對着他愛妾虞姬唱的；把英雄末路的無限情感都湧現了。後一首是漢高祖做了皇帝過後，回到故鄉，對那些父老唱的，一種得意氣概盡情流露。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五噫歌——

這一首是後漢時梁鴻『○』做的。滿肚子傷世憂民的熱情，歎了五口大

氣，盡情發洩，極文章之能事。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山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上邪曲「二」

這類一瀉無餘的表情法，所表的十有九是哀痛一路。這首歌却是寫愛情，像這樣斬釘截鐵的賭咒，正表示他們的戀愛到「白熱度」。

正式的五七言詩，用這類表情法的很少，因爲多少總受些格律的束縛，不能自由了。更我在各名家詩集裏頭舉例，幾乎一個也舉不出。（也許是我記不起）獨有表情老手的杜工部「三」，有一首「三」最爲怪誕！

「劍外忽傳收蘄北「四」，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便從巴峽穿巫峽，直下襄陽到洛陽。」

凡詩寫哀痛，憤恨，憂愁，悅樂，愛戀，都還容易；寫歡喜真是難。

即在長短句古體裏頭也不易得；這首詩是近體，個個字受聲病的束縛，他却做得如此淋漓盡致！那一種手舞足蹈的情形，讀了令人發怔，據我看過去的詩，沒有第二首比得上了。

此外這種表情法，我能舉得出的很少。近代人吳梅村〔二五〕，詩格本不算高，但他的集中，却有一首確能用這種表情法。那題目我記不真，像是吳季子出塞〔二六〕。他劈空來恁麼幾句：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於此？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

他送的人叫吳漢槎〔二七〕，是前清康熙年間一位名士，因不相干的事充軍到黑龍江，許多人替他叫冤，都有詩送他，梅村這首算是最好；好處是把無窮的冤抑，用幾句極粗重的話表盡了。

詞裏頭這種表情法也很少，因為詞家最講究纏綿悱惻，也不是寫這種情感的好工具。若勉強要我舉個例，那麼，只有辛稼軒〔二八〕的菩薩蠻上半

閱：

『鬱孤台』^{二九}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

這首詞是在徽、欽二宗北行^{三〇}所經過的地方題壁的，稼軒是比岳飛^{三一}稍爲晚輩的愛國軍人，帶着兵駐在邊界，常常想要恢復中原，但那時小朝廷的君臣都不許他；到了這個地方，忽然受很大的刺激，由不得把那滿腔熱淚都噴出來了。

吳梅村臨死時候，有一首賀新郎，也是寫這一類的情感，那下半闕是：

『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三二}，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

梅村因爲被清廷強姦了當「貳臣」，心裏又恨又愧，到臨死時纔盡情發洩出來，所以很能動人。

曲本寫這種情感，應該易些，但好的也不多。以我所記得的，獨桃花扇裏頭，有幾段很見力量。那哭主一齣、寫左良玉在黃鶴樓開宴，正飲得熱鬧時，忽然接到崇禎帝殉國二二六的急報，唱道：

『高皇帝二二七，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你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

『宮車出，廟社傾，破碎中原費整。養文臣帷幄無謀，參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賸，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這恨怎平，有皇天作證……。』

那沉江一齣，寫清兵破了揚州，史可法從圍城裏跑出，要到南京，聽見福王已經投降，哀痛到極，迸出來幾句話：

『拋下俺斷篷船，撇下俺無家犬！呼天叫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

唱完了這一段，就跳下水裏死了。跟着有一位志士趕來，已經救他不及，便唱道：

『……誰知歌罷騰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兩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烟……！』

這幾段，我小時候讀他，不知淌了幾多眼淚。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對於滿清的革命思想，最少也有一部分受這類文學的影響。他感人最深處，是一個個字都帶着鮮紅的血嘔出來。雖然比前頭所舉那幾個例說話多些，但在這種文體不得不然，我們也不覺得他話多。

凡這一類，都是情感突變，一燒燒到「白熱度」；便一毫不隱瞞，一毫不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迸裂到字句上。我們既承認情感越發真越發神聖，講真，沒有真得過這一類了。這類文學，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開——至少也是當他作出這幾句話那一秒鐘時候，語句和生命是併合爲一。這種生命，是要親歷其境的人自己創造，別人斷乎不能替代。如『

壯士不還』，『公無渡河』等類，大家都容易看出是作者親發的情感。即如桃花扇幾段，也因為作者孔云亭是一位前明遺老『三〇』，（他裏頭還有一句說：那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這些沉痛，都是他心坎中原來有的，所以這一類我認為情感文中之聖。

這種表現法，十有九是表悲痛；表別的情感，就不大好用。我勉強找，找到牡丹亭『三二』驚夢裏頭：

『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這兩句的確是屬於奔迸表情法這一類。他寫情感忽然受了刺激，變換一個方向，將那霎時間的新生命迸現出來，真是能手。

我想：悲痛以外的情感，並不是不能用這種方式去表現。他的訣竅，只是當情感突變時，捉住他「心奧」的那一點，用強調寫到最高度。那麼，別的情感，何嘗不可以如此呢？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三三』，便是一個好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這全是表現情感一種亢進的狀態；忽然得着一個「超現世的」新生命。令我們讀起來，不知不覺也跟着到他那新生命的領域去了。這種情感的這種表現法，西洋文學裏頭恐怕很多，我們中國卻太少了。我希望今後的文學家，努力從這方面開拓境界。

【注釋】

(一) 小雅篇名。

(二) 秦風篇名。

(三) 左傳：『秦伯任好（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四) 易水，源出今河北易縣。

(五) 史記刺客列傳：『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士皆垂淚涕泣。」

(六) 據崔豹古今注：『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妻援篋襜而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引篋襜寫其聲，名曰「篋襜引」。

(七) 漢橫吹——胡樂——曲名。三秦記：『隴坻，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曲名本此。

(八) 攷古詩源所載：第三句作『念我行役』，又『飄然曠野』下，尙有『登高望遠，涕淚雙墮』兩句。

(九) 唐張祜詩句。按河滿子，亦作何滿子，詞曲名，本唐開元中滄州歌者之姓名，臨刑進此曲贖死，竟不免。載白樂天詩注。

(一〇) 鴻字伯鸞，東漢平陵人。後漢書：『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一一) 漢鐘歌——軍行馬上所奏——名，蓋即以首句「上邪」兩字名曲。至曹魏時，改奔迸的表情法。

漢上邪爲太和，見晉書樂志。

(一二) 即唐大詩人杜甫。

(一三) 詩題爲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四) 按肅宗寶應元年——公元六六二年，官軍破賊洛陽，進取東都，河南悉平。史稱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亦平。時甫流落劍南——今四川劍閣縣南，故稱劍外。

(一五) 名偉業，字駿公，明太倉人，崇禎進士。明亡後，隱林泉，清康熙時，爲有司力迫入都，官至國子監祭酒。所著梅村集，凡詩十八卷，詞二卷，文二十卷。

(一六) 按原題爲悲歌贈吳季子。

(一七) 名兆騫，清初吳江人，順治舉人。後爲科場舞弊事被累，遣戍寧古塔——地名，在今吉林寧安縣——二十餘年，經願貞觀輩乞援，始得納餒贖歸。

(一八) 名葉疾，字幼安，宋歷城人。嘗爲湖南安撫，治軍有聲。所著詞與蘇軾齊名，有稼軒集。

(一九) 在江西贛縣西南，即賀蘭山，宋郡守曾慥築二臺，南爲鬱孤，北爲望闕。

(二〇) 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一二二七年，金人南侵，陷汴京，虜徽宗及欽宗北去。

(二一) 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起行伍，疊破金兵，累官至太尉，加少保。後爲秦檜所誣，死於獄。

(二二) 謂香氣噴入鼻中，唐劉禹錫詩：『悠揚噴鼻宿醒散。』

(二三) 傳奇名，清孔尚任撰，傳明季侯方域與名妓李香君事。

(二四) 字崑山，明臨清人，積功封寧南侯，擢太子太保。弘光時，引兵討馬士英，至九江死。

(二五) 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南。

(二六) 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於萬壽山。

(二七) 指明太祖。

(二八) 字憲之，一字道鄰，明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至，城破被殺。後不得屍，葬其衣冠於郡城梅花嶺，故當時有疑其出亡或

自殺者。

(二九) 明神宗孫，福恭王常洵子，名由崧。崇禎殉國後，南京諸臣迎立之，改元弘光。

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兵敗被執。

(三〇) 按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又號云亭山人，濟曲阜人，康熙間授國子博士，累官戶部員外郎。與洪昇齊名於康熙末葉，梁氏所述，疑稍有誤。

(三一) 傳奇名，明湯顯祖撰，傳柳夢梅與杜麗娘生死戀愛事。

(三二) 按蘇軾此詞，作於神宗熙寧九年——公元一六七六年中秋夜大醉後，係寄懷其弟轍所作。

知難第四

斯賓塞著 嚴復譯

嗟乎，羣之爲學，所遲之又久，而後成科者，寧無故哉？蓋科學莫不有其所治之事務，與能治其事務之人，而能所二者對待之情狀，科而不同者也。自是三者於羣學獨異，而莫同於他科。此羣學之所以難爲，而其難亦爲他科所未曾有，是固可得遞指其略者矣。

何言乎所治之難耶？夫天學高矣遠矣，悠矣久矣；顧其所揆候推算，如日星之躔，逆伏出入之變，皆目力所可以徑加，有璇璣之察，有晷刻之紀。而羣學之所揆候推算者不然：力學之所治者，統熱電聲光以爲緯，分流凝動靜以爲經。質學之所治者，自金石之原行，逮動植之官品，號繁頤矣，然亦皆耳目所徑治，程驗所得用，其品可以類分，其量可以度別，而羣學之品物權度，又不若是之易爲。生學之理雖玄，然可得以微察也。心學之變雖隱，然可得以內照也。而羣學所有事者，其爲物互著，其爲事間

有，必彙其情境而詳審之並觀之，其變象又一一焉皆繁而不簡，散處於大字長宙之間，勢不可以遽集。故雖有至大之經例，至明之人理，若斯密原富。所表而出之分功，皆遲之又久而後見。夫羣進而民任職不同，此其通例固易見也。顧如是之經綸，非天創，非人設，非帝王之所詔教，非黔首之所利圖，出於自然，而莫爲之所。故欲見其會通，立之公例，必取數羣之人事而詳審並觀之，又必於羣演淺深，得其精粗疏密之致，而後通例見焉。夫分功理之易明，例之易立者耳，乃其事若此，知此則群學所治之難，可共喻矣。

何言乎能治之難耶？夫人於學絕無所治，則亦已耳；假有所治，則將有心習之成，而秉之以觀羣理。夫習不可以爲羣學也，如或長於內籀矣，而有學不思之罔；或長於外籀矣，而有思不學之殆。一國之內，學士如林，能用耳目心思，以求一羣之事實，又鈞稽參伍，以求其理之所由然者，亦已少矣，況能祛其已成之心習？故往往以前治之學較簡，神識致偏，不

足以理雜糅錯綜之緒。人之才性常不期而自與其所治之業相得，此所以有習者之門也。然亦以其一業之相得，於餘業之不相得以章，故人之自繕其才也，使其心與事物之簡易徑淺者既習，一旦轉爲繁委紆深之業，必鋤其前習，祛其本領，而後得之。此其難之屬於識理者也。又人情之於他學也，理有誠妄，事有然否，皆平情一視，無所訢厭忿好於其間，獨言羣不能。由是則觀物不能如水之澄，而鑒毫髮矣；由是則審理不能如衡之平，而別銖黍矣。其求証佐也，合於己說者，則多取之；離於己說者，則棄擇之。其推效竟委也，所利者雖甚遙，常若可得；所害者雖目前，常若無睹。故學者言羣，知成見己私之可以枉實蔽公，十人之中或一得之。至知其枉蔽之多寡淺深，謹豫計以爲之地者，蓋絕無焉。今夫私之爲害，固無學而不然。大抵先成乎心，而矜情中之，乃恥改作。而羣之與他科異者，則以私之最有力，而所形獨多，往往由權利之相涉，抑與其所忿好者有向背之殊，甚或篤篤教囿時而於所論者生訢厭。凡此皆難之屬於情感者也。識理情

感，二者之辟不易祛，此能治所以難其人也。

若夫羣學之難，生於能所之對待者。能治者羣學之家，所治者羣學之理，往往以能治者所居之不同，其觀理也輒異。在他科之學，所治與能治者，離而爲二，若不相謀。獨至羣學，其能治者即函於所治之拓都，而身爲之么匿，故其察善惡苦樂之異，與夫成敗利害之歸，情不能不因之而動，理不能不因之而熒。夫以小己言羣，以言其顯，猶羣之一羊，論其全體之進退也。以言其隱，猶身之一血輪，現其全體之盛衰也。身爲一國之民，夫亦各有其分職，必所職之日治，所居之日進，其生乃休。是身與羣常相依爲休戚也。故於羣之事變，其心必不能無慚然，非若他科之學，其所信之理，所致之情，於能治者之身心固無與也。故其治之之難，亦爲他科學之所無有。嗟乎，人生一世間，種族國土風俗，皆非其人之所自擇也，乃今欲獨立蒼茫，自別於所生之種族，所居之國土，所習之風俗，以脫然於所樂利嗜欲保持崇信之端。端坐晏然，視一羣之變態，如堂上人聽堂下

之曲直，不爲墟拘，不爲教束，又不爲一己利害之所牽，而其理之真乃出。是固常人之所不能爲，而能者爲之所不能盡者也。

治羣學之所難三，如右者乃姑指其大略；至其纖悉，則繼此八篇論之。

圖、文讀本

六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一)據殽函^(二)之固，擁雍州^(三)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五)，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六)，趙有平原^(七)，楚有春申^(八)，魏有信陵^(九)。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齊楚燕趙宋衛中山^(一〇)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一一)，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

(二二) 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二三)，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二四)，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二五)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二六)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生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二七)。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鎖鋒鑄鏃，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二九）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三〇），襄厲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三一）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鈇於鈎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作者略歷】

賈誼，漢洛陽人，少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多所建議。周勃灌嬰等忌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遷梁懷王太傅。懷王墮馬死，自傷爲傅無狀，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歲。著有賈子新書，過秦論其第一篇也。

【注釋】

- (一) 秦孝公 名渠梁，獻公之子。秦穆公以後，十餘世不振，至孝公復強。
- (二) 殽函 殽乃殽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函乃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
- (三) 雍州 古九州之一，今陝西地。
- (四) 商君 衛公子鞅，仕秦爲左庶長，勸孝公變法強秦。封於商，號商君。
- (五) 惠文武昭 惠文王名駟，孝公子，在位廿七年。武王名蕩，惠文王子，在位四年。昭襄王名則，武王弟，在位五十六年。

(六) 孟嘗 靖郭君田嬰之子，相齊，以好客稱諸侯。

(七) 平原 名勝，趙惠文王弟，爲趙相。

(八) 春申 楚人，姓黃名歇，事楚考烈王，封於春申。

(九) 信陵 魏安釐王異母弟，昭王之子，名無忌，信陵其封號也。

(一〇) 中山 姬姓國，地在今河北望縣。

(一一) 寧越等 寧越趙人。蘇秦及弟厲，東周洛陽人。齊明東周臣。杜赫周最均周人。翟

景陳軫夏人，仕楚。昭滑，楚人，樓緩，魏相。樂毅中山人。徐尚未詳。

(一二) 吳起等 吳起爲魏文侯將。孫臏田忌爲齊將。廉頗趙奢爲趙將。兒良，呂氏春秋曰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天下之豪士也。」帶陀未詳。

(一三) 孝文莊襄王 孝文王名柱，昭襄王之子，在位一年。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名楚，

在位三年。

(一四) 秦王 秦昭王也，名政，莊襄王子。承孝公惠文武昭襄孝文莊襄六世之餘威，而併

天下。

(一五)取百越 始皇三十年，略取幽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桂林，在今廣西。象郡，今廣西西南及安南地。南海，今廣東地。

(一六)蒙恬 其先齊人，其大父爲秦將。秦并天下，恬將兵三十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

(一七)黔首 始皇二十六年，更民名爲黔首。

(一八)斬華 斷華山爲城也。

(一九)關中 秦地東有函谷，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四塞之地，故曰關中。

(二〇)陳涉 陳勝，陽城人也，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秦二世元年，與吳廣詐稱公子扶蘇起兵，諸郡縣苦秦苛法，皆從之。尋自立爲楚王，勢甚盛。後爲其御莊賈所殺，漢高祖以亡秦由涉首事，爲置守冢三十家。

(二一)陶朱倚頓 范蠡相越滅吳，去而之齊，陶，曰朱公，居積至富，倚頓學於朱公，十年致富。

文學的「要素」「目的」和「國民性」

朱自清

文學的要素有二：普遍的興味與個人的風格。

「老嫗都解」^{〔一〕}，便是這裏所謂「普遍的興味」。理論地說，文學既表現人生，則共此人生的人，自應一一領會其旨。但從另一面看，表現人生實即表現自己。而天賦才能，人各有異；有聰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這各自的自己之間，未必便能相喻；聰明的要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難乎其難！而屈己徇人，亦非所取。這樣，普遍的興味便祇賸了一句綺語！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說缺陷亦可，我輩祇好聽之而已。

風格是表現的態度，是作品裏所表現的作者的個性。文學之有價值與否，全看牠有無個性——個人的，或地方的，種族的——而定。文學之所以感人，便在其所顯示的種種不同的個性。馬浩瀾花影集序^{〔三〕}云：

「偶閱吹劍錄^{〔二〕}中，載東坡^{〔四〕}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問

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郎中詞，宜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

柳詞秀逸，蘇詞豪放，可於此見之。惟其各有以異乎衆，故皆能動人，而無所用其軒輊。所謂「豪放」，所謂「秀逸」，皆是作者之個性，皆是風格；昔稱曰「品」，唐司空圖有二十四詩品，描寫各種風格甚詳且有趣；雖是說詩，而可以通於文。但一種作品中的個性，不必便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種不同的風格——決不拘拘於一格的。風格的種類是無從列舉；人生有多少樣子，牠便有多少樣子。風格也不限於「個人的」，地方的種族的風格，也同樣引人入勝。譬如胡適之先生國語文學史講義中說，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學各有特別色彩：南方的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北方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請看下面兩個例，便知不同的風格的對照，能引起你怎樣的趣味：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華山畿〔九〕

新買五尺刀，懸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瑯琊王歌〔十〕

文學的目的，除給我們以喜悅而外，更使我們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動，而要知他的靈魂。

文學的美是要在「靜觀」裏領受的，「靜觀」即是「安息」(Painse)。所謂「喜悅」，便指這種「安息」，這種無執着，無關心的境界而言，與平常的利己的喜悅有別，這種喜悅實將悲哀也包在內；悲劇的嗜好，落淚的愉快，均是這種喜悅。——知道人的靈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靈魂！人的靈魂是鏡子，從牠裏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自己的靈魂的樣子。

在文學裏，保存着種族的理想，便是爲我們文明基礎的種種理想；所以牠是人心中最重要最有趣的題目之一。

所謂國民性，所謂時代精神，在文學裏均甚顯著。即中國舊戲裏，充滿着誨淫誨盜的思想，誰能說這不是中國文明的一種基礎？又如近年來新

文學裏「弱者」的呼聲，「悲哀」的叫喊，誰能說這不是時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論阿Q正傳「文裏說：『……但是國民性真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裏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對於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分而沒有那「笑中的淚」，對於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俳味」」。這句話，我相信可以當作他的褒詞；但一面就當作他的貶辭，却也未始不可。這樣看來，文學真是最重要最有趣的一個題目。

【注釋】（一）宋彭乘所撰墨客揮犀嘗載：「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二）文見古今小品精華。（三）宋俞文豹撰。（四）宋蘇軾被謫黃州時，嘗居東坡——在湖北黃岡縣東——因號東坡居士。（五）宋大詞家柳永，字耆卿，官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亦稱柳郎中。（六）柳永兩蘇詞句。（七）蘇軾醉江月詞句。（八）唐虞鄉人，字表聖。（九）宋少帝時樂府吳聲歌曲。本篇所引為第五首。（十）按晉元帝嘗封瑯琊王，本篇所引未詳。（一一）周樹人的作品，文見納喊。（一二）歐洲北部種族名。今分三部：西為波蘭人，南為巴爾幹人。東為俄羅斯人。（一三）日本的俳句——雜於遊戲的句——所有的特殊趣味。

橫山吳君佚老菴記

呂祖謙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杖立於前榮。聞竊語於階者，曰：「碁壘繩畦，坻粟京稼，籌算掛壁，萬貨四湊，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尊俎靜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懋既專，秩壺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

他日，吳君爲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滴，塾得吾醇。出浸遠而說浸近，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

予曰：未旣也，畏嶠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壙，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肩賴腹枵踵相接。歲或不升，脰瘠困憊，呻吟交於天達。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相族黨，惕勞賑乏，已責紓通，

同。其。佚。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君。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
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童奴陷其說於壁間，以爲券。

人爲

嚴復

前之所言，率取譬於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經人力所修爲施設者是已。乃今爲之試擬一地焉，在深山廣島之中，或絕徼窮邊而外，自元始來未經人跡，抑前經墾闢而荒棄多年，今者彌望蓬蒿，羌〔一〕無蹊〔二〕，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則人將曰：「甚矣此地之荒穢矣。」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既不假人力而自生，即是種中之最宜，而爲天之所擇也。忽一旦有人焉，爲之產刈穢草，斬除惡木，繚以周垣，橫縱十畝，更爲之樹嘉葩，〔三〕栽美箭〔四〕，滋蘭九畹〔五〕，種橘千頭，舉凡非其地所前有，而爲主人所愛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畝園林，凡垣以內之所有，與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別矣。此垣以內者，不獨溝塍闌楯，皆見精思，即一草一花，亦經意匠，不得謂草木爲天工，而垣宇獨稱人事，即謂皆人爲焉，無不可耳。

人爲

第斯園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勢必時加護葺，日事刪除，夫而後種種美觀，可期恒保。假其廢而不治，則經時之後，外之峻然峙者，將圯而日卑，中之澗〔六〕然清者，必淫〔七〕而日塞，飛者啄之，走者躡之，虫豸爲之蝨，莓苔速其枯，其與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緣間隙而交榮，或因飛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將見基址僅存，蓬科〔八〕滿目，舊主人手足之烈〔九〕，漸不可見，是青青〔一〇〕者，又戰勝獨存，而遺其宜種矣，此則盡人耳目所及，其事豈不然哉？

此之取譬，欲明何者爲人爲，十畝園林，正是人爲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謂之力，謂之氣；其宅一心者謂之智，謂之神；智力兼施，以之離合萬物，於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謂之業，謂之功；而通謂之曰人事。自古之士鋤〔一一〕窪尊〔一二〕以至今電東鐵艦，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濟天工之窮也。雖然苟揣其本以爲言，則豈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滅者，乃出於天生，即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輔相裁成者，亦

何一不由帝力乎？夫曰：「人巧足奪天工」，其說固非皆誕，顧此冒矜〔二〕橫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則亦彼蒼所賦畀。且豈徒形體爲然，所謂運智慮以爲才，制行誼以爲德，凡所異於草木禽獸者，一一皆秉彝〔二四〕物則〔二五〕，無所逃於天命而獨尊，由斯而談，則雖有出類拔萃之聖人，建生民未有之事業，而自受性降衷〔二六〕而論，固實與昆蟲草木同科〔二七〕，貴賤不同，要爲天演之所苞〔二八〕已耳，此窮理之家之公論也。

【注釋】

（一）羌 語助詞。

（二）蹊述 鳥獸迹也。

（三）葩 花也。

（四）箭 竹也。

（五）滋蘭九畹 語見離騷 二十畝謂植蘭之多也。

（六）澗 水清貌。

人 爲

(七)淫 久也。

(八)蓬科 蓬條也

(九)烈 業也。

(一〇)青青 同菁盛也。

(一一)土綱 以土製之羹器也。

(一二)窪尊 鑿地爲尊也。

(一三)冒眦 眦鬚也鬚鬢多蒙冒其面。

(一四)秉彝 彝常也謂受于天之常道也。

(一五)物則 事物之法則也。

(一六)降衷 衷善也詩惟皇上帝降中于下民。

(一七)科 品類也。

(一八)苞 同包。

張臯文書左仲甫事

霍邱^{〔一〕}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鄉下，盛米於筐，有稻有稂^{〔二〕}，豚蹄鷄鴨，僮僕^{〔三〕}提携，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四〕}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鷄鴨鵝，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姓，百後之

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五〕之民有訴於府者曰：「毫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鬻毫，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

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六〕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七〕，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辦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柳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惻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

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八〕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

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一)霍邱 縣名舊屬安徽潁州府，今屬淮泗道。

(二)杭 稻之不黏而晚熟者，俗作粳。

(三)偃僂 曲背以示恭敬也，(左昭)一命而偃再命而僂。

(四)耶 父也。

(五)亳州 舊州名，今爲縣屬同霍邱。

(六)鳳穎 鳳陽潁州皆清代安徽府名。

(七)絲俗 歌謠風俗也。

(八)南陵 縣名，舊屬安徽寧國府，今屬蕪湖道。

國
文
讀
本

四
文化學社

元曲選讀

小令二十二首

壽陽春即落梅風

別珠簾秀

盧疏齋

纔歡悅，早間別；痛煞煞好難割捨。畫舫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瀟湘夜雨

馬致遠

漁燈暗，客夢回，一聲聲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萬里，是離人幾行情淚。

壽陽春

馬致遠

思今日，想去年，依舊綠楊庭院。桃花嫣然三月天，只不見去年人面。

楚天遙帶過清江引

楚天遙帶過清江引

薛昂夫

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明年又着來，何似體歸去！桃花也解愁，
點點飄紅雨。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春若有情春更苦，
一暗裏韶光度，夕陽山外山，春水渡傍渡。不知那答兒是春住處。

水仙子

遣懷

無名氏

百年三萬六千場，風雨憂愁一半妨。眼兒裏覷，心兒上想，教我鬢邊
絲怎地當？把流年子細推詳——一日一個淺斟低唱，一夜一個花燭洞房，
能有得多少時光？

慶東原

慶東原

白仁甫

黃金縷，碧玉簫，溫柔鄉裏尋常到。青春過了，朱顏漸老，白髮彫騷

則待強簪花，又恐傍人笑。

清江引即江兒水

惜別

貫酸齋

若還與他相見時，道个真傳示。不是不修書，不是無才思，遠清江買不得天樣紙。

凭闌人

姚牧庵

寄征衣

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凭闌人

姚牧庵

兩處相思無計留，君上孤舟妾倚樓。這些蘭葉舟，裝得如許愁！

天淨紗

沙漠

馬致遠

瘦藤老樹昏雅，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在

天涯。

平沙細草班班，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寒早，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明月馬上琵琶。那底昭君多恨，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黃沙。

迎仙客

登樓

鄭光祖

雕檐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醉！

喜春來

春思

胡祇通

啼？
闌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綠窗覺來遲，誰喚起，簾外曉鶯

十二月堯民歌

別情

失名

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滾滾，對桃花醉臉醺醺，透內閣香風陣陣，掩重門暮雨紛紛，怕黃昏忽地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歷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樓帶寬三寸！

醉高歌

感懷

姚燧

十年燕市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老鱸魚興，晚節桑榆暮景！

罵玉郎 感皇恩 採茶歌

得書

鍾嗣成

長江有盡思無盡，空目斷楚天雲。人來得紙真實信，親手開，在意讀從頭認。織錦回文，帶草連真，意誠實，心想念，話慇懃；佳期未准，

愁黛長顰，怨青春，捱白晝，拍黃昏。叙寒溫，問緣因，斷腸人憶斷腸人；錦字香粘新淚粉，彩箋紅漬舊啼痕！

梧葉兒

別情

別離易，相見難，何處鎖雕鞍？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

關漢卿

小桃紅

情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掩那人兒！

關漢卿

塞兒令

漁夫

烟艇閑，雨蓑乾，漁翁醉醒江上還。啼鳥關關，流水潺潺，樂似富春

查德卿

山！數聲柔櫓江灣，一鈞香餌波寒，回頭觀鬼魄，失意放魚竿，看流下蓼花灘！

沈醉東風

漁夫

白樸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隄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

水仙子

夜雨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碁未收，嘆新豐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

折桂令

金山寺

趙天錫

長江浩浩西來，水面雲山，山上樓臺，樓臺上下，天地安排。詩句就

國文讀本

八 文化出版社

雲山失色，酒盃寬天地忘懷，醉眼睜開，回首蓬萊，一半雲遮，一半烟埋

書山東知縣事

姚鼐

山東知縣者，老矣！以進士授知縣。在縣八年，縣之人有讎大姓者，誣以不軌〔一〕，列頭目數十人，上變於巡撫〔二〕，巡撫下上變者於獄，檄按察使〔三〕督府都司〔四〕以三百人馳掄〔五〕之。按察使先令健步夜馳三百里，密檄縣爲備。知縣得檄，驚曰：「奈何，此良民也！」因問健步：「兵去縣幾何？」曰：「昨發，度行不過百里，今去當二百里耳。」於是知縣從健步跨一馬，疾迎兵於百里外，見按察使曰：「大人所捕反者，非反者也，知縣能呼之來，若兵往，不能無驚竄，竄則反實矣。」按察使怒曰：「此大事，縣何脫爾！少誤，當坐縱反者斷頭！」知縣叩頭曰：「知縣在縣久，此數十人如家之人耳，婦稚耕種牧養能悉數之，豈不知反不反哉！如一人跳去者，願以八口殉，非直斷頭也！大人其馳使白察院，急止兵，大人單車來，此數十人迎馬首矣。」於是復上馬疾馳反縣，親至諸應捕

者家，曰：「滅門矣！速從我，可活！」乃羣從至縣。按察使亦至縣，知縣引而前，衆皆跪，號哭。按察使愕然〔六〕良久，令衆至所司投獄，具情白於巡撫。巡撫以屬司道府治無一驗，悉縱之，而籠上變者於獄，蓋自始變至事白，不及十日，大吏遂皆以知縣爲能。更一年，巡撫按察使相繼遷去，會大計〔七〕，主者當知縣年老，官勒休。

【註釋】

- (一) 不軌 謀亂也。
- (二) 巡撫 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有因事增置，遂爲定員，清因之爲外省行政長官。
- (三) 按察使 爲一省司法長官置始自唐至清因之。
- (四) 都司 清代爲四品武職。
- (五) 揜 掩取。
- (六) 愕然 倉卒驚遽貌。

(七) 大計 明制考察外官曰大計，其法州縣以月計上之府，府上下其考上之布政司，三歲巡撫通核其屬事狀，造冊具報，以八法處分之，清因其制。

國
文
讀
本

四
文化學社

